民國叢書

第四編

·62·

美學·藝術類

中國繪畫史

俞劍華著

上海書店

中國繪畫史

上册

俞劍華著

凡例

一、中國歷史悠久，年代渺遠，繪畫之事，發明既早，蕃衍紛歧，不可究詰。關於繪畫之書籍，又復浩如烟海，其編輯方法，大都不合於科學之組織，雖間有一二種秩然有序者，然多陷於一偏，求一完美之繪畫通史，亦不可得。日人大村西崖有支那繪畫小史（吳興張一鈞譯），中村不折小鹿青雲有支那繪畫史。（商務書館有滑天授譯本）一則失之太簡，一則夾敍夾議，眉目不清。吾師陳衡恪教授北京美專時，曾有中國繪畫史講義，雖依中村之本而多所增損，惟取便初學，本非著作。吾師歸道山後，始由不才代爲刊行，當時以校訂荒疏，書多謬誤。其後吾友鄭昶之中國畫學全史出版，實爲空前之巨著，議論透闢，敍述詳盡，且包羅宏富，取材精審，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可謂中國繪畫通史之開山祖師。顧其書失之過繁，概況畫蹟畫家中文字，重見疊出，不免一事數敍。元明以後，史事繁多，而敍述反多簡略。最後秦仲文之中國繪畫學史出版，亦採夾敍夾議之法，文體文白彙用，眉目更欠

清晰，惟插圖豐富可增讀者興趣。本書欲採諸家之所長，去諸家之瑕疵，斟酌損益，商討繁簡，編成一種中等程度之通史，引初學以入門，爲專家之階梯。編者雖抱此理想，惜學識譾陋，汲深綆短，殊愧蚊負。且時間促迫，參考缺乏，書成自視，距最初之理想甚遠。所望海內大雅，斯道名家，不吝指教，匡其誤謬。編者亦當繼續研究，從事補苴。將來或有較爲完善之作以供獻於書壇，則編者所馨香禱祝者也。

一、本書時代之劃分，仍以朝代爲標準，三代以前，史闕難徵，僅有傳說，故列爲首章。三代雖有紀載，苦於無多，故並列一章。秦雖簡略，以無所附麗，亦只得列爲第三章。兩漢而後，事蹟雖繁，仍以每朝納於一章之中。以期利用中國歷史之固有觀念。

一、本書略仿綱目之例，主文頂格，次要者用低一格，或用小字，凡引用之文亦低一格。

一、凡引用文字多註明出處，惟畫家傳略概不注出處，雖採各家成文，或節或略，惟舊文所無，不敢強增一字。

一、畫家甚夥，一一列傳，事實上殊不可能，本書於唐以上畫家，以人數較少，故多盡量採錄，宋以下

人數漸多，只可詳其主要大家，其餘以次酌減，或用雙行小字，以省篇幅，明清兩朝，人數益衆，然多碌碌庸庸之流，故僅列名字。

一、本書畫家傳略多不另立專篇，即附於各篇之後，既便檢閱，又省篇幅。

一、本書雖亦採取夾敘夾議之方法，然力避使畫家傳略羼入主文之內，務使傳與敘分列，以清眉目。

一、本書所列畫家傳略，多取合傳，如父子合傳，兄弟合傳，一家合傳，一派合傳，所謂彙事爲傳也。

一、中國繪畫在元以前爲創作與寫生之時代，故光華燦爛，發展甚速，元朝以後，則變爲臨摹時代，故每下愈況，日漸消沉，畫壇至今，臨摹之弊已登峯造極，陳陳相因，千篇一律，只有臨古之軀殼，毫無自己之精神。丁茲末運，欲挽狂瀾，非提倡寫生，提倡創作，排斥臨摹不可。本書於此點頗爲先驅。惟編者並非絕對排斥臨摹，蓋以臨摹爲學畫之一種手段則可，若以臨摹爲繪畫終極之目的則大不可。故傳摹移寫，本爲畫家末事，而後人競競以爲除臨摹外無畫法，不亦謬哉！

一、本書於派別分歧，文字不易描寫之處，多用表格，以便省覽，

一、余紹宋氏著書畫書錄解題對於書畫書籍考證精博，態度公平，評判詳審，本書關於畫論方面，採余說甚多，不敢掠美附此志謝。惟間有意見不同之處，或少有失檢之處，亦直據已見，不敢苟同，惟是否有當，尚祈余氏不吝指教。

一、本書多採鄭氏及吾師遺著之說，未能一一註明，特此志感

一、秦氏之書有宋朝院畫表，本書採其方法並另撰明朝畫院表，亦當志謝，

一、明以前之畫論多據王氏書畫苑佩文齋書畫譜清朝畫論多據美術叢書及各種單行本，其有無單行本或未經目見者卽據書法要錄及書畫書錄解題錄入，以求完備。

一、明以前之畫家傳略，多採佩文齋書畫譜之畫家傳，南宋院畫並採厲鶚之南宋院畫錄，明朝畫家傳略兼採徐沁之明畫錄清朝之畫家傳略則多採中國畫家人名大辭典。

一、歷代畫家傳略多詳於畫家姓名籍貫官階及所擅之書畫，對於生卒年月註明者百不得一，故對於時代之稽考每至束手。本編誤列之處極多，又以時間倉卒不暇詳考，姑且多數之人，更無從詳考。世有博雅，不吝教正，以免流毒，功德無量，謹泥首以請。

一、國人驚名，多好起名字，尤以書畫家爲甚，其多者如道濟傅山金農等至七八種之多已不便記憶，而著書者又多不用本名，喜用別號，且一篇之中，名號互用，極易淆惑，此弊自左史以來，相沿未改，實與讀者以意外之困難，本書除引用原文外，概改從本名，以歸一律。

一、本書編輯方法及所取主張，多承吾師何炳松先生暨吾友黃賓虹先生賀天健先生指教，並承王雲五先生賜以編著本書之鼓勵，均不勝感謝。

一、本書經門人徐培基校讀一過，多所改正，例應附書

一、著者學識淺陋，聞見狹隘，妄欲有所著作，自知其不量力，而編輯時間又極倉卒，以致疏謬之處，必不在少，敬祈賢達不吝指正。

一、民國畫家，多係並世或爲友朋或未謀面，彙列有遺漏之懼，褒貶懍標榜之戒，故概從闕略，僅附列關於繪畫之書目，以便參考。

中華民國第二十五雙十俞劍華識於上海真茹暨南大學

目錄

上册

第十一章 宋朝之繪畫……一六二

中國繪畫史上册

第一章　傳說時代之繪畫

自三皇五帝以至唐虞，時間約計五百四十餘年。（公曆紀元前約二九五二——二二〇九）

人類發生，既在遠古，考之歷史，固無所紀載，即今日之地質學考古學所定之時代，亦未免出於臆測。人類文化，隨生民以俱來，雖榛榛狉狉，無知無識，然以或出於游戲，或由於摹倣，或迫於實用，器物之發明漸繁，人智之發展日進，而雕刻繪畫建築等藝術，亦漸萌芽，縱無顯著之作品，詔示於後，但其孕育胚胎，樹後日藝術之基礎，固可知也。

生人之始，地質學家言約在新生代，距今自五十萬年至百萬年，其繁殖分布，形貌生活，今鮮可考知。

考古學分石器時代爲「始石器時代」亦稱「天然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約距今二十餘萬年以前。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良以部落時代統系無徵，三皇五帝，年代莫考。今僅就歷代傳說，姑妄言之，以存傳疑，讀者愼勿認爲信史也。

參觀繆鳳林著中國通史綱要及顧頡剛古史辨。

人類表達意義之工具有三：一爲姿勢，二爲語言，三爲文字。文字之發展，實分三階級：一曰結繩，二曰圖畫，三曰書契。

參觀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及蔣善國著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

結繩之制，今尚爲野蠻人所沿用，而以繪畫代文字，固足爲書畫同源之徵驗，但繪畫之原始發明，固不必盡爲文字之用，而自有其獨立之價值。

有意義者爲文字，無意義者爲圖畫；以記載事跡傳達思想爲目的者爲文字，以描寫物象，發揮情感爲目的者爲圖畫。

說文序：「神農氏結繩爲治。」易繫詞：「上古結繩而治。」有巢氏作木器，已繪輪圜螺旋，信否固不可知，然原始民族之有繪畫，徵之世界藝術史，自無可疑。

見鄭昶著中國畫學全史。

庖犧作八卦，爲文字之始，其仰觀俯察，爲宇宙萬物之抽象表現，已具備後世繪畫寫生之方法。實積種種思考經驗而後逐漸發明以歸納成此種符號，初非偶然由於一人一時之創獲。

庖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又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畫☰乾☷坤☴巽☳震☵坎☲離☶艮☱兌之八卦，以爲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標記。

甚且假爲神物，遂有河圖洛書之傳說，究亦莫能實指其物。

易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運：「山出器車，河出馬圖」竹書紀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觀此可知傳說已久，及後緯書盛行，更多敷會。大抵上古之人，觀龜背之紋，魚龍之形，有所悟而作圖畫，遂故神其說以驚世。以此爲庖犧黃帝之時代，似無不可，如必指爲二人之本身則鑿矣。

及至黃帝文化漸啓，人事漸繁，其臣蒼頡造字，史皇作圖，圖畫與文字，雖似分途，而六書中之象形，固猶是圖畫之雛形也。

倉頡仰觀奎星圓曲之勢，頫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禽獸蹄迒之跡，體類物象而制文字。制字之法有六，首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屈，如☉☽[山][水][魚][目]。倉頡以前，已有造書者，至倉頡始整齊劃一，定爲規式，以謀政教上之便利耳。

世本：「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圖爲畫物象。」是知中國之文字與繪畫無不發源於描寫自然界之物象。

原始民族之雕題文身，所以畏敵求偶，乃後世裝飾藝術之發源。後以氣候關係，不得不著衣服，遂有染畫衣服之制。如黃帝虞舜已有此風，至今未改。

通鑑外紀：「黃帝作冕旒，正衣裳，視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

尚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安國云：「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

漢書刑法志：「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是又以繪畫輔助刑罰，亦即墨刑之一種，

又畫蚩尤之像以弭亂，圖神荼鬱律之形以禦鬼，圖畫之爲用，遂益廣，且能造山寫形，亦可謂中國山水畫之起源。

張君房雲笈七籤：「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乃命潛山爲衡嶽之副，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眞形之圖。」

至舜妹敤首遂有畫祖之號，而年代荒遠，無所考證，後人必欲於每一事物，求其創始之祖，非誣卽鑿。

金賚畫史會要：「畫嫘，舜妹也，畫始於嫘，故曰畫嫘。」

以上乃史前時代傳說之大略，其可徵信之程度，殊爲微弱，不過繪畫隨生民以俱來，時至唐虞，漢族文化，已燦然可觀，繪畫必已發展至某種程度，固可推想及之也。

第二章　三代之繪畫

夏　禹至桀共計十七王四百三十九年而亡。
商　湯至紂共計二十八王六百四十四年而亡。
周　武王至赧王共計三十五王八百七十四年而亡。
三代共計一千九百五十七年。（公曆紀元前二二〇九——二五五）

初民作畫，多出於游戲衝動，如童子之畫壁並無若何目的。及漸進化，一部分圖畫既作爲文字，一部分圖畫又作爲裝飾，所餘者又被政治家所掠奪以爲政教之輔助，於是圖畫乃成爲他種目的之附屬品，其獨立性幾盡剝削以去。自唐虞三代以至秦漢，繪畫俱未能脫政治之羈絆，後人論者，反以存鑒戒，成教化，爲美談，是眞久假不歸，忘其所自者矣。

曹子建：「存乎鑒戒者圖畫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

夏禹改輿,已能將繪畫應用於工藝,鑄鼎象物,爲後世美術工藝之濫觴,其後鐘鼎彝器之制作漸夥,不特形狀之變化甚爲豐富而花紋之創製,如回文,螭文,饕餮等,又爲中國圖案之始祖焉。

左傳:「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伊尹九主,高宗圖說,不但人物畫業已發達,而肖像畫亦不無相當程度。

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尙書:「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其畫。」

夏商兩代,歷時千年,以文獻不足,繪畫發展至如何程度,渺不可考。唯桀有瑤臺瓊室等壯麗之建築,紂有自朝歌至邯鄲之離宮別館。圖畫與建築有密切之關係,建築既如此發達,圖畫亦必不落後,惟中國以土垣茅蓋爲美德,以畫棟雕梁爲深戒,遺物蕩然,而記載又鮮,遂無從追尋耳。

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夏殷去春秋未遠,已不足徵,況於後代?

近代自殷墟文字發見，於當時之文化雖略窺一二，但對於美術方面，仍無增益。及周而畫之爲用益廣，設官分掌，視爲專業。設色也，地圖也，明堂也，旌旂也，服冕也，尊彝也，斧扆也，襄門也，采侯也，莫不有畫，即兵器禮物之上，亦莫不有畫。其美術工藝之發達，可想見焉。

周禮：「冬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又「畫繢之事，雜五采。」又「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

孔子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皆畫其象焉。」

周禮春官司服注：「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

周禮「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鄭氏注云：鷄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鷄鳳皇之形，稼彝畫禾稼也，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孔子家語：「……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安國尙書傳云：
「扆、扆屏風也。畫爲斧形，置戶牖閒是也。」
周禮「春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氏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周禮「冬官梓人掌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鄭氏注云「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毛詩：「龍盾之合。」傳云：「龍盾，畫龍其盾也。」
曲禮「飾羔鴈者以繢，」孔疏云：「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
春秋戰國時代，雖殺伐相仍，以思想解放，反足以促成燦爛美備之文化，百家並興，諸子齊起，蔚然爲歷代學術之淵藪，奠定中國文化之基礎。美術自亦有長足之進步，其見於紀載者，雖未可盡信，然以之與三代之傳說相較，固不同矣。
楚畫先王之廟，畫材之範圍甚廣。

王逸楚辭章句：「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聖怪物行事。」

燕畫督亢之圖，爲輿圖之應用。

史記燕世家：「燕太子丹使荊軻獻督亢地圖。」

敬君畫臺圖妻，足以想見壁畫之工，及寫像之巧。

劉向說苑：「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妻對之。」

宋有畫圖衆史，或爲後世畫院之嚆矢，而以解衣盤礴爲眞畫者，則尤具圖畫之眞髓，而爲千古畫家之圭臬。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韓非子繪畫難易之論，不但爲後世論畫之先河，而其注重寫生之精神，尤不可磨滅。

韓非子：「客有爲齊君畫者，問之畫孰難？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

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至於魯班之用足畫，雖未免近於神話，然其寫生技能之進步，固可推知也。

酈道元水經注：「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畫莢者觀畫必有特殊之設備，已知各種畫物，觀法之不同。

韓非子：「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畢具。周君大悅。」（此與近世之西洋景，電影等相近。）

穆王八駿，骨氣宛在，雖非眞本，必有所憑。

圖畫見聞志：「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素上爲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亦龍之類也。」

上古繪畫之見於記載者，略盡於此，此外尙不知有若干繪畫，湮沒不彰，惟有付之闕如耳。

第三章　秦朝之繪畫

自始皇至子嬰凡三主十五年而亡。（公曆紀元前二二一——二〇七）

秦承六國戰亂之餘，嚴刑峻法，壓制民衆，摧殘文化，美術方面，除僅注意於建築外，對於繪畫，未見提倡，故無顯著之史蹟，可供參考。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坂上，所寫蓋爲一種營造圖樣。及至統一天下，乃大興土木，於咸陽建築阿房宮，其雄偉壯麗，稱羨千古，其間之雕梁畫棟，山節藻梲，必有可觀，惜被項羽所焚，化爲焦土，無以示範於後世爲可惜耳。

秦代畫工之見於載籍者，僅爲一無名之工人。其事與魯班之畫忖留，張衡之寫駭神，似爲同一故事之異傳，未足爲據。

伏琛三齊略記：「秦始皇始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曰：吾形醜，莫圖吾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

三代之時，吾國美術，蓋由自然之發達，尚未受外國藝術之影響，及始皇好大喜功，版圖擴張，漸與外國交涉，西域之美術，已有輸入之機會，羨胥國烈裔之來朝，爲外國藝術家來華之第一人，亦即外國藝術輸入中國之第一次。惟記載之書，旣不可信，而所述畫法又過奇，故於中國畫壇，不生若何影響。

王子年拾遺記：「烈裔羨胥國人，善畫。始皇元年獻之。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羣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

第四章 兩漢之繪畫

前漢 都長安自高祖乙未年至平帝元始五年乙丑傳十二帝共二百十二年爲王莽所篡。

後漢 都洛陽自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傳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爲曹丕所篡。

兩漢合共四百二十六年，前漢末王莽篡位十八年，漢朝實爲四百〇八年。（紀元前二〇六——紀元後二二〇）

第一節 西漢之繪畫

漢高遠承春秋戰國之紛亂，近接秦政之苛暴，刻薄寡恩，不喜文事，社會生計困罷，趨於厭苦煩悶之境。文景相繼，篤尚黃老，與民休息。武帝崇尚儒術，整頓文教，又好大喜功，廣通外國。漢代文運既盛，繪畫亦隨其步武而日新。然在政府仍以繪畫爲政教之補助，而崇儒尊功，尤以繪畫爲最善之方法。

文苑英華：「漢文帝三年，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辯虡。」

漢書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宮，作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玉海：「益州記，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記云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

漢書蘇武傳：「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王充論衡：「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

其餘宮殿門堂莫不有畫。

漢書成帝紀：「漢文帝在太子宮，成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注，畫堂謂畫飾。」

漢書：「廣川惠王越，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蔡質漢官典職：「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贊。」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

而明堂，天文，兵家，莫不有圖。

漢書郊禮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

漢書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

其他賚鹵簿，畫朱輪，畫桃板，畫雞，畫之用益廣。

玉海：「應劭漢官鹵簿圖。」

後漢書：「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畫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

風俗通義：「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帝乃立桃板於門，畫二人像以禦鬼。」

拾遺記：「堯時有祗支國來獻重明之鳥，狀如雞，能搏猛獸，是日或刻木鑄金為此鳥狀置於門戶，鬼退，今日畫雞是其遺像。」

武帝創置祕閣，蒐集天下之法書名畫，職任親近，亦有畫士以備應詔。國外之交通既開，遠方異物，輸入中土，藝術之作風，雖未必有若何之變化，但域外品物，已爲藝術品之嶄新材料矣。

天馬蒲桃鏡背之鏤紋，即取材於大宛所獻之天馬與蒲桃而成，以誇漢皇之威靈，紀方物之奇異者也。

元帝且置尙方畫工，頗似後世之畫院，當時以畫名者如毛延壽等，頗不乏人，爲眞正畫家見於記載之始，惜其品不端，卒召殺身之禍，且遺笑千古，不無遺憾耳。

【毛延壽】　杜陵人，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迺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同日棄市。

【陳敞】　安陵人，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

【劉白】　新豐人，【龔寬】　洛陽人，俱工牛馬飛鳥。

【陽望】　下杜人，【樊育】　長安人，均善布色。

第二節　東漢之繪畫

光武中興，武功既盛，文事亦隆。而又崇尚節義。宮中列古代聖賢帝后之像，以資觀感。

及至明帝好文雅，愛丹青，別設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等撰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之，圖畫仍未脫禮教作用。明帝襲中興之餘威，用兵西域，使之通款入朝，而交涉由是頻繁。以金人之夢，遣使天竺，佛教之東漸由是始，爲外來思想侵入中國之開端。佛教思想與固有思想起同化作用，遂孕育一千餘年之哲學思想，而蔚然爲世界學術思想之獨立系統。在藝術上以佛畫之輸入，亦受劇烈之變動，後漢之時，雖尚未發生顯著之影響，然一至六朝、隋、唐，畫佛幾獨霸畫壇，極一時之盛。吾先民善於吸收外來思想，而又能使之同化，以發生更爲新穎高妙之思想，殊不似後人之深拒固閉，故步自封，不求進化也。然亦非盲目崇拜外人，要在能含短取長，收爲我用，方不致有喧賓奪主之虞也。

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

明帝遣使蔡愔至月氏，將其佛教之經典，及彫像與白氎之畫像等取來，傳寫數本，安置於南宮之淸涼臺及高陽門顯節陵上；又在白馬寺之壁上作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圖。又天竺僧攝摩騰於保福院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圖。

其餘雲臺圖功臣，皇后畫列女，鴻都圖聖賢，憲王賜列仙，而府舍廳堂之圖，亦莫不有畫。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中元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

肅宗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郡府廳事壁諸尹畫像，自建武，迄於陽嘉，注其淸濁進退。

而畫像之風，極爲流行，或用以頌功德，或用以彰善行。

前漢有：休屠王閼氏圖　趙充國像　周公負成王圖

後漢有：胡廣黃瓊畫像　蔡邕畫像　陳紀畫像　三君畫像　延篤畫像　高彪畫像

李業畫像　許楊畫像　楊竦畫像　顏鄉孔子像　孝女叔先雄像　皇甫規妻畫像

似當時卷軸縑帛之畫，亦已發明，惟年代渺遠，遺蹟無存，求漢代繪畫之尚可見於今日者，惟有求諸金石，以漢代重鬼神之故，墓有碑，祠有室，多刻鬼神聖賢人物禽獸之狀以爲裝飾。其范於金者雖亦有不少鐘鼎之屬，但花紋不如三代之精妙。其足以代表一代工藝美術者厥爲鏡鑑。一鏡之微，所繪事物繁複美妙，實歎觀止。

漢鏡甚多，略舉於下：宜子孫鏡，宜官鏡，仙人不老佳鏡，千秋萬歲鏡，延年益壽鏡，大王日月鏡，西王母鏡，龍氏鏡，周仲鏡，天馬蒲桃鏡等。

刻於石者，如祠、如廟、如墓、如碑、如闕、如壁，實更僕難數。

李剛石室畫像　魯恭祠廟畫像　雍丘令畫像　孔子見老子畫像　功曹史殘畫像　伏尉公墓中畫像　蜀郡石室老子畫像　朱浮墓石壁畫　麒麟鳳凰碑　益州太守無名碑

李翕五瑞碑　廣漢屬國造橋碑　不其令董恢闕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　豫州刺史路君

畫像　處士金恭闕　郭巨墓石室畫　賈逵像……等。

其最有名而畫亦最繁富精妙者，爲武梁祠及孝堂山，古拙雄健，生趣盎然，與埃及石刻，希臘瓶繪，極爲相近，於以見世界藝術，在最初本無甚分別也。

武梁祠在山東省嘉祥縣之東南三十里紫雲山下，武翟山小村落之北。原有三石室，今則刻畫石，盡收於乾隆中所建之一堂內。是等刻畫，就其石闕之銘而觀，大抵爲桓帝建和中之製作。刻畫石共有四十餘。所圖者，爲帝王聖賢名士烈女升鼎戰爭車馬庖廚龍魚鬼神奇禽異獸祥瑞等。俱係陽刻。

孝堂山在山東省肥城縣西南七十里之孝里舖，有石室顏曰：孝堂山祠，其壁面刻有石畫，相傳爲孝子郭巨葬母之所。其建立之年月，雖不明晰，然就其石上之題銘觀之。有曰：平原溼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等語，是可知爲後漢順帝以前之物無疑。此畫乃以線畫而爲陰刻，所圖者爲大王車，成王，貢胸國人，升鼎之故事，及戰爭庖廚歌舞之風俗等。

至於後漢之畫家，見於載籍者不多，卽有亦爲士大夫之流，如張衡之畫駭神，蔡邕之畫講學，趙岐之畫壽藏，劉褒之畫雲漢，以及劉旦楊魯俱一時之彥，惜畫蹟無存，其畫法之高妙，尙可於記載中想像得之，至於其他非士大夫之畫家，則俱湮沒不彰矣。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官至侍中，河間相。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曰：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可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參觀前章魯班秦工人條）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工書畫，善鼓琴，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爲讚及書，時稱三美。

【趙岐】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善畫，拜爲太常，年九十餘，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

【劉褒】 漢桓帝時人，官至蜀郡太守。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

【劉旦】【楊魯】 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尙方，畫於洪都學。

漢代之畫風，尚未脫禮教之羈勒，故其畫材仍多爲風俗教化，往賢故事，寓警勸之意。賞鑒之風未開，純供觀賞之美術尚未發達，故畫蹟雖盛，但對於繪畫上之理論，仍付闕如。張衡之言，未脫韓非子之窠臼，獨劉安之言，頗有價值，不拘小節，顧全大體，頗合於繪畫之理法焉。

張衡曰：「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

劉安曰：「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高誘注曰：「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

漢代畫蹟，自唐以後，已難再覩。最近朝鮮發掘平壤附近之古墓，發見壙壁有彩色壁畫，及副葬品不少。壁畫作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人馬等圖之彩繪，與後漢時代之石刻畫極相似，副葬品之漆器等亦均有男女神像等畫。平壤即漢武帝所置之樂浪郡，其藝術悉自漢輸入，禮失求野，漢畫雖不能見，見漢畫之輸出品，亦可徵漢畫之面目也。

第五章　三國之繪畫

蜀　都成都，據益州巴蜀漢中之地，自昭烈帝劉備至後主禪共二世四十三年而滅於魏。（紀元二二一——二六三）

魏　都洛陽，據中原之地，自文帝曹丕至高貴鄉公髦共五世四十六年，而篡於晉。（紀元二二〇——二六五）

吳　都秣陵，據揚荊二州及交州之地，自大帝孫權至歸命侯皓共四世五十九年而滅於晉。（紀元二二二——二八〇）

兩漢繪畫經武帝明帝之提倡，頗極一時之盛，故內府收藏極爲豐富，及至東漢末年，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尚有七十餘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歷代繪畫之厄，此爲第一次。厥後中原逐鹿，三國鼎立，殺伐相仍，民不聊生。王室士族既苦於戰亂，遂藉繪畫爲寄興自遣之具，思想方面亦因戰爭而大爲解放，好老莊，尚清談，佛教乘機侵入，遂形成六朝隋唐佛畫風靡之時代。

三國四五十年之間，雖政治軍事人才，甚爲濟濟，但畫家並不甚多，其見於記載者，除曹不興外，幾無一眞正之畫家。社會上對於有功德於民或奇節異行之士，則多圖畫其像，或壽之貞珉，以資觀感，猶是兩漢助人倫，成教化之餘波，此後繪畫已脫離政教之束縛，但不幸而又爲宗教所俘虜，亦可謂不幸矣。

蜀——譙周圖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

魏——賈逵像　賈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

倉慈畫像　倉慈爲敦煌太守卒官，吏民悲感，圖畫其形。

吳——邵疇畫像　邵疇爲會稽太守郭誕功曹，誕以不白妖言見收。疇爲己罪自殺以證之，孫皓嘉疇節義，詔郡國圖形於廟堂。

黃蓋畫像　蓋病卒官，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張溫中妹畫像　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蜀漢並無正式畫家，諸葛亮雖爲南夷作圖，軍政叢脞，未必自作，張飛之畫美人，未免齊東之語，至諸葛瞻李意其亦俱非專於此道，慰情聊勝於無耳。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封武鄉侯，善畫。爲南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郵。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

【張飛】 字翼德，涿郡人，喜畫美人，善草書，封西鄉侯。

【諸葛瞻】 字思遠，亮之子，工書畫。

【李意其】 蜀人也，先主欲伐吳，問意其。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取火燒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

魏之畫家亦極少，楊脩桓範不過從政之餘，偶而涉筆，徐邈畫魚聚獺，自稱未嘗執筆，惟少帝曹髦頗工繪事，但藝術之爲物，似與君主無緣，苟或好之，必至失國。如桀、紂、始皇、少帝、隋煬、徽、欽、後主等無或爽者，亦可怪矣。

【曹髦】字士彥，文帝孫，好學夙成，善圖畫人物故實，有祖二疏圖，盜跖圖，黃河流勢圖，新豐鷄犬圖，於陵子黔婁夫妻圖。

【楊脩】字德祖，弘農華陰人，有俊才，爲曹丞相主簿，嘗爲之畫扇，誤點成蠅，有西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

【桓範】字元則，沛國龍亢人，拜大司農，善丹青。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拜司空。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鯖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鯖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人所作者，自可庶幾。

吳之畫家雖僅有趙夫人及曹不興，然趙夫人能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已開後世山水畫之端。曹不興人物既極精妙，畫龍又著靈蹟，且能誤筆成蠅，宛然如生，則其寫生之手段，已臻絕頂。天竺僧康僧會遠遊於吳，孫權爲立建初寺，設像行道，不興見西國佛像，乃範寫之，盛傳天下，是爲吾國佛畫之始祖。至其心敏手運，須臾立成，與唐之吳道子同爲千古天才畫家。

【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孫權嘗嘆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時人號爲針絕。

【曹不興】亦名弗興，吳興人，善畫，連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運，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胸臆肩背亡失尺度。嘗爲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赤烏元年冬十月權游青谿，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不興圖之，權爲之贊。至宋文帝時嘗用以致甘霖，故謝赫在秘閣見不興所畫龍頭，以爲若見眞龍並有兵符圖及雜畫傳於世。

三國時代既短，政局不安，故繪畫不能有顯著之發展，乃由禮教化而入宗教化之過渡時代也。畫家之產地，亦漸由黃河流域而移至長江流域，自曹不興後，江浙一帶畫家漸露頭角矣。

第六章　晉朝之繪畫

上篇　西晉之繪畫

西晉司馬炎篡魏平吳混一天下，都洛陽，傳三帝，共四主，五十二年爲劉曜所滅。（公曆紀元二六五——三一六）

第一節　西晉繪畫概論

司馬氏統一三國之後，內亂迭起，外患頻興，不久又被外族所滅亡。其間政治既失駕馭人民之效力，而淸談頹廢之思想又瀰漫於社會。佛教既合於社會厭苦現實之心理，故發榮滋長，蔓延全國。中國僧徒，又不避艱險西行求法，攜佛教僧徒經典及繪畫以俱歸，當時畫家，既感新鮮之趣味，又合時代之需要，遂羣起而作佛畫。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便公然混交，歷史機運爲之轉一新方向，生異樣之光彩。因文化之生命，組織至爲複雜，成長之條件，固由於自發，然無外來之營養與刺激，則往往

陷於單調，此亦猶優生學混血兒最爲優秀之例也。

南北朝時代繪畫固極發達，然在西晉時代遠沿風俗人物之餘波，近接曹不興佛畫之創作；新勢力雖已發生，舊勢力尚未消滅。故觀其遺蹟所傳，仍多人物故事與聖賢神仙之像，佛畫之製作反少。

陸雲畫像　陸雲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陶侃畫像　侃薨，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

誌公像　誌公碑在齊州章邱縣常白山醴泉寺中，碑陰有誌公像。

葛稚川像　在蒼溪縣雲臺之書巖。

宋纖圖　宋纖敦煌效穀人，不應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贊焉。

陶潛畫扇　陶潛扇上畫荷篠丈人、長沮、桀溺、於陵仲子、張長公丙曼容、鄭次都、薛孟嘗、周陽珪凡九人。

石季龍畫扇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簿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采漆，畫列仙奇鳥異獸。

石虎畫屏風　石虎作金銀鈿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

學術方面，則有爾雅山海等圖器物方面則有畫車。

爾雅圖　十卷郭璞撰。

山海圖　陶淵明詩「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畫車　畫輪車以綵漆畫輪故名。

第二節　西晉之畫家

西晉之畫家，僅有衛協、荀勗、張墨、嵇康、張收數人，俱工人物，而衛協張墨兼善佛畫，尤以協爲曾不與弟子，所畫尤妙，謝赫古畫品錄列之第一品，評之曰：「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爲兼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蓋衛協以前，畫法古拙，未脫兩漢鈎勒之風，及至衛協，始於輪廓以內，加以精緻之描寫，以求形似之逼肖，然以初事改革，尚未臻於大成，故形似仍未能該備也。至於張墨荀勗，已能融化古拙之畫法，而注意於風範氣韻，爲由兩漢畫風轉至西晉畫風之

樞紐，亦以其時士大夫競尚清談，其瀟洒澹宕之趣味，自影響於書法之中而不知也。

【衛協】師於曹不興，以畫名於時，作道釋人物，冠絕當代，與張墨並稱畫聖。顧愷之稱之「備而有情勢」「巧密情思，世所並貴。」上林圖協之跡最妙，又七佛圖，人物不敢點睛。有伍子胥圖，醉客圖，刺虎圖，吳王舟師圖，穆天子讌瑤池圖等。

【荀勗】字公曾，穎川人，多才藝，善書畫，有大列女圖，小列女傳，又嘗畫鍾太傅像於鍾會新宅內，衣冠狀貌如平生。

【張墨】古畫品錄與荀勗同列第一品，稱之曰「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有維摩詰像，詩緯圖。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工書畫，有獅子擊象圖，巢由圖，

【張收】晉太康中益州刺史，於益州學館周公禮殿梁上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耆舊，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

下篇　東晉之繪畫

西晉爲劉聰所滅，東晉元帝司馬睿本爲瑯琊王，鎭江左，遂紹大統，都建業，傳至安帝爲桓玄所篡，劉裕平桓玄，立恭帝共十一主一百零四年爲宋所篡（公曆三一七——四一九）

第一節　東晉繪畫概論

西晉之初，五胡已潛據中原，蠢蠢欲動，及後滅晉，遂領有黃河流域，長江上流流域。各據一方，此仆彼起，有五胡十六國之多，以其多係新興民族，並無文化可言。晉室既南，漢族文化，亦隨之而南，東晉之世，武力既不足以禦外侮，又不足以平內亂，強藩鬩墻，互相篡奪，社會擾攘，民不聊生，故佛教因而大盛，畫家多以畫佛爲能事。東晉雖苟簡偏安，而文化反呈燦爛之觀。王謝風流，千古美談，而書畫更臻興隆之運，足以照映千古，楷模百世者也。

當時佛畫既隨佛教而盛，道畫亦因老莊思想之普遍，竊取佛教之儀式而成爲道教之必需品，遂有道釋畫之一科，同時山水畫亦漸萌芽，行將脫離人物畫之背景而成一獨立之畫科。其故蓋由於晉室既東，中原才智之士，相率南下。江南人物俊秀，風景幽美，雖丘壑於胸中，生煙雲於筆底，已具山水

畫之雛形，惟勢力薄弱，尚不足以與道釋畫爭雄耳。

東晉畫蹟之近於山水畫者：如明帝之輕舟迅邁圖，衞協之宴瑤池圖，戴逵之吳中溪山邑居圖，顧愷之之雪霽望五老峯圖，廬山圖，史道碩之金谷園圖，夏侯瞻之吳山圖，戴勃之九州名山圖。

第二節　東晉之畫家

東晉畫家較西晉畫家為多。開其始者厥為王廙，不但書畫為當時第一，而一家相傳，如王羲之王獻之等，均足為歷代冠冕其他如戴逵戴勃父子，史道碩兄弟，家學淵源，蔚為風氣。而東晉最偉大之畫家，允推顧愷之，雖後代之毀譽不同，要足為東晉之代表作家，固無疑也。蓋愷之之為人，既高曠絕俗，作畫又妙有別解，其佛像之妙，足以震驚一時，得施百萬；而「阿堵傳神」「頰上三毛」實為吾國人物畫千古不傳之祕。中國人物畫與佛像畫至愷之而始完成，今觀其女史箴圖，神采煥發，筆墨高古，覺謝赫之貶言，未免過當，宜受姚最之斥也。

【王廙一家】廙字世將，瑯邪臨沂人，工書畫。晉室過江，廙書畫爲第一，明帝師之。有異獸圖，列女仁智圖，獅子擊象圖，吳楚放牧圖，犀虎圖。【羲之】字逸少，廙從子。書旣爲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有雜獸圖，臨鏡自寫眞圖，扇上畫小人物。【獻之】字子敬，逸少之子。工草隸，善丹青，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又有渥洼馬圖，風神超越。

【晉明帝】司馬紹字道畿，善畫佛像及古人物故實，師王廙而沉著過之。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善畫。

【謝安】字安石，善書，不以畫行。

【王濛】字仲祖，晉陽人，丹青甚妙。

【康昕】字君明，善書畫，有五獸圖傳於世。

【史道碩】兄弟四人並善畫，道碩工人馬及鵞。有古賢圖，金谷圖，牛圖，蜀都圖，三馬圖，酒德頌圖，梵僧圖等。

【夏侯瞻】有郢匠圖，高士圖，嵇山圖等，氣韻不足，精密有餘。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畫南都賦，爲戴逵之師。

【戴逵一家】逵字安道，譙國人，十餘歲卽能畫，中年，畫行像甚精妙。有阿谷處女圖，孫綽高士像，孔子弟子圖，伯樂圖，三牛圖，五天羅漢圖，獅子圖，吳中溪山邑居圖，又善鑄佛像及雕刻。

【勃】逵長子，有父風，山水勝顧愷之，有曹長儒像，三馬圖，九州名山圖，朝陽谷神圖，風雲水月圖。

【顧愷之】字長康，小名虎頭，晉陵無錫人，衞協弟子，博學有才氣，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蒼生以來，未之有。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常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玄發厨竊畫，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故有才絕畫絕癡絕之目。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士大夫無過十萬者，愷之直注百萬。後寺衆請勾疏。愷之命備一壁，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

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得百萬錢。嘗畫中興帝相列像，妙極一時。著魏晉名臣畫贊，評量甚多。又有論畫一篇，皆模寫要法。

【葛洪第三子】　失其名，大曆初鍾陵客崔希眞見一老人避雪門下，請入見其非常，敬之。崔入宅，老人於幃幄前素上，如有所圖，瞬息能少頃已去。視幃得圖，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皆非常意所及。後將問茅山李含光曰：「此葛洪第三子所畫也。」

【釋惠遠】　姓賈氏，雁門樓煩人，能畫工詩，善莊老，於廬山立東林精舍，嘗繪江淮名山圖。

【謝巖】【曹龍】【丁遠】【楊惠】【江思遠】　已上五人俱見孫暢之畫記，思遠陳留人，有孝行，高節，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其他四人辟召皆不就。

第三節　東晉之畫論

時至東晉，繪畫之運，既日臻隆盛，而論畫之風，亦漸由片斷而進於繁複。開其端者，厥爲顧愷之，對於畫評畫法畫論，均有極精當之見解，雖其文字間有錯落，不易瞭解，然隻詞片語，多含精意，爲後

代論畫者千言萬語所不及。是愷之不但於繪畫之技能上，堪稱大家，而於繪畫之理論上，尤足獨步千古。張僧繇陸探微雖同爲六朝三大家，而竟無文字之流傳，以貽後學之探討，焉得不遜愷之一籌乎！

顧愷之畫評（據歷代名畫記本。）

「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此以巧歷不能差其品也

小列女　面如銀刻削爲容儀不畫生氣又插置丈夫支體不似自然然服章與衆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豔姿且尊卑貴賤之形覺然易了難可遠過之也

周本紀　重疊彌綸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

漢本紀　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細美至於龍顏一像超豁高雄覽之若面也

孫武　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婕以憐美之體有驚據之則著以臨見妙絕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也。

醉客　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神醉耳多有骨俱然藺生變趣佳作者矣

穰苴　類孫武而不如

壯士　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

列士　有骨俱然藺生恨意列不似英賢之槩以求古人未之見也然秦王之對荊卿及覆大閣凡此類雖美而不盡善也

三馬　雋骨天奇其騰罩如躡虛空於馬勢盡善也

東王公　如小兒神靈居然爲神靈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

七佛及夏殷與大列女　二皆衛協手傳而有情勢

北風詩　亦衛手巧密於精思名作然未離南中南中像興即形布施之象轉不可同年而語矣美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之數纖妙之迹世所並貴神儀在心而手稱其目者玄賞則不待喻不然眞絕夫人心之達不可惑以衆論執偏見以擬過者亦必貴於明識末學詳此思過半矣

清游池　不見京鎬作山形勢者見龍虎雜獸雖不極體以爲舉勢變動多方

七賢　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餘雖不妙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

嵇輕車詩　作嘯人似人嘯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

陳太丘二方　太丘夷素似古賢二方爲爾耳

嵇興　如其人

臨深履薄　兢戰之形異佳有裁七賢以來並戴手也」

「遷想妙得」與近世西洋美學中之「感情移入」說，頗相似。人之驚爲創獲者，吾在一千五百年前即已有之，吾先民之神智過人，於此可見一斑。

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如畫山迹利則

想敷傷其所以嶷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寫自頸而上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淸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黃滿素者寧當開際耳猶於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今既定遠近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此篇爲摹寫法則，其間對於臨摹、絹素、色彩、構圖、筆墨等方法，俱可徵之實用，古代畫法，獨賴此篇之存，彌可珍貴。顧歷代名畫記題爲「魏晉勝流畫贊」與此篇文字毫無關係。如將此題移於第一篇之畫評，而定此篇爲「摹寫要訣，」則似較爲適當耳。

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淸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靑竟素上下以

映日西去山別詳其遠近發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蜒如龍因抱峯直頓而上下皆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峯是石東隣白者峙峭峯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絕磵畫丹崖臨磵上當使赫巘隆崇畫險絕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蔭宜磵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磵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側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答問而超昇神爽精詣俯眺桃樹又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裾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中段東面丹砂絕蕚及蔭當使嵃峨高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磵磵又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內悽愴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焉可於次峯頭作一紫石亭丘以象左闕之夾高驪絕蕚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峯似巖爲根根下空絕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磵其西泉又見乃因絕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磵爲石瀨淪沒於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欲爲圖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圖岡繞之上爲雙碣石象左右闕石上作孤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絕磵後一段赤岸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鳳所臨壁以成磵磵下有清流其側壁外面作

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為降勢而絕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為礀物景皆倒作清氣帶山下三分倨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已上並愷之所著，因載於篇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校勘。

此篇似記其所畫雲臺之內容，而隨論其布局之法，字句詰屈在唐張彥遠時已苦於不可卒讀。今觀其「山有面則背向有影，」是當時之山水畫已有陰影之畫法。似為受印度佛畫法之影響。「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青竟素上下，」則畫之上下，天空與水色俱用青色填滿，極似西洋之油畫。又曰：「下為礀物景皆倒，」則礀水中之倒影亦全行畫出。以上畫陰影，畫天空，畫倒影之三法，後俱不傳，後人偶有畫者，反滋駭怪，故特表而出之，以示中國古代之繪畫方法，與吾輩近日所習見者不同，且與西洋畫有極類似之點，而吾先民取精用宏，吸收外來文明之力固甚大也。

愷之以外尚有王廙論作書畫之法，必須「積學致遠，」其「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之言，更為藝術真髓，於作品中表現個性，表現人格，直為千古藝人之圭臬。後世專以臨摹古人為能，忘其作品中有我者，讀之其亦憬然知悟乎？

右軍亦學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羲之，可不勖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

第七章 南北朝之繪畫

南朝 自劉裕受東晉之禪，統御南方，建國號曰宋，是爲南朝之始。（公曆四二〇）傳至順帝共計八主六十年，爲齊所篡。蕭道成受宋之禪，國號曰齊，傳至和帝共計七主二十四年，爲梁所篡。蕭衍受齊之禪，國號曰梁傳至敬帝，共計四主五十六年，爲陳所篡。陳霸先受梁之禪，傳至後主，共計五主三十三年，爲隋所滅。（公曆五八九）南朝共計一百六十九年。

北朝 自拓拔珪次第剷滅諸胡，統御北方，建國號曰魏。是爲北朝之始，（公曆三八六）傳至孝武帝共計十三主，一百五十七年而分。西魏自文帝傳至恭帝，共計三主二十三年，爲周所篡。東魏孝靜帝十七年，而爲齊所篡。周自宇文覺篡西魏，傳至靜帝，共計五主，二十五年，爲隋所篡。齊自文宣帝傳至幼主共計五主三十八年，爲周所滅。至是隋始統一。（公曆五八九）北朝共計二百〇三年。

第一節 南北朝繪畫概論

南北朝分峙於黃河長江兩流域，不但地理氣候，劃然不同。而風俗文物，亦不相侔。且北方多爲

鮮卑族，民性強悍，南方爲漢族，民性優美，故其表現於藝術者亦生顯然之差別。雄峻峭拔，成爲北派，柔和蘊藉，成爲南派。二百年之間，干戈擾攘，篡奪頻仍，造成一般民衆厭苦兵禍，急求解脫之心理，遂羣以宗教爲樂土，且以避免賦役起見，多出家爲僧，而南北朝之皇帝，又多篤信佛教，中間雖經北魏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但時間未久，旋即恢復。石刻造象，彌山滿谷；佛寺畫壁，層出不窮，幾乎人持佛號，家燃淨燈。佛教之盛，達於極點，而彫刻繪畫，亦俱爲宗教所籠照，多數畫家俱從事於佛像之描寫。於吾國繪畫界添一異彩焉。

當時畫家之作品，既多在寺塔之墻壁，在兩度滅法期間，毀壞極多，至於卷軸作品，因屢經喪亂，失亡更不可計數。且每有一次蒐聚，必有一次殲滅，坐使歷代名蹟，俱付一炬，作家心血，化歸烏有。觀歷代名畫記所記，有不掩卷痛心者哉！

「魏晉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時焚燒。宋齊梁陳之君，雅有好尙。晉遭劉曜，多所毀散。重以桓玄，性貪好奇。天下法書名畫，必使歸己。及玄篡逆，晉府眞迹，玄盡得之。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陳書畫共觀之。玄敗，宋高祖先使臧喜入宮載焉」南齊高帝科其

尤精者，錄古來名筆，不以遠近爲次，但以優劣爲差。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爲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聽政之餘，旦夕披玩。梁武帝尤加寶異，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藝，自善丹青，古之珍奇，充牣內府。侯景之亂，太子綱數夢秦皇更欲焚天下書，既而內府圖書數百函果爲景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畫皆載入江陵，爲西魏將于謹所陷，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宮嬪牽衣得免。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令折，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儒雅之道，今夜窮矣。』于謹於煨燼之中，收其書畫四千餘軸，歸於長安。故顏之推觀我生賦云：『人民百萬而囚虜，書史千兩而煙颺，史籍已來，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喪盡。』陳天嘉中，陳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陳，命元帥記室參軍裴矩、高熲收之，得八百餘卷。』（歷代名畫記）

第二節　南朝之繪畫

（甲）宋

（一）宋之畫家

宋武帝雅好繪畫，既滅桓玄，遂據其所有。於時畫家有顧景秀顧駿之，皆以道釋人物著名。至明帝時，陸探微出六法皆備，卓然為一代大家，所畫亦以道釋人物為主，其子綏及弘肅，並傳父法，袁倩顧寶光俱出其門。倩之子質，亦能不墜家聲。江僧寶師袁陸及戴，學之者為吳暕；張則又學吳暕，陳郡陽夏謝氏曰靈運、曰惠連、曰稚、曰莊、曰約，俱擅畫。劉胤祖一家特工蟬雀。而宗炳王微於人物之外，並工山水畫，足跡所至，輒事圖寫，開中國寫景山水之先河。陸探微與宗炳均有一筆畫，連綿不斷，蓋因王獻之有一筆書，因創一筆畫，以書法移於畫，其用筆之妙，常可想見也。

【顧景秀】宋武帝時畫手，在陸探微之先，居武帝左右。宋孝武賜何戢蟬雀畫扇，即景秀所作，陸探微等皆歎其巧絕。有宋文帝像，晉中興帝相像，鸂鶒圖，蟬雀麻紙圖，雜竹樣，小兒戲鵞圖……等傳於代。

【顧駿之】宋人，師於張墨。常結構高樓以為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後含毫；天地陰慘，則不下筆。有巖公等像傳於世。永嘉千法寺亦有其畫。

【陸探微一家】 吳人，宋明帝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迹勁利，如錐刀焉。秀骨淸像，似覺生動，令人懍懍若對神明。畫有六法，自古鮮能足之，至探微得法爲備，包前孕後，古今獨立。畫人物極其妙絕，至於山水草木，麤成而已。有宋孝武帝像，巴陵王像，王悅像，蟬雀圖，五白馬圖，阿難維摩圖，桂陽王寵姬像，王獻之板像，蕩舟圖……等數十種。

【綏】 探微子，體運遒舉，風采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時有畫聖之稱，有朝臣像，釋迦像等。

【弘肅】 綏之弟，早籍庭訓，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

【袁倩父子】 比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脩。維摩詰變一卷，百有餘事，運思高妙，六法備呈，使顧陸知慙，張閻駭歎。 【袁質】 倩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有莊周木鴈圖，卞和抱璞圖，筆勢勁健，繼父之美。

【江僧寶】 長於畫人，有臨軒圖，御像，職貢圖，小兒戲鵝圖。

【吳暕】 體法雅媚，制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最多觸目。

【謝靈運一家】 靈運襲封康樂公，爲臨川內史，於浙西甘露寺畫有菩薩六壁。【惠連】 靈運弟，工書畫

【謝稚】 西陽太守，有列女母儀圖，三馬伯樂圖，濁漪圖，濠梁圖，輕車迅邁圖，秋興圖，洛陽門翻車迸水圖等。

【謝莊】 字希逸，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制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區宇爲一。爲吾國地理模型之創始者。

【謝約】 爲衛尉參軍，善山水，有大山圖，舞伎樂器圖。

【劉胤祖一家】 官至尙書吏部郎。蟬雀特盡微妙，筆迹超越，爽俊不凡。【紹祖】 胤祖弟，官至太康太守，善於傳寫，不閑構思，至於雀鼠，筆迹歷落，往往出羣，時人號曰移畫。【璞】 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墜前制。體韻精研，亞於其父。

【宗炳】 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元嘉中，頻徵不應。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有孔子弟子像，獅子擊象圖

永嘉邑屋圖。蘇軾書宗少文一筆畫詩云「宛轉回紋錦，縈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繅車。」有山水畫序一篇，爲中國山水畫論之祖。

【王微】字景玄，琅琊臨沂人。能書畫，嘗答何偃書云「吾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咸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彷像也。」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與宗炳俱擬迹巢由，放情邱壑，有敍畫一篇，意遠迹高，不知畫者，難可與論。

其他善丹青兼鑄佛像者有：【戴顒】善人物者有：【史敬文】【史藝】【劉斌】【尹長生】【蔡斌】【濮萬年】【濮道興】善畫馬者有：【史粲】只有品目而不詳所畫者有：【康允之】【朱僧辯】【褚靈石】【范惟賢】等。

(二)宋之畫論

劉宋時代，畫人物及佛像者既盛極一時，然對於人物佛像之畫理畫法竟無論及之者，宗炳王微雖亦工人物，但以瀟洒飄逸，性情所近，乃在山水，故其所作畫序，全論山水而無一語及於人物佛像，道釋畫盛行於中國之畫壇者幾及千年，其間大家輩出，名手迭興，卒無一種專門著作以論道釋

畫法者，山水畫論自宗王而後，接踵而起，後世論畫之書，十九皆爲山水。宗王之論，雖不免於空泛，而不切於實用，但山水畫中之基本方法與夫最高原理，俱有闡發，其功固甚偉也。

宗炳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

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觀少文所論，特點甚多。（一）提高山水畫之價值與地位。（二）發明寫景之方法，將偉大之自然景物寫於尺幅之內，而不失其大小之比例。（三）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可謂寫實主義。（四）畫家須注意修養。（五）畫家之作畫，在於自暢其神，乃自我之表現。已開後世文人畫「寫胸中逸氣」之端。

王微敍畫

「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容，靈而變動者心也。靈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盡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龍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而動生焉。前矩後方，而靈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

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王微所論之特點：（一）作畫無關於實用，乃心靈之表現。（二）以一點一畫，可以狀繁雜之自然物。（三）變化不離乎矩規。（四）望秋雲，而神飛揚，臨春風，而思浩蕩，即顧愷之之遷想妙得，亦即西洋美學上之感情移入，亦即作此畫，令人生此想，乃山水畫之最高目標。

（乙）齊

（一）齊之畫家

齊高祖通文學，性好畫，將宋內府所藏之畫，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分為四十二等，聽政之暇，旦夕披玩。當時畫家以謝赫為最有名，其古畫品錄，確定畫之六法，定千古畫道之準繩，厥功甚偉。其他工人物佛像者有宗測、劉瑱、殷蒨、毛惠遠、毛惠秀、毛稜、蘧道愍、姚曇度、周曇研、鍾宗之、王殿、戴蜀、陳公恩、張季和等，而劉瑱尤以善畫婦人著名；善畫馬及禽獸者，有毛惠遠、范懷珍、陶景眞；其他如沈標、章繼伯、王奴、沈粲、丁光等均有專長，而智積菩薩、僧覺、僧珍等又以高僧而擅畫焉。

【謝赫】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點刷，研精意存，形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別體細微，多自赫始。委巷逐末，皆類效顰，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有安期先生圖，著古畫品錄，開評畫之端。

【宗測】字敬微，少文之孫。詔徵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遂往廬山，止少文舊宅。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爲妙作。

【劉瑱】字士溫，彭城安上里人。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於成都玉堂禮殿畫仲尼四科十哲像，並車服禮器。有擣衣圖，少年行樂圖，吳中行舟圖。

【殷蒨】陳郡人，善寫人面，與眞不別。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令蒨畫王形像，幷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妃視唾之，病亦差。

【毛惠遠一家】滎陽陽武人，善畫馬，爲時第一。師顧愷之，筆迹之外，頗有風格，有酒客圖，刀戟圖，中朝名士圖，白馬圖，葉公好龍圖。【惠秀】惠遠弟，武帝欲北侵，使畫漢武北伐圖，圖

虛，上畫甘瑯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焉。有剡中谿谷村墟圖，胡僧圖，釋迦十弟子圖，二疏圖。

【稜】 忠遠之子，便捷有餘，眞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草。

【蘧道愍】 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數分，毫釐不失。本學於章繼伯而勝於章。

【姚曇度】 畫有逸才，巧變鋒出，魑魅鬼神，皆爲妙絕。

【周曇研】 齊人，師寒北勒，法曹仲達，比曹則不足，方寒則有餘。

【鍾宗之】 有王攸之王柳王獻之等像。

【王殿】 有曹長儒眞，列女傳，母儀圖，三馬圖，敗春圖。

【戴蜀】 有孝子圖，息嬀圖。

【陳公恩】 有列女貞節圖，列女仁智圖，朱買臣圖。

【張季和】 有游清池圖。

【范懷珍】 有渥馬圖，孝子屏風。

【陶景眞】 有孔雀鸚鵡圖，虎豹圖。

【沈粲】筆迹調媚，專工綺豔，屛幛所圖頗有情趣。

【沈標】無所偏擅，觸類皆涉。性尙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

【智積菩薩】研石山在吳縣西，梁天監三年置寺。十五年有僧自畫梵相於寺壁。後有西天僧見之云：此智積菩薩也。

【章繼伯】有籍田圖，絹長三丈。

【王奴】有嘯賦圖。

【丁光】擅名蟬雀。

【僧覺】姚曇度之子，有殷洪像，白馬寺寶臺樣。

【僧珍】蘧道愍之甥，有姜源等像，豫章王像，康居人馬。

（二）齊之畫論

時至南北朝，繪畫已漸脫離政治之束縛，一方面雖尙受宗教之羈絆，一方而已漸啓自由玩賞之運，將「爲政教而藝術」之目標，變成「爲審美而藝術」「爲藝術而藝術」中國繪畫乃有獨

立之價值，因之鑑賞評論之風大盛。南齊高帝以技工優劣爲等差，分畫家爲四十二等，已打破古今之時代觀念，而純從作品本身之優劣着眼，實爲品畫之祖。惟無文字敍述，遺蹟又無存者，後人無從詳知其內容。至於品畫之專門著作，自當以謝赫之古畫品錄爲開山。共分六品二十七人，每人均詳加評語，爲後世評畫所自昉。至於六法之論，雖早爲古來畫家所默契，而歸納成一定之規律，以昭示於人，實自赫始。六法之條列，不但可以包括繪畫之全部方法，且極合於科學思想。自氣韻生動至傳移摹寫，順流而下，可爲鑑賞之原則；自傳移摹寫至氣韻生動，逆流而上，乃習畫之方法。自赫至今，學畫者無不奉爲金科玉律，而其置氣韻生動於第一位，尤爲卓識。後代畫風之變遷，無不受此六法之影響，氣韻之有無，更爲決定作品有無價值之標準，對於袁蒨顧寶光劉紹祖等深致不滿，其卑視臨摹，注重創作之意，亦灼然可見。

謝赫古畫品錄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至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

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惟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五人

陸探微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於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

曹不興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惟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　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爲兼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畫蟬雀駿之始也。

陸綏　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爲寶也。

袁蒨　比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才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絕妙同流眞爲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

顧愷之　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迹不迨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遒韻雅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塊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於體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實爲領袖及乎子顒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長也

吳暕　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靈運云此二人後不得預焉

陸杲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動流恢服傳於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懺本性流液之素難效其功

第四品五人

蘧道愍　章繼伯　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亦爲入神

顧寶光　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蒨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眞細而論之最玄爲劣

第五品三人

劉瑱 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迹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長婦人爲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眞然觀察詳審甚得姿態

晉明帝 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迹超越亦有可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迹歷落往往出羣時人謂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二人

宗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名蟬雀而筆迹輕羸非不精謹乏於生氣」

(丙)梁

(一)梁之畫家

梁武帝之好繪畫，頗似宋武，除珍藏齊室之法書名畫外，又復自行蒐求，所積漸多，故其子孫皆善畫。又在位日久，崇奉佛教，甚至三捨其身，故當時佛教與佛畫均極一時之盛。寺院畫壁亦以梁朝

爲多。因中土佛教盛行，由印度航海而來之僧侶日衆，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卽於此時東渡。梁都建業遂爲佛畫之中心。僧郝騫之西行求法，僧迦佛陀摩羅菩提等之來化東土，遂將印度之壁畫傳入中國。張僧繇卽採取印度之暈染法，而有凹凸花之新畫法，爲中國畫法上另闢一新園地。曹不興畫佛像爲中國畫家畫外國畫之始；張僧繇之畫暈染，爲中國畫法參用外國畫法之始，二人之功不可沒也。寺壁之外，如國家之宮殿，官紳之邸宅，亦多有壁畫。同時學術方面之圖亦甚流行，如周易圖毛詩圖春秋古今盟會地圖，孝經圖，山海經圖，職貢圖等。宗炳又嘗造畫瑞應圖凡畫虞舜獬鷹，周穆狻猊，漢武神鳳，衞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等凡二百一十物。梁元帝風流儒雅，所聚名蹟典籍至二十四萬卷之多，不惜以身殉之，而付諸一炬，眞千古之浩刼也。

梁代畫家自以張僧繇爲巨擘，與顧愷之陸探微共稱六朝三大家。其畫於道釋人物龍馬等無不工妙，故所傳神話甚多，雖不足置信，然足以見其所畫之精妙。顧愷之論畫雖已有「山有面則背向有影」之言，但實行採用印度之陰影畫法，則自僧繇之畫一乘寺始。又於縑素上用沒骨法以靑綠重色先圖峯巒泉石而後染出邱壑巉巖，不特爲後世靑綠山水之先聲，而其畫法幾近於西洋之

油畫。其創作之精神，與夫融合外來思想之能力，實爲偉大。其子善果、儒童並繼父業。此外則善寺壁者有焦寶願、解倩、陸整等，蕭賁之畫山水，陶弘景之畫牛，陸杲、袁昂、嵇寶鈞、聶松、僧威公、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善畫。梁武帝之子蕭綜、蕭繹，元帝之長子蕭方等，簡文帝第五子蕭大連，皆以皇族擅丹青。

【元帝一家】　元帝名繹，字世誠，小字七苻，武帝第七子，始封湘東王，工書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又嘗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有職貢圖，蕃客入朝圖，鹿圖，師利圖，鶺鴒陂澤圖，並有題印。【豫章王綜】　字世謙，武帝第三子，嘗於白團扇上圖伐擅之詩以賜徐勉。【南郡王大連】　字仁靜，簡文第五子。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善丹青，達音樂。【武烈世子方等】　字實相，元帝長子，能寫眞，座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有龍馬出渥洼圖。

【張僧繇一家】　吳中人，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直祕閣知畫事，歷任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

「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折。又嘗畫龍而不點睛，點則飛去。畫二天竺僧，能爲人祟。壁上畫鷹鶻以驅鳩鴿。所畫感應不可具記。有定光如來像，水怪圖，格虎圖，橫泉鬭龍圖，漢武射蛟圖，梁宮人射雉圖，醉僧圖，詠梅圖。【善果】僧繇子，能世家學，標置點拂，殊多佳致。有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儒童】善果弟。並師於父，有釋迦會圖，寶積經變。

【焦寶願】雖早遊張謝而靳固不傳，衣文樹色，時表新意。點黛施朱，輕重不失，江寧草堂寺有其所畫。

【解倩】全法蘧章，筆力不及，通變巧捷，寺壁最長。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五天人像，九子魔圖。

【陸整】江寧何后寺，江都逮善寺，皆有整畫，又有御像。

【蕭賁】字文奐，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明衆藝，善書畫。梁武屢加禮聘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著圖像集要。

【陸杲】 字明霞吳人工書畫 【袁昂】 字千里陳郡陽夏人仕至吳興太守善畫 【稽寶鈞】 【聶松】 無的師範而意兼真俗若拼其優劣則僧繇之亞有

支道林像 【吉底俱】 【摩羅菩提】 並外國比丘無以定其差品

（二）梁之畫論

梁代繪畫，雖甚發達，但論畫之書則尚付闕如。山水松石格一文，雖相傳爲梁元帝所作，但四庫提要，謂此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或元帝本有是書，其後佚失，故後人搜集相傳口訣而僞爲之，北宋韓拙已引「秋毛冬骨，夏蔭春英」可見此書之古。其中所論，精義甚多，自有其存在之價值。不可以其非元帝所作而忽之也。

梁元帝山水松石格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川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神情，素屏連障，山脈濺瀑，首尾相映，項腹相近。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

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疏曲直，聳拔凌亭。乍起伏於柔條，便同文字（原闕入字）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劍，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蔭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泌水，噴之蔚同。褒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彴關城，行人犬吠，獸走禽驚。高墨猶綠，下墨猶赬。水因斷而流遠，雲欲斷而霞經。桂不疏於胡越，松不難於弟兄。路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問既然傳筆法，祕之勿祕於戶庭。」

謝赫六法，未提及筆墨，此篇有「筆妙墨精」之言，已較六法爲進步。「秋毛冬骨，夏蔭春英」以一字而形容四時之景物逼肖。「炎緋寒碧」則直合於近世色彩學紅爲熱色，藍爲寒色之理論矣。「高墨猶綠，下墨猶赬」乃墨具五彩，「路廣石隔，天遙鳥征」乃透視學之應用，其他各種點綴布置，俱有論及，而樹之狀態，尤分析入微。「高嶺刻石，遠山圖經」之論，對遠近之觀察，亦極精審。是此篇雖不必爲元帝所親著，而對於各種畫法均具雛形，綜合散漫之規律而作爲有系統之組織，不無相當價值也。

（丁）陳

（一）陳之畫家

陳代享國既不甚久，而畫家又無足數，雖文帝好畫，銳意搜求古蹟，畫風既衰，終不足以振興。當時畫家僅顧野王杜緬袁彥數人。

【顧野王】 字希馮吳中人，善丹青，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兩絕畫草木尤工，御府所藏有草蟲圖一。

【杜緬】 員外散騎常侍，宣帝使圖毛喜母墓田，上親與緬按圖指畫。

【袁彥】 陳後主時人，陳主知隋文帝貌異世人，使副使袁彥圖像而去。

（二）陳之畫論

陳代畫蹟雖無可傳，而畫評則有姚最之續畫品頗有價值。姚最不滿謝氏古畫品錄之品目，故書中不列品目，以為優劣可以意求，雖名曰續，而立意不同。且二人對於顧愷之陸探微之觀點，絕對不同，可見鑒賞品評之難。此書文雖簡略，而吐屬則甚雋永。四庫提要云：「確為唐以前語，非後人所

能依託。」蓋確論也。

陳姚最續畫品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豪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識，自非淵識博見，孰究精麤？擯落筌蹄，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遒。故前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效；如負日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所抑揚，畫無善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疇訪理絕，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縟，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睹魚鼈，爲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撫方趾之迹

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鳳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雖欲游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迹，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倕斷其指，巧不可爲。杖策坐忘，既慙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毁譽，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採，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詮，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既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湘東殿下（梁元帝初封湘東王）　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眞仙爲難；王於像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劉璞】　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運精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玆名不墜矣。

沈標　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

謝赫　貌寫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豪髮，皆無遺失，麗服靚妝，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時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毛惠秀　其於繪畫，頗爲詳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鈍，遒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賁　雅性精密，後來難尙，含豪命素，動必依眞，學不爲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蹟。

沈粲　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障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　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俾晝作夜，未嘗厭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筆，但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閑。然聖賢曬矚，小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肅　綏之弟，早藉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輪扁，甘苦難報。

毛稜　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眞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草。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稽寶鈞 聶松 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眞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辨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 雖早遊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殫精斲輪，遂至兼採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點黛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輸奏薄技，謬得其地。今衣冠諸裔，未聞好道，丹青道堙，良足爲慨。

袁質 倩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嬰瘠痼之病。曾見草莊周木雁，卞和抱璞兩圖，筆勢遒正，繼父之美，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實，諒在斯人。

僧珍 僧覺 珍蘧道愍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訓勗。珍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蓋稽聶之流。

釋迦佛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爲京洛所知聞。

解倩 全法章蘧，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坡長。」

(甲)北魏

(一)北魏之畫家

北魏承五胡十六國之變亂，朝野不遑寧息，而又民性強悍，惟知尙武，蔑視文藝，故除少數之道釋畫外，人才既少，進步毫無。即此僅存之道釋畫，又遭北魏北周兩度毀滅，雖旋即復興，而名蹟一喪，複製爲難，故畫蹟之流傳極少。又其時盛行造象，一般藝術家多捨繪畫而就雕刻，畫家因之更少。僅蔣少游、高遵、王由、楊乞德、祖班等數人而已，並無偉大作家，可供後人之楷模。

【蔣少游】 樂安博昌人，性機巧，以規矩刻繢爲務，善畫人物，有班倕之巧，嘗使宋摹寫宮掖而歸。

【高遵】 字世祖，常撰太和安昌二殿圖畫。

【王由】 字茂道，工摹畫佛像，爲時人所服。

【楊乞德】 封新鄉侯，歸心釋門，施身入寺，善畫佛像，價陵曇度。

【祖班】 東魏人善畫。

(二)北魏之造象

北魏之造象，不僅爲中國美術上之巨製，在世界美術中，亦可以爲代表作。佛教信仰，南北朝較晉代益廣，故造象之衆冠於歷代。劉宋明帝已嘗造丈六丈八銅像。魏文成帝召僧曇曜爲僧統，在今山西大同西北三十里雲崗堡武州山，鑿造石窟五所，名曰靈巖。其後續有興造，今尚存大小凡二十窟。造像雖多而銘文則甚少。石窟內部，統有大佛像及塔壁與天花板均有雄壯富麗之雕刻。窟之最大者，東西廣約七十尺，南北約六十尺，而其中佛像有高至五十五尺者，可謂偉矣。孝文帝又於洛城南三十里之伊闕龍門山鑿造石窟寺，爲比丘慧成所經營。後名古陽洞。像銘極多，所謂龍門二十種卽在此窟內。古陽洞以外，在龍門所造者，名曰賓陽洞，於二十四年之間，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人。此外如山西太原之天龍山，南京棲霞山……等處，尚有石窟甚多，以非本書範圍，不具載。

(乙)北齊

北齊文帝頗嗜圖畫，當時名畫家如楊子華劉殺鬼等，頗爲文帝所重。楊子華畫馬圖龍，能著靈異，其寫生之妙可知，故亦有畫聖之目。劉殺鬼則畫鬭雀如生。而曹仲達亦爲一代佛畫大家，所畫至

著靈感，又善人物及馬。曹衣出水，吳帶當風，與吳道子並稱大家。（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本有二說，一為曹不興，一為曹仲達，以時代考之，當以仲達為是。）其他善畫者尚有蕭放等數人。

【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嘗畫馬於壁，夜聽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有斛律金像，北齊貴戚遊苑圖，鄴中百戲獅猛圖。

【劉殺鬼】與子華同為世祖所重。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為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巨萬。

【曹仲達】北齊最稱工，能畫梵相。官至朝散大夫，有盧思道慕容紹宗等像，弋獵圖，齊武臨軒對武騎名馬圖。

【蕭放】（善丹青）　【殷英童】（善畫兼楷隸）　【高尚士】　【徐德祖】　【曹仲璞】（三人並當時名手）

（丙）北周

北周時代短促，畫家均以佛畫為能，畫寺壁之風尤盛。如田僧亮之畫上都大雲寺，長安光明寺，

皈依寺；袁子昂之畫匕都空觀寺，洛陽恩覺寺；馮提伽所畫寺壁風格精密，動若神契。而三人又各有專長。

【田僧亮】當時之名高於董展，野服柴車，名爲絕筆。

【袁子昂】稟訓鄭公，殆無失墜，婦人一絕，超彼常倫。

【馮提伽】北平人，官至散騎常侍，禮部侍郎。志尙淸遠，後避周末之亂，傭畫於幷汾之間，山川草樹宛然塞北。車馬爲得意，人物非所長。

第四節　中國繪畫之東渡與日本畫家之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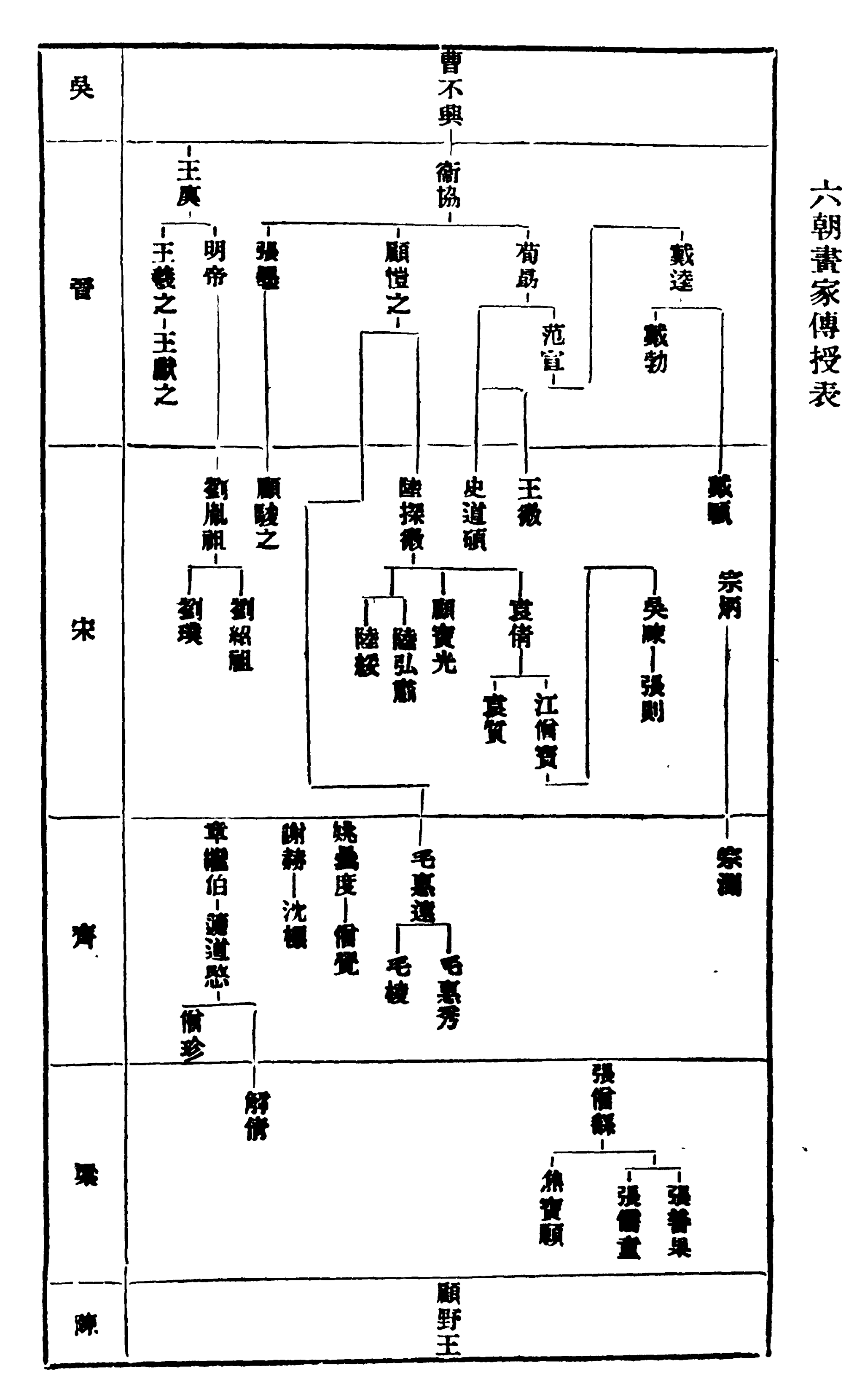
南北朝之繪畫既隨佛敎而呈燦爛之觀。同時更由佛敎之傳播而隨之傳播於域外，自西晉以來。中國文化已傳入朝鮮半島，至南北朝時，更由朝鮮而傳入日本。倭王讚於宋武帝時遣使貢獻以後，屢受中國册封。中國人更有避亂出國，攜中國文化以俱東者。梁武帝普通三年，司馬達始至大和，居坂田原，傳布佛法，是爲佛敎入日本之始。其後百濟遣使貢佛像佛經，自是佛敎風行，佛寺日多，而

中國化之佛畫亦隨之而盛。法蓬寺之壁畫，其畫法與張僧繇所畫一乘寺之畫法相似。潤筆與乾筆並用，多作陰影，顯由印度之暈染法脫胎而來。

南北朝繪畫比較表

類別		南朝	北朝
畫蹟	數量	多	少
	種類	卷軸 寺壁	寺壁 造像
	畫法	瀟灑蘊藉 繪畫受印度影響	雄渾偉大 雕刻受印度影響
畫家	數量	多	少
	出身	士大夫	士大夫 工匠
	旁及	山水畫	道釋畫
畫論	數量	多	無
	種類	畫論 畫評	無
	注重	山水	無

六朝畫家傳授表


吳
晉
宋
齊
梁
陳
曹不興
衛協
王廙
明帝
王羲之
王獻之
張墨
顧愷之
荀勗
范宣
戴逵
戴勃
劉胤祖
顧駿之
陸探微
史道碩
王微
戴顒
劉璞
劉紹祖
陸綏
陸弘肅
顧寶光
袁倩
袁質
江僧寶
吳暕
張則
宗炳
章繼伯
蘧道愍
僧珍
謝赫
沈標
姚曇度
僧覺
毛惠遠
毛稜
毛惠秀
宗測
解倩
張僧繇
焦寶願
張儒童
張善果
顧野王

第八章　隋朝之繪畫

隋自文帝楊堅篡周滅陳，統一天下，傳三世僅二十九年而禪於唐。（公曆五八九——六一七）

第一節　隋朝繪畫概論

自東漢桓靈以來，天下分崩離析，亙三百餘年。隋文帝篡周滅陳，南北對峙之局，皆席捲而兼幷之，大似始皇之統一六國。結果因政治之統一，北朝之風抑南朝之習，改清談絕跡，經學代興。南北思想之藩籬自然打破，而繪畫亦融和南北風尙之特色，如展子虔董伯仁，初則相輕，繼則相資，卽可見一斑。隋文帝勵精圖治，服用節儉，舉國成風。開皇二年，曾敕夏侯朗作三禮圖，仍不脫以繪畫補助政教之故智。煬帝繼立，荒淫奢侈，以致盜賊蠭起，然對於藝術，頗具特識。撰古今藝術圖五十卷，既畫其形又說其事，惜其書不傳，無由知其內容。又於東京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藏自古法書；西曰寶

蹟，收自古名畫。又營顯仁宮於東京洛陽，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造汾陽宮，土木建築，凌駕漢武；加之寺觀邸宅，連年建築，其裝飾繪畫之需要，可以想見，故藝畫之風，因之極盛。

歷代所傳圖畫名蹟，自遭蕭世誠焚燬後，雖有孑遺，已寥落如曙後晨星，寥寥無幾。陳主肆意搜求，名蹟漸集，及隋平陳，命元帥記室參軍高熲裴矩收之，僅得八百餘卷，煬帝藏於二台。後幸揚州，盡將所有隨駕而南，中道船覆，大半淪棄。煬帝既亡，並歸宇文化及，至聊城，復爲竇建德所取，其留東都者則爲王世充所取，由是帝室所藏，或散布民間，或化歸烏有，所存者百不得一，眞藝術界之大不幸也。

隋朝時間雖短，而繪畫之成績，却極豐富，茲就記載所存，約略記之，可以分爲卷軸寺壁兩大類，而其重要之體裁，仍以道釋人物故實爲中心，於此中心以外，漸有自人物而趨於山水之傾向，爲之階梯者，爲當時新發生之臺閣界畫。此種畫法脫胎於建築，初爲人物畫之背景，繼離人物而獨立，及後遂蟬變而爲唐之金碧山水。茲將卷軸與寺壁之重要者列舉於下：

（甲）隋之卷軸畫類

(一)道釋類　法華變相圖　石勒問道圖　維摩像　托塔天王圖　道經變相圖　彌勒變相圖　阿育王像　隋文帝入佛空像　禳鬼神像　禳物變相圖　引氣圖　導引圖

(二)人物類　長安車馬人物圖　弋獵圖　王世充像　人馬圖　人騎圖　挾彈游騎圖　楊素像　賀若弼像　陳叔像　洛中人物車馬圖樣　北齊敗游圖　美人詩意圖　豆盧寧像　貴戚游燕圖

(三)故實類　北極巡海圖　故實人物圖　北齊後主幸晉陽圖　朱買臣覆水圖　周明帝田獵圖　遊春苑圖　隋朝王會圖　祭洛圖　讀碑圖

(四)宮室類　雜宮苑　雜台閣樣　農家田舍圖　屋宇樣

(五)動物類　按鷹圖　十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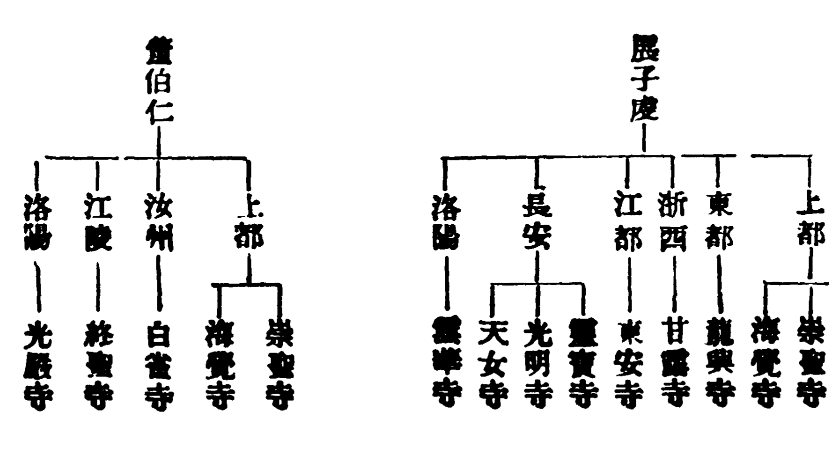
(六)禮制類　諸衛左右廂旗圖樣　周官禮圖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　樂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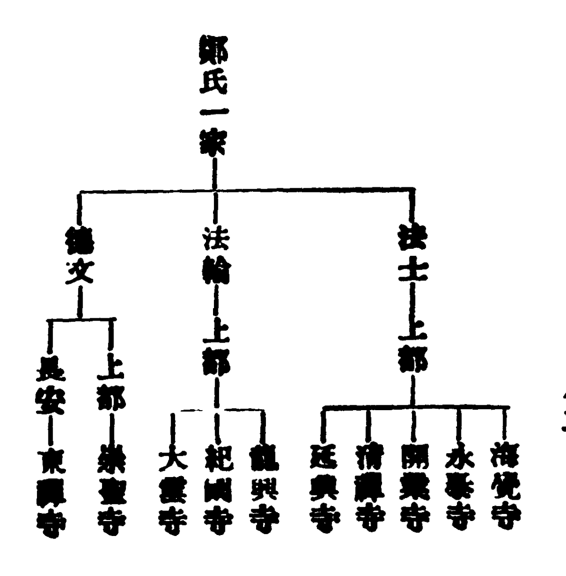
(七)祥瑞類　瑞應圖　祥瑞圖　芝英圖　祥異圖　張掖郡玄石圖　靈秀木草圖　芝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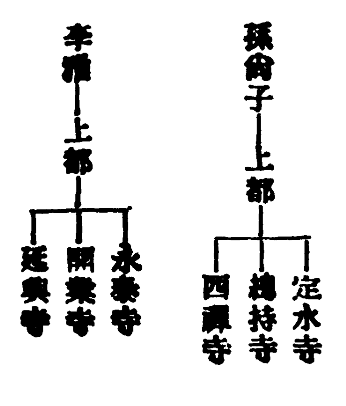
(八)地圖類　廬山圖　西域圖　西域圖　記天下風俗物產地圖

(九)外國類　六番圖　外國寶樹圖　婆羅門圖

(乙)隋之寺壁畫類


展子虔
上都
定水寺
崇聖寺
海覺寺
東都
龍興寺
浙西
甘露寺
江都
東安寺
長安
靈寶寺
光明寺
天女寺
洛陽
靈華寺
董伯仁
上都
崇聖寺
海覺寺
汝州
白雀寺
江陵
洛陽
光嚴寺


鄭氏一家
法士
上都
海覺寺
永泰寺
開業寺
清禪寺
延興寺
法輪
上都
龍興寺
紀國寺
大雲寺
德文
上都
崇聖寺
長安
東禪寺


孫尚子
上都
定水寺
總持寺
西禪寺
李雅
上都
永泰寺
開業寺
延興寺

蔡生—興福寺

陳善見—上都—禪定寺

釋氏—玄暢—成都—大石寺
釋氏—迦佛陀—嵩山—少林寺
釋氏—曇摩拙叉—成都—大石寺

尉遲跋質那—上都—慈恩寺
尉遲跋質那—上都—光宅寺
尉遲跋質那—上都—興唐寺
尉遲跋質那—上都—安國寺
尉遲跋質那—東都—大雲寺

據上所列，卷軸畫中仍以道釋人物故事等畫爲最多，至於其他畫類，殊見銷沉。而山水雖爲新興畫科，但尚不爲人所重視，且其時製作山水者，率爲朝士，且以接近朝政，參預建築，遂移其注意力於類似建築圖樣之臺閣界畫，而宗炳王微等山林高士所提倡之清淡山水，自不合時好，遂至無人過問矣。至於寺壁所畫自以佛像經變爲多，隋代所畫，多在長安上都洛陽成都一帶，江南則絕少，與南北朝時不同。此蓋由於京都在北方，輦轂之下，人材所集，而江南諸寺，不但去京遼遠，且已經前朝

繪飾，不必再事繪畫也。隋朝畫家不爲不多，畫蹟不爲不富，惟畫論方面，不但無專門著作，卽片言隻語，亦無足述者。煬帝雖有專著，而遺跡無存，其時畫家率非文士，故艱於著作如此也。

第二節　隋朝之畫家

隋朝以爲時甚暫，故所有畫家一部分爲南北朝所遺，一部分入唐而始成名，卽此區區二十餘年之間，已名家輩出，至二十餘人之多，雖爲時會所趨，而煬帝提倡之功，亦不可磨也。其間大家自屬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孫尚子、楊契丹等人。展子虔與董伯仁均善寺壁佛像人物，又善畫馬，臺閣江山，尤爲精妙。畫後品評之云：「董與展皆天生縱任，亡所祖述，動筆形似，畫外有情。但地處平原，闕江山之助，迹參戎馬，少簪裾之儀。此是所未習，非其所不至，若較其優劣，則董有展之車馬，展無董之臺閣。」二人初則互相輕視，繼則互相資益，南北畫風，因之調和。鄭法士亦善佛道人物，師張僧繇爲入室弟子，僧繇以後，獨步江左。每於層樓疊閣間，襯以喬木嘉樹，碧潭澄瀨，旁施羣英芳草，令見者熙熙然動春臺之思，其與臺閣相襯之一樹一石亦極工巧，狀石務雕透，繪樹多刷鏤，雖極精工，但不免刻

畫過甚，反失自然之趣也。此種畫風，蓋由於受土木工程發達之響影，而爲由人物背景蛻變至山水之橋梁。其弟法輪其子德文，均能繼承家學，惟不免每下愈況耳。楊契丹以朝堂宮闕衣冠車馬爲畫本，爲同時畫家所驚嘆以爲不可及，則其人所畫之高妙，與其寫生之眞實，俱可想見。孫尙子善畫鬼神，發明戰筆之體，於用筆法上開一新紀元，衣紋始脫高古游絲描法之規律，而有自由運用之機會。其他如閻毗陳善見王仲舒李雅夏侯朗江志蔡生等均爲一時之秀。此隋朝之中國畫家也。其時域外畫家有尉遲跋質那善畫外國人物，而釋氏之中，如跋摩玄暢等亦均善畫。

【展子虔】 歷北齊周隋，在隋爲朝散大夫帳內都督。善畫人物，描法甚細，隨以色暈開，神彩如生。意度具足，可爲唐畫之祖。畫馬，作立馬有走勢，臥馬則腹有騰驤起躍勢。又善畫臺閣，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所畫寺壁甚多，卷軸雜畫亦夥。

【董伯仁】 汝南人，多才藝，鄉里號爲智海。官至光祿大夫殿中將軍。初董與展，同召入隋。一至河北，一自江南，初則見輕，後乃頗采其意。樓臺人物，曠絕今古，雜畫亦極巧瞻。所畫寺壁及卷軸亦多。

【鄭法士一家】　法士在周爲大都督左員外侍郎建中將軍，封長社縣子。入隋授中散大夫。畫師張僧繇，當時已稱高第。其後得名益著，尤長於人物，至冠纓佩帶，無不有法，而儀矩風度，取象其人。雖流水浮雲，率無定態，筆端之妙，亦能形容。有風俗人物車馬佛像等，而寺壁亦不少。【法輪】　法士之弟。屬意溫雅，用筆調潤，精密有餘，高奇未足。輿馬之際，難與比肩，較其兄爲劣。【德文】　法士之子，筆迹纖儒，英靈銷沉，不及法士遠甚。

【孫尚子】　睦州建德縣尉，師於顧陸張鄭，而鞍馬樹石，勝於法士。魑魅魍魎，參靈酌妙。善爲戰筆之體，甚有氣力。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莫不戰動。唯鬚髮獨爾調利，他人效之終莫能得。

【楊契丹】　官至上儀同，嘗與田僧亮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面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鄣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鄭深歎伏。

【閻毗】　榆林盛樂人，七歲襲爵石保縣公，武帝命尚清都公主，拜朝散大夫，領將作少監。畫筆極精。煬帝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詔典其職，凡輦路車輿，多所增損。長城運河等役，皆總其事。

至其子立德立本在唐初，皆以畫顯。

【陳善見】準的鄭公，觸途成擅，過媚溫潤，斯人所長。

【劉烏】學於鄭，不少風格，但未過耳。

【王仲舒】師於孫尚子，風骨不逮，精熟婉潤，名流所推。

【李雅】師張僧繇，善佛像鬼神，法士以下，僧繇之亞，契丹善見，未可比之。

【夏侯朗】左武侯執旂官，奉敕畫三禮圖。

【江志】筆力勁健，風韻頓挫，模山擬石，妙得其眞。

【蔡生】以善畫聞，所畫興福寺十光佛，筆勢甚妙。

【尉遲跋質那】西國人，善畫外國人物及佛像，當時擅名，謂之大尉遲。有所畫外國寶樹及寺壁甚多，黃犬及鷹最妙。

【釋跋摩】增敬寺有所畫羅漢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象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

【釋玄暢】於成都大石寺畫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

【釋迦佛陀】　天竺人，學行精愨，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房門上有其畫蹟。又有蒲林國人物，圖器物樣，外國獸圖鬼神畫。

【釋曇摩拙叉】　天竺人，亦善畫。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像，便一一貌之，又刻爲木像於寺塔下。

第九章　唐朝之繪畫

唐自高祖李淵統一宇內，建都長安，至昭宗末年，共傳二十主二百八十七年而亡（公曆六一八——九〇五）

第一節　唐朝繪畫概論

（甲）唐朝之國勢及文化

漢失天下，中國國民生活於風雲離亂之間者，前後三百餘年，唐高祖統一宇內，尋太宗即位，乃見貞觀之治世，四海昌平，憲章整飭，社會之秩序，極爲安甯，西域諸國皆來朝貢，其威令所及，殆亙全亞細亞大陸之半。其後玄宗即位，勵精圖治，文教勃興，又屢立功邊境，國勢大振，可謂漢族氣運最盛之時期，故歷史上，常以漢唐並稱。至今外國人稱中國人物，猶曰唐人，唐紙，唐草，可謂盛矣。

唐代二百八十餘年之間，雖經藩將悍卒，紛爭割據，而文教武功之盛，實足以獨步千古。詩則有

李白、杜甫，文則有韓愈、柳宗元，經學則有孔穎達、顏師古，書法則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眞卿、張旭、李邕，名家輩出，莫不足以光耀百世，聲馳千秋。國威遠振，東西交通頻繁，遂輸入景教、回教、拜火教，而佛教、道教，更爲流行。佛教承六朝之餘威，至唐更分爲南北宗，派派紛起，蔚爲佛教之特色。而道教亦因唐朝姓李，遂比附老子，而大事崇奉。道釋畫自亦隨之呈輝煌之大觀。如楊惠之之彫塑，吳道子之佛像，遂應運而興。其他建築寺觀，宮殿樓閣，皆極宏麗，一代之文物，燦然大備。

(乙)唐朝繪畫概論

隋煬帝所收藏之法書名畫，半毀於維揚之役，所餘者後爲竇建德所取；留諸東都者爲王世充所得。及竇王二人就擒，珍蹟皆歸唐室。高祖愛重特甚。命宋遵貴載以船，泝河西上，行經砥柱，忽遭漂沒，僅餘十之一二，歸諸御府。太宗更旁徵博采，加意搜求名畫之收入貞觀公私畫史者，僅二百九十三卷，武后之世，內庫圖書，張易之又奏而脩之，鳩集名工，使各擅所長，銳意摹寫，依舊裝背，其眞者多歸易之，易之誅後，爲薛少保稷所得。薛歿後，爲岐王範所得。初不陳奏，後懼罪，乃焚之。御府所藏，經祿山之亂，耗散頗多，肅宗不甚保持，頒之貴戚，貴戚不好，輾轉流徙，多歸好事之家。及德宗艱難之後，又

經散失。於是歷代相傳之名蹟，毀滅殆盡，甚可痛也。

自高祖太宗以提倡文教爲致治之本，故聯類及於愛畫，以珍藏前代名蹟，崇古之風，乃瀰滿於初唐。中唐而後，名家輩出，始爲唐畫眞正之面目。及至晚唐，政治之氣運雖衰，而繪畫之發展未已。故唐代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極重要之位置，不但其萬花齊放，百家爭流之狀態，爲歷朝所不及，而其承先啓後，發揮固有之精神，融化外來之思想，獨具創造之膽力，精鍊高妙之技巧，著作深奧之理論，在在足以睥睨一切，爲中國繪畫之中樞。對於人物畫，能承先代之長而加以變化。對於山水畫，能應當代之運而加以光大。對於花鳥畫，能發育滋長而加以培植。凡我國各種重要之畫法，無不於此時確定其基礎，爲後代所祖述焉。

（丙）唐朝繪畫之應用

繪畫至唐朝，已漸脫政教之束縛，而有自由發展之趨向。純粹觀賞之繪畫如山水花鳥等，漸取道釋人物之地位而代之。然在中唐以前，全部繪畫仍未至獨立之機運，大部分爲宗教所佔據，而道釋畫乃盛極一時。至於政治方面，亦尚有不少利用圖畫以爲獎勸誇耀之用者。今約而論之。對於崇

功褒學者則有兩次之十八學士圖，而功臣之圖凌煙閣者有四次之多。對於禮教者，或圖團扇，或圖旌節，或勸忠孝，或諫勤政。紀一時之盛典者則有金橋圖，王會圖。爲學術之說明者則有鍼灸本章毛詩春秋等圖，而畫甲畫屏風等亦頗流行焉。

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每暇日訪以政事。命閻立本圖像，使褚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圖象，並寫御贊。

貞觀十七年圖長孫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烟閣。

代宗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圖形於凌烟閣，雍王至曹楚王三十三人。

憲宗貞元五年，詔以褚遂良已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於凌烟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

大中初，詔求李峴等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烟閣。

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眞卿奏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詔考定可配享者，刊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陸質永貞年侍東宮，為古君臣圖以獻。

唐帝王舉動必以扇。雉尾扇八，夾纖左右橫行，次小雉尾扇，朱畫團扇，皆十二，左右橫行。

大將出，賜旌以顯賞，節以顯殺。旌以絳布五丈，粉畫虎。

貞觀十三年，揚州長史李襲譽撰忠孝圖二十卷上之，太宗覽而稱善。

玄宗即位，宋璟嘗手寫無逸為圖以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

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太液亭，朝夕觀覽。

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韋為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於後，以彰懷遠之德。上從之，乃命閻立德等圖畫之。

唐明皇封泰山回，車駕過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美，羽衛齊肅。遂召畫臣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木鷙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猴兔豬豸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逐詔罪人無得笞背。

唐本草有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

文宗以衞協所畫毛詩圖，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又命集賢院繪毛詩草木蟲魚圖。

張傑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績而表之。

吳少誠乘騾以戰，號騾子軍，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

貞元十二年以寒食節宴宰相，位後施畫屛風，圖漢名臣。

(丁)唐朝帝王之好畫

唐高祖（淵）太宗（世民）中宗（顯）玄宗（隆基）並藝無不周，書畫備能，墨竹肇自明皇，昭宗（曄）爲韓建畫像。內府之收藏既富，萬幾之暇，藉以遣興，不以藝名。此外王族親貴，多優游富貴，寄情筆墨，故王族擅畫者極多。漢王元昌少博學，能書畫，嘗畫漢賢王圖，頗得風韻，自然超舉，又善畫馬，筆蹟妙絕，畫鷹鶻雉兎，佳手降伏。韓王元嘉善畫龍馬虎豹。滕王元嬰，善丹青，喜作蜂蝶，朱景玄嘗見其粉本，謂能巧之外，曲盡情理，江都王緒多才藝，善書畫，擅名鞍馬，杜甫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一

又善畫蟬雀驢子，實造神極妙。嗣滕王湛然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甯王憲善畫馬，華萼樓壁上有六馬滚塵圖。

（戊）唐朝之壁畫

唐朝佛教道教既極興盛，故佛寺道觀，亦風起雲湧，而壁畫亦隨而發達，所畫寺壁之多，爲歷代之冠。善道大師嘗造淨土寺二百餘壁。中宗禁畫道相於佛寺，始打破自漢以來浮屠老子並祀一宮之習。裴旻招吳道子爲其親施繪事於東都天宮寺，是當時以畫壁爲佛事之一種。吳道子一人所畫墻壁凡三百餘間，變相人物，奇蹤異狀無有同者。又其時壁畫不只限於寺院，宮室之中亦多有之，亦不限於畫佛像人物，山水亦有之，如吳道子李思訓同畫嘉陵江三百里山水於大同殿壁。思訓數月之功，道子一日之迹，皆極其妙。其後畫山水者漸多，而畫花鳥者亦有之，由是壁畫由宗教之作用，變而爲觀賞之作用。後武宗以好神仙，毀佛寺伽藍至四萬餘，壁畫自亦隨之毀壞不少。以壁畫之作家言，在前期者以尉遲乙僧王應詔吳道子爲最著，在中期者以王維左全趙公祐爲著，在後期者，以孫位張南本趙德齊張素卿爲最著。茲約計其見諸記載者，撮記於下：

畫佛畫道畫者，計有：

尉遲乙僧六寺　王定二寺　張孝師三寺　范長壽三寺　何長壽一寺　王韶應五寺　趙武端二寺　尹琳十一寺　李重昌一寺　王知愼一寺　劉行臣一寺　張法受一寺　劉茂德一寺　薛稷一寺　陳靜心一寺　陳靜眼二寺　程雅一寺　吳道子二十五寺　盧楞伽五寺　楊庭光十四寺　李生一寺　姚景仙一寺　董諤三寺　李果奴一寺　張仙喬三寺　武靜藏一寺　楊坦一寺　楊喬一寺　解倩二寺　程遜二寺　陸庭曜二寺　蔡金剛一寺　蘇思忠一寺　張遵禮一寺　王維二寺　鄭虔一寺　韓幹五寺　杜景祥一寺　王允之一寺　陳閎二寺　畢宏二寺　周昉六寺　辛澄一寺　張騰一寺　李眞二寺　李洪度一寺　左全二寺　趙公祐一寺　范瓊三寺　陳皓三寺　彭堅三寺　劉阿祖一寺　張志一寺　唐湊一寺　李綸一寺　李雅一寺　李昌一寺　李孝昌一寺　檀章一寺　黃諤一寺　趙溫奇二寺　常粲二寺　常重胤四寺　張南本四寺　孫位二寺　呂嶤一寺　竹虔一寺　趙德齊一寺　麻居禮一寺　師奴一寺

畫功臣人物者，計有：

閻立本二寺　張法受一寺　陳閎一寺　常重胤二寺　張素卿一寺

畫山水樹石者，計有：

閻立本一寺　何長壽一寺　李思訓一殿　陳靜眼一寺　吳道子一殿　王陀子二寺
牛昭一寺　王維一寺　鄭虔一寺　王宰二寺　劉盤二寺　陳積善一寺　張璪二寺　朱審一寺　蕭祐一寺　梁洽一寺　張詢一寺　薛稷一寺

畫禽獸水族龍水者，計有：

張孝師一寺　薛稷五寺　郎餘令一寺　耿昌言一寺　邊鸞一寺　黃諤一寺　孫位二寺

畫儀仗法物者，計有；

趙德齋高道興合畫二百堵　張素卿三觀

第二節 初唐之畫家

自武德至開元以前，爲唐之初期。此期之畫風，大抵繼承六朝之風尙，技巧方面雖稍有進步，尙未開新紀元之局。初唐之文學，猶有六朝後半期綺麗豔冶之餘波，其詩如沈佺期宋之問，依然六朝之韻味，文章依然六朝之駢儷，尙未見韓柳之雄風。繪畫亦多所蹈習，山水樹石，用筆細緻，刻鏤精細，並無活潑流利之趣味。太宗素善書畫，王族又多善畫，每逢戰勝奏凱，蠻夷貢職之事，輒命臣工圖畫以進，藉以誇示威德於四海。閻氏兄弟稟乃父閻毗之家傳，爲唐代畫家之開山。閻氏本世擅班倕之巧，相繼爲工部尙書，凡宮殿城池陵寢皆令營建。尤善寫生，無論中外人物奇禽異物，觸類描寫，無不精妙。李嗣眞云：「博陵大安，難兄難弟，自江左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號爲中興。至若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笏奉簪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盡該毫末，備得人情，二閻同在上品。」同時善畫者，有于闐國人之尉遲乙僧，善凹凸花，繼張僧繇復倡印度暈染之畫法。所作佛像，用色沉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對於中唐繪畫之新思想新技巧，有不

少之影響焉。竇師綸性工巧所畫宮綾，章彩奇麗，蜀人稱之爲陵陽公樣，當爲彼時裝飾畫家之領袖。薛稷工人物雜畫，尤善畫鶴，杜工部詩云：「薛公十一鶴，皆寫靑田眞，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其他所繪鳥獸人物狀態生動，亦爲一時之尤。范長壽何長壽善畫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爲張僧繇之亞。

【閻立德兄弟】 立德名讓，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毗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累除尙衣奉御，封大安縣男，歷將作大匠，遷工部尙書，進封爲公。畫師鄭張揚展兼師於父，圖繪人物古今故事，稱名手，有巧思。有封禪圖，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鬬鷄圖，

【立本】 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尙書，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上悅之，詔坐者賦詩，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愼毋習畫，然性所好，不能自已。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靑」之嘲，有應務之才，尤善寫眞，常寫太宗御容，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時人咸稱其妙。張僧繇曾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

，僧繇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立本作醉道圖，並傳於代。嘗至荆州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

【尉遲乙僧】 尉遲跋質那子，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其父爲大尉遲，以乙僧爲小尉遲。所畫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有氣槩。貞觀初，其國王以丹青奇妙，薦之闕下。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奇蹤精妙，可比閻立本。

【薛稷】 字嗣通，蒲州汾陰人，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畫蹤如閻立本，畫鶴時號一絕。畫佛畫西方變，筆力瀟灑，風姿逸秀，曹張之亞。

【范長壽】 唐初爲武騎尉，善畫屏風，凡山水樹石牛馬畜產屈曲遠近放牧閑野，皆得其妙，各盡其微，有所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畫西方變及十六對觀室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入浮壁。

【何長壽】 與范齊名，同師張僧繇，有所畫佛會山水鬼神。

此外善佛畫鬼神者尙有：

【王定】貞觀上方合，閻本草訓誡圖。公政之餘，每圖寫菩薩高僧士女，皆冠於當代。

【張孝師】爲驃騎尉，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吳道子見之因效爲地獄變相。

【王韶應】畫鬼神深有氣韻，又善山水人馬。

【劉行臣】師韶應精采灑落。【茂德】行臣子，能紳父畫。

【尹琳】善佛事鬼神筆迹快利。

【李仲昌】【李嗣眞】並琳弟子，俱善佛道鬼神，仲昌尤妙寫眞。

【王知愼】太原人，工圖畫，官至秘書少監。師於閻，寫貌及之，筆力爽利，風采不凡。

當時壁畫，又多二人合作，一人描，一人成。

東都敬愛寺大殿之維摩詰盧舍那，並劉行臣描，趙龕成。西禪院北壁華嚴變，張法受描，趙龕成西方彌勒變，並行道僧王韶應描，董忠成。又維摩詰盧舍那劉茂德皇甫節共成。大院紗廊外面，劉茂德描，陳庶子成。

工人物車馬山水士女者，有：

【陳庭】師乙僧山水，曲盡其能。

【檀智敏】爲振武校尉，畫遊春戲藝圖，師董伯仁，屋木樓臺出一代之製。

【勒智敏】祖述仲達，在范長壽上。

【王弘】太原人，畫人馬甚佳。

【周古言】中宗時善寫貌及婦女，有宮禁寒食圖，秋思圖，謝安石東山攜妓圖。

【殷仲容】天后時，申州刺史，工寫貌及花鳥，妙得其眞，用墨色如間五采，爲邊鸞之次。

【曹元廓】天后朝，爲朝散大夫。工騎獵人馬，山水善於布置。畫鳥筋骨氣力如生。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有才名，工山水古賢。撰自古帝王圖，又善畫鳳。

第三節　中唐之畫家

玄宗即位，唐運中興，姚崇宋璟，稱爲名相。內脩政教，外宣威德。貞觀以後，開元天寶實爲唐朝最隆盛之時期。文學藝術，一時並興。政際太平，天才挺生，變前期刻劃精細之習，而爲雄壯偉健之風，又

受域外畫法之暗示，遂成中外混血之新型。加以玄宗宵旰之暇，雅好書畫，相傳墨竹爲其所作，流風所被，畫苑異才，如雨後春筍。道釋人物則有吳道子，金碧山水則有李思訓，水墨山水則有王維，鞍馬則有韓幹。各立一宗，分庭抗禮，如五嶽並峙，江河爭流，畫苑之盛，千古無倫，茲分述各派於下：

（甲）道釋

唐代道釋人物足以上陵顧陸張鄭，近駕董展楊閻，特然爲一代之代表，千古之宗主者，厥爲吳道子。以天縱之才，窮丹青之妙，於畫無所不能，尤善畫人物鬼神，窮形盡相，超然絕俗，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以後，則筆似蓴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其傅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是蓋受尉遲乙僧及印度佛畫之影響而加以變化者也。若夫觀舞劍，以助壯氣，奮急筆以利酒賞，畫圓光則不用尺度，畫地獄則屠沽改業，心靈手敏，才氣過人，是由天生，非學所能。又善山水，嘉陵江三百餘里，一日圖畢，不用粉本，並記在心，其寫生手腕之可驚如此，較之目視心營，雖自然不能作畫，雖粉本不能作畫者相去何啻霄壤？學之者甚多，及之者甚少，良以無道子之才，空希道子之迹，必將望塵莫及也。其著者爲盧稜伽，雖復高譽播於蜀川，終

不免精爽盡於莊嚴。至於李生張藏霍琰王耐兒等僅得吳生一體，更屬自鄶而下。惟楊庭光與道子同時，筆力相埒，因寫吳生像爲道子所歎服。盧楞伽筆勢逼近道子，足與相抗。張萱善人物宮苑士女，名冠於時。

【吳道玄】 初名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靑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將軍張旭長史相遇，各陳其能。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於天宮寺，將爲其親施繪事。道子一無所受，謂旻曰：「聞裴將軍舊矣，爲舞劍一曲，足以當惠，觀其壯氣，可就揮毫。」舞畢奮筆，有若神助。張旭亦出一壁，觀者皆云：「一日之中，獲觀三絕。」天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令吳生寫之。及回，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後宣令於大同殿壁圖之，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李思訓圖之，累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迹，皆極其妙。」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寺觀之中，圖畫墻壁凡三百餘間。變相人物，奇縱異狀，無有同者。又數處圖壁，只以墨蹤爲之，近代莫能加其綵繪。凡圖員光，皆不用尺度規畫，一筆而成。每畫員光，觀者如堵。立筆揮掃，勢

若風旋，人皆謂之神助。所畫地獄變相，屠沽漁罟之輩，見而懼罪改業者往往有之。

【盧稜伽】 長安人，吳弟子。畫迹似吳，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象精備。經變佛事，是其所長。明皇駐驆之日，稜伽自汴至蜀，嘉名高譽，播諸蜀川。嘗畫行道僧與顏眞卿題詩並稱二絕。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意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嘆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李生】 吳弟子，失其名，善畫地獄佛像。

【張藏】 亦吳弟子。裁度初決，思若湧泉，寺壁十間，不旬而畢。

【翟琰】 吳生弟子。吳生每畫落筆便去，多使琰與張藏布色，濃淡無不得所。

【王耐兒】 明皇時人，吳弟子，嘗畫平康坊菩薩寺。

【楊庭光】 善寫釋氏像與經變相，旁工雜畫山水，皆極其妙。時謂頗有吳生體，其畫佛像多在山林中。開元中與道子齊名，嘗潛寫吳生眞於講習衆人之中，引吳生觀之，一見便驚曰：

「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歎服。

【皇甫軫】善畫鬼神及鵰鷹，勢若脫。與吳同時，吳以其勢逼己，募人殺之。

【張萱】京兆人。善起草，點簇景物，位置亭臺，樹木花鳥，皆窮其妙。有貴公子夜游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多幽思。貴公子鞍馬皆稱第一。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

其時工於寫貌者尙有韋无縱，楊昇，楊寧，朱之望，陳義，殷鈸，許琨，高江，車道政，錢國養，左文通，朱抱一，田琦，李果奴，談皎，解奉先，董好子等人，如衆星羅列，非不熒熒，然日月旣出，爝火無光，其不致泯滅無聞焉已幸矣。

(乙)山水

道釋人物自曹不興以至吳道子已達於極盛之時期，代之而興者卽爲山水畫。山水畫雖發源甚早，又經宗炳王微之提倡，漸爲世人所注意。然一事之興，必經多年之蘊釀培植，始能發榮滋長。故陸探微人物極妙，至於山水草木，不過粗成。以其時之山水，仍未脫人物畫之背景。羣峯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一幅之中，其主要目的在於人物模寫，至於山水不過點綴品而已。及

至吳道子乃始變前人細巧之積習，行筆縱放，如風雨驟至，雷電交作。然以行筆過快，僅能得山水之大體，過猶不及，仍非山水之正宗。至李思訓出，始將畫法加以變化，創金碧山水，王維又創破墨山水，山水之宗主既分，山水之方法已全，山水之基礎乃穩固而不可拔。吳道子之山水可謂晉隋山水之解放。李思訓爲晉隋山水之進化，王維又爲吳道子山水之進步。故後世董其昌以李思訓爲北宗之祖，以王維爲南宗之祖。此種分宗之方法，雖未必合理，然三百年來，已爲繪畫界所公認，今爲敍述便利起見，故仍而不改，茲分述二派於下：

（一）青綠山水

金碧山水亦曰青綠山水，創於李思訓，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往往宗之。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而細密，似仍未脫六朝雕琢之餘習。其子昭道克紹箕裘，稍變父法，妙又過之。思訓之弟思誨，思誨之子林甫，林甫之侄湊，一家五人，皆擅丹青。李氏生際盛世，長享富貴，覩覽所及，自然富麗，昭道畫石用小斧劈，樹用夾葉。用絹之法，皆以熱湯使半熟，入粉搥之如銀版。後以青綠爲質，金碧爲文，當時畫家多用此法。思訓畫大同殿壁累月始成，其細緻工整可以想見，昭道尤爲謹細，寸

馬豆人，鬚眉畢具。其筆墨之源，皆出於展子虔閻立本而別樹一幟者也。

【李思訓一家】 思訓字建，宗室孝斌子。歷左武衞大將軍，人謂之大李將軍。山水絕妙，鳥獸草木，皆窮其態。明皇召畫大同殿壁及掩障。異日語思訓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也。有明皇摘瓜圖又嘗畫魚未施荇藻，風吹入池，惟餘空紙。【昭道】 思訓子，太原府倉曹，直集賢院。山水鳥獸，繁巧智慧，世上言山水者稱小李將軍。【思誨】 揚州參軍，亦善丹青。【李林甫】 封晉國公，山水頗類昭道。【湊】 廣陵倉曹，尤工綺羅人物，爲時驚絕，本師閻令，但筆迹疏散，多嫵媚態。

其他善山水者尚有多人，惟名不甚著。

【陳靜眼】 善地獄山水。 【王陀子】 山水獨運，別是一家。世人言山水者稱陀子頭，道子腳。 【王熊】 善湘中山水似李將軍。 【劉方平】 工山水樹石。 【李平鈞】 妙山水，冠絕一時。 【鄭逾】 善畫山水。 【暢晉】 善山水似李將軍。

(二) 水墨山水

中唐以還，政治失軌，國勢漸衰，強藩割據，中央政治，寖以陵夷，社會風俗，亦由堂皇富麗而流於

澹遠清苦。佛教之禪宗獨盛，士大夫皆受其超然灑落之陶養，出世思想因以大興。藝術乃時代之反映，故山水畫一變金碧輝煌而爲水墨清淡，王維之破墨山水遂應運而生，爲中國文人畫之濫觴，王維初本工青綠山水，及遭安祿山之變，始無意仕進，退居輞川，以彈琴賦詩自娛。故其畫絕去一切浮華，僅用水墨；用筆盡變鉤斫之迹而爲渲淡。蘇軾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以詩境作畫，賦予中國畫以新生命，遂由宗教化而入於文學化。此種文學化之畫，遂日漸擴充，而佔領藝術界之全土，不特因此開中唐以後之風氣，而且立一千餘年文人畫之基礎，以形成東方特有之藝術，矯然獨立於世界。王維開創之功，可謂偉矣。董其昌以爲南宗之祖，宜哉。此風一開，聞者興起。盧鴻一高尚不仕，山水與王維相埒。鄭虔亦善圖山水，有三絕之譽。張志和善圖山水，董其昌云：「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媿色。」王宰則多畫蜀山，玲瓏嵌空，巉嵯巧峭。楊炎善山水，高奇雅贍，觀其畫，可以想見其爲人之魁岸灑落。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開元中舉進士，與弟縉齊名，喪妻不娶。安祿山反，玄宗出奔蜀，維爲賊所獲。祿山固知維才，迎置洛中，迫爲給事中。賊平，遂下獄。縉請爲贖罪，肅宗憐而許之，授

爲右丞。維上表還官，隱居輞川。善爲詩，爲當時四傑之一。書畫特妙，雲峯石色，絕迹天機。於平遠尤工。善破墨山水，嘗自制詩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餘韻及於後世，至今未衰。

【盧鴻一】 字浩然，洛陽人。隱於嵩山。嘗自圖其居，時號山林勝絕。

【鄭虔】 字弱齊，鄭州滎陽人。天寶中廣文館博士，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又能畫魚水山石，時稱奇妙。杜甫詩云：「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

【張志和】 字子同，金華人。見賞肅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叟。」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顏眞卿曾贈以漁歌五首，張乃爲卷軸，隨句賦象，人物舟船，煙波風月，皆依其文，曲盡其妙。

【王宰】 家於西蜀，貞元中，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所作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於空，下著於水。千枝萬葉，分布不雜。或枯或榮，或蔓或亞，葉疊千重，枝分

四面。又善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四時於一座之內。

【楊炎】 字公南鳳翔天興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藻雄蔚，豪爽尚氣，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松石雲物，移動造化，觀者謂之神異。

王維山水雖注重水墨，加意渲淡，然猶拘守規矩，筆墨謹嚴。迨至張璪或用禿豪，或以手摸絹素，「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畫樹尤爲特出，能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而生枯各別，是爲王維山水之第一次解放。其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兩語，道盡畫中三昧。師造化寫生也，得心源創作也，作者人格思想之具體表現也。融造化與作家爲一體，既非盲目寫實，又非冥心臆造，藝術至此，已臻神化，不但中國藝術不能出此範圍，卽西洋藝術，亦同此理想，要言不煩，千古玉律，習畫者所不可不服膺。及至王墨創潑墨之體，酒顛畫狂，毫無繩墨。是爲王維畫之第二次解放。山水至此，已無復拘謹之迹，純任畫家個性，信手揮灑，皆成佳作。然此種方法全恃畫家天才，非學力所可勉強，一人爲之則可，他人效顰，則易流於習氣，最爲畫道之蠹。王墨早年受筆法於鄭虔，精熟之極，始變爲放縱，學者不知其然，執筆便效其放縱，焉能有成？米氏雲山，雖云祖述潑墨，然已折衷於規矩之中，有法度可尋，故米氏雲山學者

甚多，而王氏潑墨，反流傳不廣者，蓋以此也。

【張璪】　字文通，吳郡人。檢校祠部員外郞，衣冠文學，時之名流，畫松石山水，當代擅價，惟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法。畢宏爲之閣筆。嘗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氣傲煙霞，勢凌風雨，槎枒之形，鱗皴之狀，隨意縱橫，應手間出。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慘同秋色。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麗，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遠也若極天之盡。自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

【王墨】　一作王默，一作王洽，善潑墨山水，故時人謂之王墨。多遊江湖間，常畫山水松石雜樹，性疏野好酒，凡欲畫圖障，先飲醺酣之後，即以墨潑，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揮或掃，或淡或濃，隨其形狀，爲山爲石，爲雲爲水。應手隨意，倏若造化，圖出雲霞，染成風雨，俯觀不見其墨污之迹。醉後或以髮髻取墨，抵於絹素。貞元末歿於潤州，時人皆云化去。

此外工山水者，率多善畫古松，亦一時之風尙也。

【張通】　河間人曹州刺史工山水雜畫尤精　【祁岳】　明皇時人工山水。　【畢宏】　天寶中御史善畫古松樹石擅名於代。　【韋鶠】　亦工山水，畫

松更佳。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烟霞翳薄，風雨颼颼，千枝爲葉，非經歲不成，鱗紋一一如眞。（又見下鞍馬節）

【劉單】 禮部侍郎，杜甫稱其筆迹遠過楊契丹。

【張諲】 刑部員外郎，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爲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

【劉整】 校書省正字，善山水有氣象，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齊映】 高陽人，中書侍郎，性雅正，善山水。

【劉商】 字子夏，彭城人。歷台省爲郎。初師於張璪．後自造意。愛畫松石樹木，性格高邁。與皐宏齊名。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 畢庶子松根絕妙。

【顧況】 字逋翁，吳興人，王墨弟子，善畫山水，著畫評一篇。

【項容】 天台處士，善畫山水作松風泉石圖，筆法枯硬，而少溫潤，然挺特巉絕，自是一家。

（丙）鞍馬

唐代以前，畫鞍馬並無專門畫家。古人畫馬有八駿圖，或云史道碩之迹，或云史秉之迹。皆螭頸龍體，矢激電馳，其馬之狀貌者少。晉宋之間，顧陸一變其體；周隋之際，董展又變其格；皆未能全脫古人窠臼，尙翹舉之姿，乏安徐之體。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西域大苑歲有來獻於是曹霸韓幹韋偃等畫馬大家乃應運而生。曹霸每奉詔寫御馬，杜甫極稱之。韓幹雖初學曹霸，又奉帝令師陳閎，而幹一空依傍，純以眞馬爲師，故能形神逼肖，爲百代鞍馬大家。杜甫丹青引右曹霸而左韓幹曰：「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張彥遠斥杜甫爲不知畫者，以爲幹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彥遠爲唐代唯一鑒賞批評專家，其言自較杜甫爲可

信。且幹馬以逼肖實物，故神話甚多，雖未必可信，但亦足以見其畫之神妙通靈也。陳閎與幹同時，共師曹霸，不特寫馬，且工寫貌，爲閻立本後之大家。韋偃畫馬與上述諸人不同，蓋彼等皆爲工筆寫生，而韋偃則爲粗筆寫意，任意點筆形態逼肖。以畫法之進步上論之韋偃自較韓幹等爲進步，而韓幹等又較顧陸等爲進步也。韋偃之越筆點簇，與王洽之信手潑墨，同爲由寫實而入於寫意，以其時寫生大家輩出，精工之極，不得不反求簡略，形似已極，不得不進求神似，蓋自然之階梯，無或逾越者也。

【曹霸】　魏曹髦之後。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奉詔寫御馬。官至左武衛將軍，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有云「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期許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是霸不特善畫馬亦且工寫貌。

【韓幹】　藍田人，太府寺丞。少時嘗爲貰酒家送酒，徵債於王維家，戲畫地爲人馬。維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幹畫十餘年，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玄宗御廐善馬至四十萬，諸王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其駿，遂爲古今獨步。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帝怪其不同。奏云：

「臣自有師，陛下內廄之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所傳神話有鬼使請馬，畫馬損足訪醫，水神過江留馬等靈蹟。有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圖，打毬圖，貴戚閱馬圖……等。【孔榮】幹弟子最爲高足。

【陳閎】會稽人，永王府長史，善寫貌，工鞍馬，明皇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冠絕當代。又寫肅宗御容，筆力滋潤，風采英奇。有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咸宜觀內畫上仙及當時供奉道士庖丁等眞容，皆奇絕。【孟仲暉】筆迹類陳閎。

【韋鑒一家】鑒京兆人，工龍馬，妙得精氣，【鑾】鑒之弟，工山水松石，善圖花鳥，得其深旨，可爲邊鸞之亞。【偃】鑾之子，寓居於蜀，善畫山水竹樹人物，思高格逸，筆力勁健。嘗以越筆點簇鞍馬人物山水雲烟，千變萬態，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山以墨斡，水以手擦，曲盡其妙，韓幹之匹也。尤善畫松石，杜甫有戲爲雙松圖歌及題壁上韋偃畫馬歌，推重備至。有天竺胡僧圖，渡水僧圖，小馬放牧圖，驗馬圖，過其父遠甚。

其外如韓幹宗人韓滉雖能畫而不以畫顯，其弟子戴嵩遂以畫牛名於晚唐。陳子昂人馬亦一時之

妙。齊皎亦善外蕃人馬。

第四節　晚唐之畫家

唐朝三百年間之藝苑，以開元天寶爲最盛。名匠巨擘，彬彬接踵，至爲後世之所宗仰。德宗以後，其勢漸衰，流風餘韻，尙能持續。德宗時古畫名蹟，多所摹搨，並有官搨之設。然國勢多變，漸漸廢絕。其後武帝好神仙，毀佛寺伽藍四萬餘所，佛畫遭空前之大厄。宣宗雖銳意脩復，畫風稍振。自懿宗以後，宦官朋黨，互相軋轢，強藩悍將，各逞跋扈，邊境入寇，國事愈危。僖宗以後，國用空虛，百姓流離，盜賊蠭起，唐室衰微，迫於眉睫。唐室所藏名蹟，於祿山之亂，已多所散失。肅宗德宗而後，更散在民間，故民間鑒賞之風因以大興，畫價之昂，殊非後代所可想像。董伯仁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之屏風，或一扇之值，已達二萬金，次之亦達萬五千金。顧陸張鄭之品，更須一兩倍以上。當時名畫之寶貴與夫社會鑒賞收藏之熱烈，可以想見。又以古製卷軸不便，綴爲葉子，蓋後世册頁所自昉。

晚唐畫家甚多，其堪稱爲大家者，佛像人物則有周昉趙公祐常粲尹繼昭左全范瓊等，勢力頗

盛。惟山水僅傳張璪餘風，並無特出大家。牛則有戴嵩，其觀察詳密，描寫精微，足與韓幹之馬並垂千古，亦爲寫實大家，所畫水中倒影，與西洋畫相同。花鳥則有邊鸞，能窮羽毛之變態，奪花卉之芳妍，花鳥畫者雖甚多，至鸞而始盡其妙。唐末之亂，孫位張詢刁光胤等避難入蜀，於是繪畫之重心乃移入蜀地。一時畫家輩出，如常重胤之寫貌，張詢之寫山水，趙德齊之寫人物佛像，刁光胤之寫花鳥，孫位之寫水，張南本之寫火，俱爲一時之選。五代之時，蜀地之藝苑，尤爲隆盛。蓋基於此矣。

【周昉一派】 字仲朗京兆人。好屬文，窮丹青之妙，遊卿相間，貴公子也。德宗修章敬寺召昉畫之。落筆之際，都人競觀，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隨意改定，經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精妙，爲當時第一。任宣州別駕，於禪定寺畫北方天王，嘗於夢中見其形像。郭汾陽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衆稱其善。後又請昉寫之，未能定其優劣。趙夫人以爲兩畫皆似，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氣，得性情言笑之姿，遂定二畫之優劣，令送錦綵數百段與昉。貞元末有新羅國人，於江淮以善價收昉畫數十卷持往彼國，其畫佛像眞仙人物士女皆神品也。昉弟子有；【王朏】 太原人，精密祇昉爲不及。 【趙博文】 畫子母犬兎善寫貌。 【程修己】 冀州人師事周昉凡二十年，願傳

其妙。應詔畫毛詩圖。【高雲】【衛憲】並師周昉，盡造其妙。冠於當時。【鄭寓】善果之後，學昉畫天王菩薩有思。

【趙公祐一家】長安人。寓居蜀城，工畫人物，尤善佛像天王鬼神，於諸寺畫佛像甚多。會昌年一律除毀，唯存大聖慈寺數堵。天資神明，筆奪化權，名高當代，時無等倫。【溫其】公祐子，幼而穎秀，家學益工。繼父之蹤，畫天王帝釋，筆法臻妙，世稱高絕。【德齊】溫其子，襲二世之精藝，奇蹤逸筆，時輩咸推伏之。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德齊畫儀仗車輅旌纛法物，及朝眞殿上畫后妃嬪御，皆極精緻。

【左全】蜀人。世傳圖畫，聲馳闕下，於大聖慈寺中畫十餘堵，佛像樓閣樹石花雀人物冠冕蕃漢異服，皆得其妙。

【范瓊】【陳浩】【彭堅】三人同時同藝，寓居蜀城。善畫人物佛像天王羅漢鬼神，三人同手於諸寺圖畫佛像甚多。自大中至乾符，筆無暫釋，圖畫二百餘間墻壁，筆力相似，觀者莫能升降。

【常粲一家】長安人。入蜀，畫人物喜爲上古衣冠，善傳神雜畫爲後學師範。【重胤】粲

之子。僖宗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重胤一寫而成，内外官屬，無不駭歎，謂爲僧繇之後身。常爲通王宗裕寫其勝變，立斯須而退，翌日所畫相貌姿容短長，無遺豪髮。常自云：「畫壁除摧圯塌爛外，雨淋水洗斷無剝落。」貫休能畫，謂常生曰：「貧道觀畫多矣，如吾子所畫前無來人，後無繼者。」其見賞如此。

【尹繼昭一派】 繼昭工人物臺閣，冠絕當世。【呂堯】京兆人，【竹虔】雍京人，並師繼昭。工畫佛道人物，長安成都皆有畫壁。

【朱審】 吳興人，工畫山水深沉壞壯，雖出前賢之胸臆，實爲後代之楷模。【陳曇】 工山水，除連州刺史，令寫彼處山水之狀，每歲貢獻。野逸不羣，張璪之亞。【沈寧】 善松石山水有格律，師張璪。【蕭祐】 畫山水甚有思。【梁洽】 畫山水，以花鳥松石寫眞爲能。【李方叔】 工山水人物，自號西河山人。

【李靈省】 愛畫山水，一點一抹，便得其象，物勢皆出自然。得非常之體，符造化之功，不拘於品格，自得其趣。【張詢】 南海人，畫早午晚三時山，畫貌吳中山水，善畫吳山楚岫枯松怪石。【顧生】 代宗時人，畫山水甚奇怪，先布絹於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嗷叫，顧生著錦襖錦纏頭飲酒牛醉，取墨汁寫絹上，次寫諸色。以大筆開訣，爲峯巒島嶼之狀，曲盡其妙。

【戴嵩一家】 韓滉鎮浙右，署爲嵩巡官。嵩師滉畫，善水牛，田家川原亦有意。畫山澤水牛之狀，窮其野性筋骨之妙，得其性相近處。牛與牧童點睛員明對照，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

浮景見牛唇鼻相連。【嶧】嵩弟亦以畫牛得名，善作奔逸之狀。

【邊鸞一派】鸞京兆人。少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下筆輕利，用色鮮明。於玄武殿寫新羅國所獻孔雀，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羽輝灼。唐代折枝花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蟬，山花野蔬，無不遍寫，並居妙品。【陳庶】揚州人，師鸞花鳥，尤善布色。【梁廣】工花鳥，善賦彩，筆迹不及邊鸞。

【孫位】一名遇，東越人，自京入蜀，號會稽山人。性常疏野，襟抱超然。飲酒不醉，常與僧道往還。豪貴禮有少慢，縱贈千金，難留一筆。善畫龍水山石松竹及佛像鷹犬之類，皆三五筆而成。弓弦斧柄之屬，並掇筆而描，龍拏水洶，千狀萬態，勢欲飛動，筆精墨妙，氣象雄放。【盧卓】善畫水。

【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所畫八明王炎炎之勢，幾使遊僧驚仆。所畫佛像人物甚多。【麻居禮】蜀人，師張南本，筆蹟甚高。

【刁光胤】雍京人，天復年入蜀。攻畫湖石草竹貓兔鳥雀，性情高潔，入蜀之後，前輩有攻花

鳥者，頓減價矣。黃筌孔嵩二人親受其訣。孔類升堂，黃得入室。光胤居蜀三十餘年，筆無暫暇，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又工畫龍水，亦有圖軸傳於世。

唐代畫家，初唐及中唐以佛像人物爲盛，中唐以山水鞍馬爲盛，晚唐以花鳥人物爲盛。各有大家，彪炳一世。後起諸家，苦難與之爭勝，而又不甘無所表現，遂專攻一藝，於諸大畫門外，擇一物以爲專門之研究，於是畫材之種類日廣，而畫法之研究日精。故唐代畫風爲歷史上最盛之時代，各種畫法無不於此時立其基礎焉。

其時工雜畫者甚多，約而計之，如下：

龍（劉洞微　馮紹正　苗龍）　牛（元俊　杜秀才　侯造）　馬（李漸　崔甯　強甯　韋叔方　梁司馬）　貓（盧弁）　鷄（張昱　于錫　李涤）　鷹（姜皎　貝俊）　虎（李漸）　竹（蕭悅　張立　于邵　方書作　李審）　鶴（蒯廉）　海濤（李瓊）　艦車（董夢）　牡丹（杜脩己）　犬（趙博　李衡　齊旻　鍾師紹）　松石（徐表仁　陳庶　楊炎　沈甯　鄭華原）　雪景（段贊）　昆蟲（李逖）　菓實（毋邱元）　瀑布（崔山人）　蜂蝶雀竹（衛憲）　鷺鷥（婁遼溫處士）　地志圖（李該）　雲霓（張敦簡）　樓閣（李約）　雕（白旻）　水鳥（強題）　蟲類（陳恪）　屋木（桓言　桓駿）

同時方外之人，亦不少從事繪畫者，而婦女倡妓亦間有習者，眞集藝苑之大觀矣。

辯才（善畫竝妙。）智瑰（山水鬼神，糺纈瀟灑。）法明（工寫貌。）楊法成（善佛像。）思道（吳道子弟子，善畫佛。）道芬（山水格高。）義全（工寫眞。）道玠（山水曲盡其能。）楚安（工人物樓台。）夢休（工竹）江僧（工松）瓌師（工佛像。）智儼（工畫佛。）薛媛（南楚材妻，善寫貌。）崔徽（河中倡，能自寫眞。）

第五節　唐朝之畫論

唐代繪畫之盛旣已陵越前代，蔚爲藝苑奇觀，同時畫論方面，亦能賡續前修，集其大成，別創新作，啓迪後昆。總其大凡，可分五種：

(甲)畫品類　繼謝赫之古畫品錄，姚最之續畫品而作者，有：

(一)李嗣眞之畫後品

(二)沙門彥悰之後畫錄

(三)朱景玄之唐朝名畫錄

(乙)畫法類　繼宗炳之畫山水序王微之敍畫，梁元帝之山水松石格而作者，有：

(一)王維之山水訣

(二)王維之山水論

(丙)畫蹟類　繼承梁太淸目，彙集公私收藏之名蹟而創爲專史者，有：

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史

以上三種爲繼承前代之作，

(丁)畫史類　綜合顧愷之之畫評謝赫之古畫品錄宗炳王微之敍畫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史而集其大成，爲中國繪畫史開一新紀元，並建立各種畫史之法門者，有：

張彥遠之歷代名畫記

以上一種爲專門創作；

(戊)詩文類　詩文之關於繪畫者，有

杜甫白居易符載等。

以上雖爲創作但目的非專爲繪畫

(甲)畫品類

(一)李嗣眞之畫後品 一名續畫品錄

「夫丹青之妙，未可盡言，皆法古而變今也。立萬象於胸懷，傳千字於毫墨。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哲。今之所載，並謝赫之所遺，有可採者，更稱一家之集。且古今評畫，高下必詮，其中優劣，可以意求之耳。

湘東殿下一人　上一品三人　上品中三人　上品下三人　中品上二十一人　中品中四人　中品下十二人　下品上四人　下品中十八人　下品下三人　又五十二人　合計共一百二十四人」

此書雖爲繼承謝赫之作，然奈錄人名，僅列品第，殊無價値，故四庫提要以爲原本已佚，作僞者乃剽取姚最之書爲之。嗣眞所作後畫品甚佳，此書不應如此草率。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所引是書，曾不與衛協等條之文甚爲徵妙，此書何以反無隻字？嗣眞尚有畫人名一書，或卽此書，而畫後品已佚之言爲可信也。

(二)沙門彥悰後畫錄

「彥悰爲帝京寺錄，因觀在京名迹。其中優劣差降，甚有不同。若曹姚之徒，已標前錄；張謝之

伍，題之續品；沙門之內，乘其數人；但非釋氏所宜，故闕而不錄，都合二十七人，名曰後畫錄。如鄭法輪太常成嵩尹伯干長通竺元標等，雖行於代，未曰名家。若玆之流，以俟來哲。時貞觀九年春三月十有一日序。」

鄭法士　孫尚子　楊子華　田僧亮　曹仲達　閻立本　楊契丹　陳善見　董伯仁　江志　李雅　周曇研
展子虔　王仲舒　袁子昂　劉孝師　靳志翼　范長壽　王定　張孝師　王知愼　吳智敏　檀知敏　尉遲乙
僧　康薩陀　李湊（按每條下俱有評論四句六句多少不等，詞多不俱錄，僅錄其人名。）

是書序中謂所錄凡二十七人，今所傳本則僅二十六人。除末條李湊外，餘俱見於張彥遠之歷代名畫記。大約原書久亡，後人乃掇拾名畫記之文以爲書，妄增李湊而又不知其時代之不同，彥遠以此書爲淺落陋略，最爲謬誤。故四庫提要以爲僞書也。今以其並非全僞，故仍列於此。

(三)朱景玄之唐朝名畫錄

「序　古今畫品，論之者多矣。隋梁已前不可得而言。自國朝以來，惟李嗣眞畫品錄，空錄人名而不論其善惡，無品格高下，俾後之觀者，何所考焉。景玄竊好斯藝，尋其蹤跡，不見者不錄，見者必書，推之至心，不愧拙目，以張懷瓘畫斷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爲三。其格外有不拘

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優劣也。夫畫者以人物居先，禽獸次之，山水次之，樓殿屋木次之。何者？前朝陸探微屋木居第一。皆以人物禽獸，移生動質，變態不窮，凝神定照，固爲難也。故陸探微畫人物極其妙絕，至於山水草木，粗成而已。且蕭史木雁風俗洛神等圖畫，尚在人間，可見之矣。近代畫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卽幸矣。惟吳道子天縱其能，獨步當世，可齊蹤於顧陸，又周昉次焉。其餘作者一百二十四人，直以能畫定其品格，不計其冠冕賢愚，然於品格之中，略敍其事，後之至鑒者，可以詆訶其理爲不謬矣。伏聞古人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於移神定質，輕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無形因之以生。其麗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母不能易其醜。故台閣標功臣之烈，宮殿彰貞節之名。妙將入神，靈則通聖。豈止開廚而或失，掛壁則飛去而已哉！此畫錄之所以作也。」

神妙能逸分爲四品　國朝親王三人（不列品）　神品上一人　神品中一人　神品下七人　妙品上七人　妙品中五人　妙品下十人　能品上六人　能品中二十八人　能品下二十六人　逸品三人　空有其名不見踪跡不可定其品格者二十五人

是書前有目錄，每人下必注其所畫之物，蓋皆就其所見畫迹言之。未見者，不列品目，足徵矜愼。以逸

品另置神妙能之外，已爲注重文人畫之先河。其畫類次序，以人物禽獸居先，山水次之，亦時代使然，蓋其時人物禽獸方臻極盛。山水尚未於大成，故不爲時人所重也。唐代繪畫，今日視之，已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敢誹議，而當時人則甚表不滿，「近代畫者但工一物，」蔑視之意，現於言表。崇古賤今，貴耳卑目，有由來矣。序中末段，推崇繪畫處，仍未脫禮教之傳統思想，而既以陸探微屋木居第一，又以其人物極其妙絕，山水草木相成，亦未免有自相矛盾處。

(乙)畫法類

王維之山水訣 亦曰畫學訣論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與水色交光。山鉤鎖處，

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烟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挂。遠山須要低排，近樹唯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游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下略）

此篇各本字句互有出入，俱言山水布置之法，專尚規矩，疑爲歷代相傳口訣，借王維之名以傳，故王縉編維集亦不載此篇。今細觀所論，觀察景物，極爲詳審；表現方法，亦要言不煩。歸納各種現象，定爲抽象原理，不爲高妙空虛之談，而極切於實用。有功於後代之畫學，誠非淺鮮。篇中對於遠近透視之理，言之尤爲詳盡，直與西畫法若合符節。「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與水色交光」，宛然一幅西洋油畫，國畫中早已不見此種畫法矣。「遠山低排，近樹拔迸」，近處之樹高於遠處之山。極合透視原理，唐宋畫蹟尚多可見。元以後則變爲近低遠高，所有畫幅景物，俱變爲居高鳥瞰之勢矣。「遠景烟籠，深巖雲鎖」，不但爲表現深遠之最經濟方法，而且爲空氣之描寫。至末二句，尤爲不刊之論，不可以其非維所作而忽之也。

（二）王維之山水論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顛，水看風脚，此是法也。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輕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籐纏；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疏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卷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鎖烟籠，長烟引素，水爲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

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鴈鴻秋水，蘆蓼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煙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此篇唐六如畫譜，詹氏畫苑補益均題爲荊浩山水賦，其文大同小異，又有以爲李成作者，總之皆非也。王維荊浩李成均爲一代宗匠，自習教人，自必有若干口訣名言，以相傳授。流傳既久，莫知主名，遂不免敷會。且古人著書，不必出於本人，爲及門弟子之追記彙集者甚多。故唐代所傳畫論，多不能確定主名，然不害其流傳之價值也。此篇與上篇相似，仍以講經營位置者爲多。其「意在筆先」四字，爲千古畫家不傳之祕。至「丈山尺樹，寸馬分人，」不過泛言畫面上比例應有大小，不可執着。「遠人無目」至「高與雲齊，」則不但與透視學相脗合，且表現遠景之方法，亦極扼要。「石看三面，」立體之物，雖有六面，然觀者至多僅能見其三面，孰謂國畫不注意於立體之表現乎？其餘有價值之

言尙多，如看氣象定賓主，分遠近，判四時朝暮，別高低生死，片言隻語，俱可以爲後學圭臬，近代余紹宋以爲「多山水家常言，無甚精意」今日視之固爲常言，然五經四書又何莫而非常言乎？

(丙)畫蹟類

關於畫蹟紀載之書，最初爲梁之太淸目，然其書已不傳，繼之者爲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史，列記自魏曹髦以至隋孫尙子並無名畫共二百九十三卷，隋以前名畫在於世之可考者，咸備於此。並錄寺壁四十七所，分注其畫者姓名及寺所在之地，尤有功於畫史不少。其寺壁跋尾評論畫家之優劣，亦頗有見地。

「右寺四十七所，正是名工眞迹。今東都古畫尙多，未得檢閱爾。今集檢前蹤，取其法度，象之巧思。維二閻楊陸，迴出常表。袁張兩家父子，亦得居其次，閻本師祖張公，可謂靑出於藍矣。至於人物衣冠，車馬臺閣，並得南北之妙。楊張父子，亦謂世不乏賢。博陵大安，誠曰難兄難弟。學者陳善見王知愼之流，萬得其一。固未及於風神．尙汲汲於形似。今人所蓄，多是陳王寫揚，都非楊鄭之眞筆。每將眞玩，深宜精別也。」

(丁)畫史類

張彥遠之歷代名畫記

張彥遠家世富於收藏，故精鑒賞，而學識豐富；文字優美，故所作歷代名畫記，能集前代諸家之長而創一家之體，包羅豐富，眼光精審。旁搜博採，巨細靡遺。中國有完備之畫史，自張氏始。惜乎繼起無人，除圖畫見聞志尙有典型外，其餘作者，率多偏於一種，求其上下千古，無不通貫者，竟無聞焉。此書余紹宋極稱之，以爲自出手眼，獨具卓裁，各種紀載，無不合於史法，畫史之有是書，猶正史之有史記，雖有封膜之微疵，不足爲病，誠篤論也。今將全書目錄列下，試一究其內容；理論與實際並重，極富平等思想，與後世之高談玄理者不同。條分縷析，以類相從，極合科學方法，與後世之雜亂無章者不同。其價值已可見一斑。

第一卷至第三卷

敍畫之源流

敍畫之興廢

敍自古畫人姓名

論畫六法

論畫山水樹石

論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論顧陸張吳用筆

論畫工用搨寫

論名價品第

論鑒識收藏閱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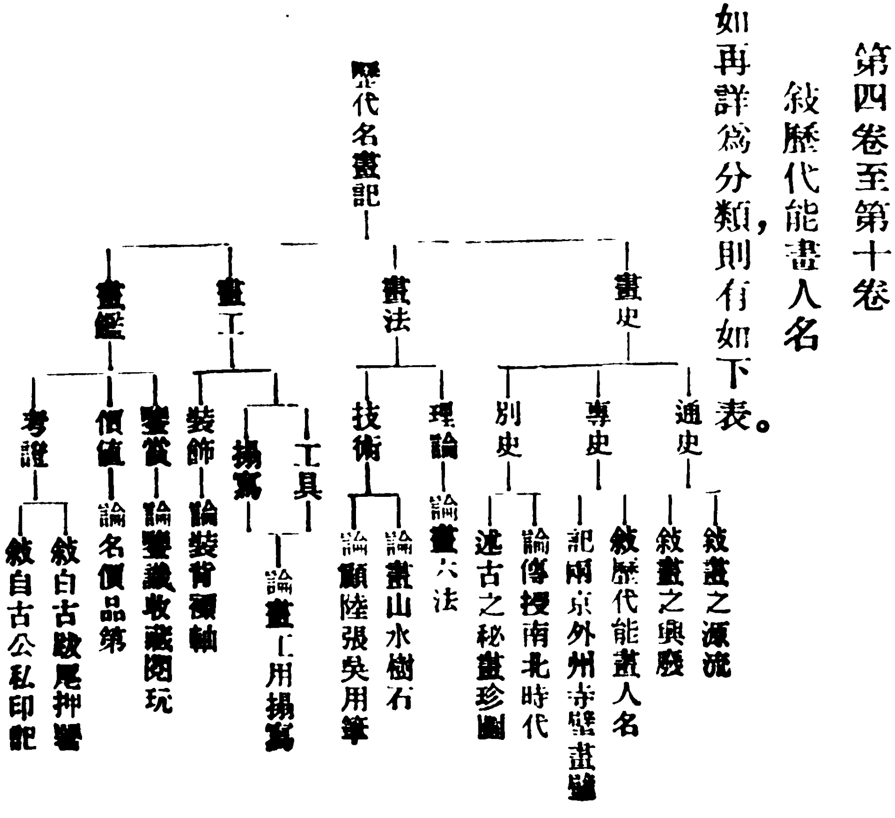
敍自古跋尾押署

敍自古公私印記

論裝背褾軸

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

述古之秘畫珍圖
第四卷至第十卷
敍歷代能畫人名
如再詳爲分類，則有如下表。



凡事創始甚難，繼承較易，張彥遠既已立中國繪畫史之軌範，後世學者，苟能步趨追隨，則完備之中國繪畫史不難完成。所惜宋以後學者見不及此，卽有所作，亦無此魄力，或具體而微，或專攻一節，且多毫無系統，眞堪浩歎。以下節錄數段，以見一斑，書繁不能備引也。

「敍畫之源流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敍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

彥遠對於繪畫之觀念，雖仍爲禮教化之傳統思想，然其推崇繪畫之功，可謂達於極點矣。

「論畫六法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尙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夫物象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

畫者多善書。……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今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汚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冑，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

所論六法之關係，及應用之範圍，極爲透闢明瞭。神氣與形似並重，以形似爲表現神氣之必要原素，故能形神逼肖。六法原於人物畫，因謝赫之時尙無山水畫也。故以氣韻生動居首，臺閣樹石直是死物，有何氣韻可言？更何能生動？後世不知此意，論山水者亦以爲必須生動，求其說而不得，遂穿鑿敷會，愈講而愈背於六法原旨。至傳模移寫雖爲畫家末事，然爲進修之階梯，但以之爲研究之工具則可，以之爲繪畫之目的，則謬矣。明清畫家競以臨模古人爲惟一之大本領，無論其畢終身精力，尙不能似古人，即能像矣，又何貴乎此貌似神離之贋鼎乎？

一 敍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若論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如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着幃帽。殊不知木劍創于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

藝術為時代之表現，作歷史畫，則必須詳考古代之衣冠，作風俗畫則必須熟知各地之風土。若囿於見聞，以意為之，未有不誤者也。後代畫家，以不肯研究，不學無術，遂不顧歷代之變遷，不知各地之不同，時無古今，地無南北，俱着同一之衣冠，處同一之環境，甚且畫今之人，亦必着古代衣冠，則畫上之時代，將何從而驗之乎？

（戊）詩文類

唐代文學家，關於繪畫之著作甚多，雖非專門著述，然片章隻句，對於繪畫無不極推崇之能事，關於畫之筆妙墨趣，亦多所發明。想見當時藝術之盛，士大夫浸漬沾染，日即於藝術化而不知，而藝

術方面亦日與文士接近，遂漸成文學化，彼此固有相互之關係也。今舉杜甫白居易數人等爲例。

丹青引　杜甫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期許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杜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迹。……

畫竹歌　白居易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觀夫張公之勢，非畫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

論畫　白居易

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眞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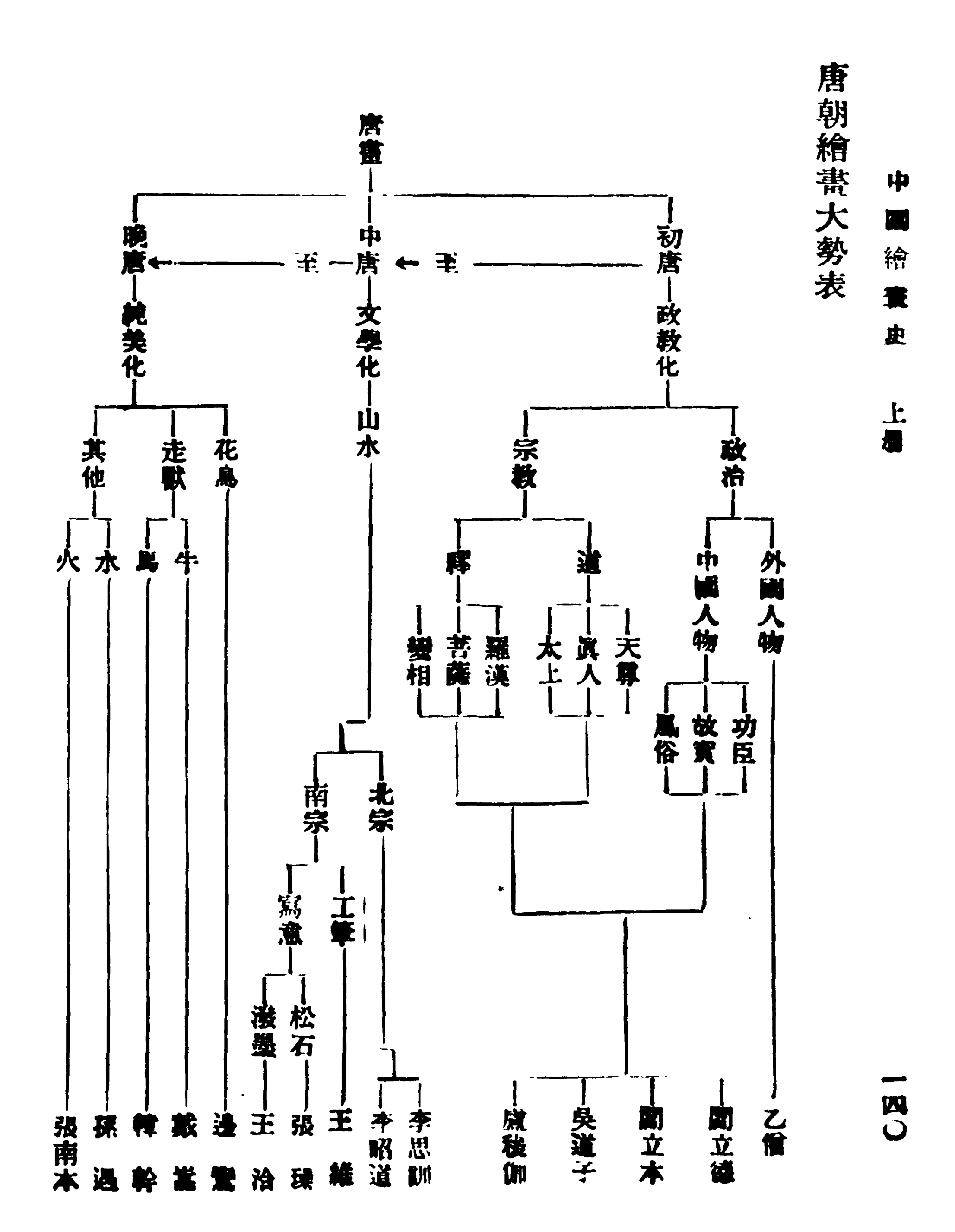
道釋人物

山水松石

花鳥襍畫

唐朝繪畫之轉變

唐朝繪畫大勢表


唐畫
初唐
中唐
晚唐
王
王
政教化
文學化
純美化
政治
宗教
山水
花鳥
走獸
其他
外國人物
中國人物
道
釋
牛
馬
水
火
功臣
故實
風俗
天尊
眞人
太上
羅漢
菩薩
變相
北宗
南宗
工筆
寫意
松石
潑墨
乙僧
閻立德
閻立本
吳道子
盧稜伽
李思訓
李昭道
王維
張璪
王洽
邊鸞
戴嵩
韓幹
孫遇
張南本

第十章　五代之繪畫

五代

後梁　朱溫篡唐都汴至末帝爲後唐所滅共二主十七年。（公曆九〇七——九二三）

後唐　李存勗滅梁都洛陽爲後晉所滅，共三姓四主十四年而亡。（公曆九二三——九三六）

後晉　石敬塘滅後唐都汴傳二主共十二年，爲後漢所滅。（公曆九三六——九四六）

後漢　劉知遠滅晉都汴，其子爲周所篡，共二主，僅四年而亡。（公曆九四七——九五〇）

後周　郭威篡漢，其養子柴榮嗣位再傳而禪於宋，凡三主二姓共十年而亡。（公曆九五〇——九六〇）

十國

前蜀　王建稱帝於蜀。傳二主共十九年。爲後晉所滅。（公曆九〇七——九二五）

後蜀　孟知祥稱帝於蜀。傳二主共三十年爲宋所滅。（公曆九三四——九六四）

南漢　劉巖稱帝於粵。傳四主共五十四年爲宋所滅。（公曆九一七——九七一）

北漢　劉崇稱帝於晉。傳四主共二十八年爲宋所滅。（公曆九五一——九七九）

南平 高季昌稱王於荆南。傳五主共五十七年爲宋所滅。（公曆九〇六——九六三）

吳 楊行密稱帝於淮南。傳四主共四十六年，爲徐知誥所篡。（公曆八九一——九三七）

南唐 李昇稱帝於江南。傳三主，共三十九年爲宋所滅。（公曆九三六——九七五）

閩 王審知稱帝於閩，傳六主共三十五年，爲南唐所滅（公曆九〇九——九四四）

楚 馬殷稱帝於湘。傳二主共二十四年爲後唐所滅。（公曆九二七——九五一）

吳越 錢鏐稱帝於浙。傳七主共八十四年，爲宋所滅。（公曆八九四——九七八）

第一節　五代繪畫概論

唐業告終，中國之大陸化爲戰亂之場。唐代燦爛之藝術，遂如秋風之掃落葉。繼承唐朝，佔有中原者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朝之多是爲五代，前後興滅不過五十餘年。兵馬倥偬，篡奪相尋，政治既渾淆不清，社會亦兀臬不安。惟後梁直承唐代遺風，繪畫之勢雖衰而未息，故有相當表現。其要者爲道釋人物漸陷於臨摹，乏創作之精神，即有一二大家，不過如曙後晨星，炳耀無幾。同時以政教失墜，高尚之士，乃隱居不出，日與山水爲伍，遂促成山水畫之發展，爲中國繪畫由救世主義之禮

教化變而爲超世主義之文學化一大關鍵。從此中國繪畫漸脫政教之束縛，而趨於自由發展之途徑。五代之外，唐末羣雄割據邊地，建國稱王，傳之子孫者：曰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南平吳南唐閩楚吳越有十國之多，故稱十國。其中南唐前後蜀以軍事較少，社會安甯，而君主又好繪畫，於是當地作者與外來作者羣集於南唐之建業與西蜀之成都，儼然成五代藝術之東西二重鎮。繪畫更由政教化一變而爲純美化。不含其他用意而純以表現自然之美爲目的之花鳥畫乃由附庸蔚爲大國，而執藝壇之牛耳焉。

第二節　梁之繪畫

(甲)梁之畫家

朱溫乘亂竊國，雖不知注意文藝，然當時唐代好文藝之風，尚流行於士大夫間，如相國于兢之畫牡丹，駙馬趙喦之善人馬，將軍劉彥齊之擅竹，將軍張圖之長大像，其著也。而趙喦之脩改古畫，劉彥齊之品藻名蹟，尤爲一代佳話。

【于兢】 梁相國。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牡丹盛開，乃命筆放之，不浹旬奪眞。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

【趙嵒】 尙太祖女，爲戶部尙書租庸史，善畫人馬，挺然高格。延致畫士胡翼王殷爲食客。品第畫蹟之優劣，劣者輒以水刷粉塗去其病，時人謂之「趙家選畫場」。

【劉彥齊】 左千牛衛將軍，善畫竹有淸致。人物多假胡翼之手，羅致名蹟，不下千卷，一經品藻，無不精當。時有「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之稱。

梁代道釋人物以張圖跋異李羅漢爲最著，雖各擅其能，惟氣度褊窄，彼此競爭極爲激烈，無雍容揖讓之風，想亦時代之專尙爭奪使然。其餘如胡翼王殷朱繇鄭唐卿俱一時之選，而李靄之之畫貓，厲歸眞之畫牛虎鷙禽，則以少而見珍矣。

【張圖】【跋異】【李羅漢】 圖字仲謀，洛陽人，朱溫在藩鎭日，圖掌行軍資糧簿籍。好丹青，善潑墨山水，不由師授，不法今古，自成一體，尤長大像。梁龍德中，洛陽廣愛寺沙門義暄，置金幣邀四方奇筆畫三門兩壁。時處士跋異號爲絕筆，乃來應募。異方草定畫樣，圖忽立其後，長揖而語曰：「知跋君敏手，因來贊貳，」異方自負，乃笑而答曰：「顧陸吾曹之友也，豈須贊

貳?」圖顧繪右壁，不假朽約，搦管揮寫，倏忽成折腰報事師者從以三鬼。異乃瞪目踧踖，驚拱而言曰：「子豈非張將軍乎?」圖提管厲聲曰：「然!」異乃雍容而謝曰：「此二壁非異所能也。」遂引退。圖亦不偽讓，乃於東壁畫水神一座，直視西壁報事師者，意思高遠，視之如生。後福光寺請異畫大殿護法善神。異方朽約，忽一人自稱曰：「吾姓李，滑台人，有名善畫羅漢，故鄉里呼吾為李羅漢，當與汝對畫角其拙巧。」異恐如張圖者，遂固讓西壁與之。異乃竭精竚思，意與筆會，屹成一神，侍從嚴毅，設色鮮麗，此蓋生平之所未能者。李氏乃縱觀異畫，見其精妙入神，非己所及，遂手足失措。由是異大有得色，遂誇詫曰：「昔見敗於張將軍，今取捷於李羅漢。」

【胡翼】字鵬雲，安定人，工畫道釋人物，至於車馬樓臺，種種臻妙。見禮遇於趙嵒，嘗臨摹古今名筆，目之曰：安定鵬雲記。

【王殷】工畫佛道士女，尤精外國人物。與胡翼並為趙嵒禮遇。【朱繇】長安人工畫佛道，酷類吳生，世稱神筆。

【鄭唐卿】工畫人物，兼善寫貌，有梁祖名臣像。【李靄之】華陰人，善畫山水泉石，尤善畫貓。號為金波處士。

【厲歸眞】異人也，莫知其鄉里。善畫牛虎，兼工禽雀竹，特有奇思。南昌李果觀中有三官殿，嘗患雀鴿糞穢，歸眞乃畫一鷂於壁間，自是雀鴿無復棲止。

梁代道釋人物雖尚發達，然已丁末運，僅爲唐朝之餘波。至其能變前古之成規，開後世之基業，大有影響於畫壇者，厥爲荆浩關仝之山水。蓋山水自李思訓之刻畫工整，一變而爲王維之水墨清淡，再變而爲王洽之潑墨淋漓，絕去筆墨蹊徑，遂不免近於怪誕，而非畫人所可學。狂放之極，不得不再變嚴整，理所必然。故山水至五代之荆關，秉北方純厚之氣，寫關洛雄偉之山，遂一變而爲高古雄渾矣。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博通經史，善屬文。五季多故，隱於太行之洪谷，自號洪谷子。畫山水樹石以自適。著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採二子之所長，成一家之體。」其畫皴鈎布置，筆意森然，無凝滯之跡，好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百丈危峯屹立於青冥之間。故關仝北面事之，有四時山水三峯，桃源天台等圖傳於世，爲宋元以來畫家之所宗仰。

【關仝】長安人，工畫山水，初師荆浩，刻意力學，寢食都廢，有出藍之美。故俗謂「關家山水」。其畫上突巍峰，下瞰窮谷，卓爾峭拔者，能一筆而成。或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如精鐵，四面斬

絕人跡不通。深巖曲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遨遊，有飄飄羽化之想。尤喜作秋山寒林，與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漁市山驛，使見者如在灞橋風雪中，不復有朝市抗塵走俗之狀。蓋所畫能脫略豪素，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也。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

(乙)梁之畫論

五代之畫家雖多，而畫論則僅有梁之荊浩一人，歷代記載均言浩曾著山水訣，但今之所傳共有三種，曰畫說，曰豫章先生論畫山水賦，曰筆法記，其中以筆法記可信之程度較多。餘二種，雖間有精言，其僞託之迹，甚爲顯然，究以何者爲山水訣，殊不能遽加武斷。今姑分述於下，以備參考。

(一)畫說　此篇僅載於坊賈雜抄之唐六如畫譜，多爲三字句，或文或白，或可解或不可解。極似工人口訣。雖非荊浩所著，然其中頗有精言，節錄數則於下：

「……烘天青，潑地綠。可見古代之山水，天地俱著顏色。與後代之空白者不同。……勻鉛絹，冬膠水，夏膠漆。鉛絹調膠之法。將無項，女無肩。表現婦女之分別，只在項肩之有無，要言不煩。……坐看五，立量七。此極合於西洋之解剖學。所謂人頭原則者，即以人頭之長爲比例，而分全身爲八分，上中身爲

四分，自大腿下腳爲四分。然實際八頭過長，七頭最爲普通，故曰立畫七也，大腿至膝蓋處爲二頭，故人坐時以大腿之二頭成水平故看五。若要笑，眉彎嘴撬；若要哭，眉鎖額蹙。畫人物表情妙訣。……虎威勢，禽噪宿，花馥郁，蟲捕捉，馬嘶蹶，牛行臥。狀物極工。……紅間黃，秋葉墮；紅間綠，花簇簇；青間紫，不如死；粉籠黃，勝增光。色彩之研究，亦極有見地。青紫相間，色中之至重濁不美觀者。黃中加粉，極爲顯明，故謂勝增光也。」

(二)豫章先生論畫山水賦　此篇詹氏畫苑補益題此名，四庫提要已斥其妄。唐六如畫譜又題曰山水節要，鄭昶中國畫學全史以爲應名山水訣，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以爲原書已亡，坊賈乃取僞託王右丞山水論之文，略加改竄而題此名，實非賦也。今觀其言以山水爲畫家十三科之首，在五代時山水雖已有相當地位，然尚未取道釋人物之第一位而代之，似爲五代以後山水大盛時之言。其中大半與王維之山水論相似，其不同者惟在論筆墨一段，已較王維爲進步。

「筆使巧拙，墨用輕重。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運筆使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墨必教重提。……」

(三)筆法記　一名畫山水錄，唐書藝文志載荊浩筆法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山水

受筆法」是書文多拙澀，中間忽作雅詞，忽參鄙語，似非全部僞作。疑原書殘佚，後人傳益爲之。韓拙山水純全集曾引四勢論，是此書在北宋時已有，前二種既不可信，此種卽直視爲浩作可也。

「荊浩筆法記」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鉦山四望，迴迹入大巖扉，苔徑露水，怪石祥烟，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圍大者，皮老蒼蘚，翔鱗乘空，蟠虬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挂岸盤溪，披苔裂石，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眞。（以上敍居於洪谷，作松樹寫生至數萬之多。）明年春，來於石鼓巖間，遇一叟，因問。（叟問。）具以其來所由而答之。（浩答。）叟曰：「子知筆法乎！」曰：（浩答。）「叟，儀形野人也，豈知筆法耶？」叟曰：「子豈知吾所懷邪？」（叟問。）聞而慚駭。（浩聞叟言。）叟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四曰筆，六曰墨。」（叟言。）曰：「畫者華也，豈此撓矣！」（浩答。）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眞。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爲實。苟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眞不可及也」曰：「何以爲似？何以爲眞？」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眞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

也。……圖畫之要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迹立形，備遺不俗；思者，刪撥大要，凝思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眞。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爲，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迹不測，與眞景或乖，異致其理，偏得此者，亦爲有筆無思；巧者雕綴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邈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絕而斷謂之筋，山水純全集作筆絕而不斷。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蹟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太質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蹟斷者，無筋；苟媚者，無骨。夫病者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是也。如此之類，不可改圖。此爲一部分之病，疑爲尙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脩。此爲全體之病，故無法可想。（下略）

按六要之次第與六法之次第，雖不甚同，其有功於畫學則一。且六要較六法爲進步，爲完備，後之學者，只知有六法而不注意於六要，殊爲可怪。六要中刪去六法中之傳模移寫，而增入六法所無之墨，此固爲荆浩之卓識，亦可以瞻畫法之遷變。蓋謝赫爲人物畫時代，故尙重臨摹，荆浩爲山水畫尙未大成時代，無可倣效，不得不出於寫生之一途。至於墨之

一道，在唐朝以前並未重視，因所畫多係鉤勒着色，暈無濃淡，故水墨之趣不能發現，至王維始用水墨渲淡，至荆浩始以有筆有墨並重。墨既重則色不得不輕，故六法中有隨類數彩之色而無墨：六要中有墨而無隨類數彩之色也。今將六法與六要列表於下，以比較其異同。

六法	六要
(一)氣韻生動	氣
(二)骨法用筆	韻
(三)應物象形	思
(四)隨類數彩	景
(五)經營位置	筆
(六)傳移換寫	墨

神妙奇巧四者爲品畫之標準，與神妙能逸四品，有異曲同工之妙。筆之四勢，發揮用筆之方法，可謂無餘蘊。至於二病，不但爲鑒賞家所必知，亦爲畫家之金針。

第三節　唐晉漢周之繪畫

(一)後唐　李克用以沙陀人入主中原，故其時多契丹畫家，如李贊華胡瓌皆以外國人物鞍馬著名。而中國之以畫道釋著名者有韓求李祝左禮張南李夫人善畫墨竹，袁嶬善畫魚，後唐之藝

苑不過如此而已。

【李贊華】東丹王契丹天皇王之弟，號人皇王。名突欲。後投歸中國，賜姓李名贊華，善畫本國人物鞍馬，多寫貴人酋長胡服鞍勒，率皆珍華，然而馬尚豐肥，筆少壯氣。【胡瓌】契丹人，善畫蕃馬，富於精神。雖繁富細巧，而用筆清勁。至於穹廬什物，各盡其妙。【虔】瓌子，有父風。【李玄應玄審】並工蕃馬，專學胡瓌。【韓求】一作虯。【李祝】不知何處人。同師吳道子，李克用命往陝郊畫龍興回廊列二百餘堵。求祝對畫，神數十身皆高二丈。天下畫流雲集，莫不歸伏。世並稱韓李。【左禮張南】並工佛道，筆意不相遠，所畫羅漢不在韓虯下。【袁嶬】後唐侍衛新軍河南登封人，善畫魚，窮其變態。【李夫人】蜀人，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帥兵來取蜀掠得之，夫人以崇韜武人，悒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輒起濡毫寫窗楮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世人效之，多有墨竹。

(二)後晉　晉以契丹興，以契丹亡，時間短促，文物甚少，畫家僅有二人。

【王仁壽】汝南宛人，工畫佛道鬼神，兼長鞍馬。始師王殷，後學精吳法。【胡巖徵】工神佛。

(三)後漢　漢僅四年，畫家竟無一人。

(四)後周　周代僅十年，世宗英明，文教武功，倘有可觀。畫家亦不過二三人。

【施璘】字仲寶，藍田人，善畫生竹，爲當時絕技。【釋智蘊】河南人，工畫佛像人物，學曹體。周祖時進雜鍾馗圖賜紫衣。【釋德符】善畫松柏，氣韻蕭洒，曾於相國寺廳壁，畫一松一柏，觀者如市，賢士大夫留題凡百餘篇。

第四節　南唐之繪畫

十國各據一方，幅員之大雖不及五代，但享祚久者八十餘年，少亦二十餘年，其中除南北漢南平吳閩楚六國並無畫家可述外，其南唐前後蜀與吳越繪畫之盛，畫家之多，不但較五代爲優，卽以之與唐代相較，亦無愧色。其時道釋人物雖佔優越之地位，終若無特殊之發展，而花鳥畫乃大有後來居上之概。徐熙黃筌兩大派爭鳴於南唐西蜀，同爲後世花鳥畫之祖。以山水例之，黃近北宗，徐近南宗。山水方面北方有荊關，宗尙雄渾，南唐有董源蓄意瀟遠，而尤以董源紹王維水墨山水，復與南宗，巍然爲宋以後南宗山水之祖，畫史雖列之於宋代，然源在南唐固已嶄然成名矣。

南唐地處江南，有江山之勝，文物之美，自東晉而後，流風未墜。君主多崇尙繪事，禮遇畫士。又設畫院，以畫家爲翰林待詔，名家彬彬，各地畫家亦趨之若騖。中主元旦賞雪，合作繪畫，極一時之勝。

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召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太沖主之，大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

後主李煜，政治之暇，雅擅繪事，發明書畫用筆之新法，頗爲一時所尚。

【李煜】 字重光，善屬文工書畫。自稱鍾峰隱居，又曰鍾隱；繪人，書作顫筆，屈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另爲一格，雖若蕪疏而神有餘。又復能墨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一鉤勒，謂之「鐵鉤鎖」，所畫林木飛鳥，遠過常流，畫風虎雲龍，有霸者之略。

畫院待詔中多道釋人物畫家，而以曹仲玄周文矩爲巨擘。

【曹仲玄】 建康豐城人。工畫佛道鬼神，始學吳不得意，遂改蹟細密，自成一格，尤於傅彩，妙越等夷。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玄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當時江左言道釋者稱仲玄爲第一。

【周文矩】 建康句容人。美風度，學丹青，頗有精思。能畫冕服車器人物子女，類唐之周昉，惟衣紋戰筆有別。所畫仕女之妙，在於得其閨閣之態，不施朱敷粉，鏤金佩玉以爲工。

【顧閎中】 善畫人物，韓熙載好聲伎，專爲夜飲，後主欲見其狀，命閎中夜至其第，目識心記，圖繪以上。 【竹夢松】 建康溧陽人，潛心圖畫，長於人物子女宮殿，體態綽約，宛似周昉。 【陶守立】 池陽人，以丹青自娛，長於神像鬼神，庭院殿閣子女奴隸車馬山水，靡不精妙。於所居韋堂畫山路早行圖。 【陸晃】 嘉禾人，沉湎於酒，多

畫村野人物，乘酒揮洒。略不預構，所畫道像星辰等喜爲散稱，如三仙四暢五老六逸七賢之類，畫有二種，一工一粗　細者爲上。【王齊翰】金陵人，畫道釋人物，多思致。筆法入細者勝，又善花鳥獐猿。

【顧德謙】江寧人，工人物，多喜寫道像，雜工動植，後主李煜曰：古有愷之，今有德謙，二顧相繼，爲畫絕矣。有蕭翼賺蘭亭圖。【童氏】江南人，學出王齊翰，工道釋人物，當時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

【高太沖】亦作沖古，江南人，工傳寫。嘗寫中主眞，得其神思。

其時，屋木者以朱澄衛賢爲最，

【朱澄】工畫屋木，嘗畫雪宴圖稱絕手。不及衛賢。

【衛賢】京兆人，初師尹繼昭。刻苦不倦，後學吳生，長於樓觀殿宇盤車水磨，妙處過於唐人。【朱悰】同師尹繼昭，

【何遇】【杜韜】並師衛賢。聲華大振。

其花鳥者有郭乾暉鍾隱兄弟師生一派，而畫法奧祕，不輕傳人，爲中國藝術家普通之現象，亦即中國藝術雖有發明而多失傳之最大原因。

【郭乾暉一派】乾暉北海人，世呼爲郭將軍。工畫鷙鳥雜禽，疏篁櫟木，格力老勁，巧變鋒出。常於郊居畜禽鳥，每澄思寂慮，玩心其間，偶得意即命筆。【乾祐】善花鳥，與其兄不相上下。又善畫貓。

【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尤喜畫鷂子白頭翁等皆有生態。師郭乾暉，深得其旨。郭始祕其筆法，隱變姓名趨其門，服勤累月，一日繪興於壁上畫鷂子一隻。乾暉驚曰：子非鍾隱乎？隱乃再拜且道所以，乾暉乃善遇之，遂名海內。兼工畫山水人物。

【郭權】江南人，師鍾隱。

[illegible]趙幹之畫山水，解處中丁謙李頗之畫竹，梅行思之畫鬬鷄，世號梅家鷄。楊輝之畫魚，俱一時之

還。其成名當時，影響後世，最爲傑出者，爲唐希雅徐熙之花卉。尤以徐熙堪爲百代之宗。熙襟懷尚曠，於畫院外獨樹一幟。常游園圃，注意寫生，而又創以墨寫枝葉然後敷色之法，故骨氣過人，風神瀟洒，與黃筌之鉤勒彩暈富麗豔冶者，東西齊駛。熙又有鋪殿花，當爲後世挂幅所自昉，裝堂花爲後世裝飾圖案所自昉。

【徐熙】鍾陵人，世仕南唐，爲江南名族。善畫花竹林木蟬蝶草蟲之類。多游園圃，以求情狀，雖蔬菜莖苗，亦入圖寫，意出古人之外。尤能設色，絕有生意。畫花果多在澄心堂紙上，至於畫絹，絹紋稍粗如布。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司馬遷之於文杜甫之於詩也。圖畫見聞志載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意在位置端莊，駢羅整肅，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態，故觀者往往不甚采鑒。

【唐希雅】嘉興人。善丹青，嘗學李後主金錯書，乘興縱奇，因其戰掣之勢，以寫竹樹。其爲荆檟柘棘翎毛草蟲之類，多得郊野異趣。論者以之與徐熙並稱江南絕筆。

前後蜀僻處西陲，雖在五代戰亂之時代，而兵革並未波及，故政教平治，社會安甯，自成風氣，而蜀主又往往奬勵繪畫，設官分職，廣事羅致，故供奉祗侯，人材輩出，中原畫家又多以蜀爲樂土，而群趨之，故繪事之盛，較之南唐實有過之。蜀主衍對於圖畫之鑑賞，亦有相當之眼光。

(甲)前蜀之繪畫

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畫鬼神者，例進鍾馗。丙辰歲，趙忠義所進以第二指排鬼眼，蒲師訓所進以拇指剜之。鍾馗相似而用指不同，蜀主問黃筌孰爲優劣。筌優師訓。蜀主曰：師訓力在拇指，忠義力在食指也。二者筆力相敵，難議昇降，並厚賜之。按此事亦見於黃筌傳中而微有不同，似爲一事之異傳。

當時道釋人物畫家有十餘人之多，其著名於後世者以釋貫休爲最，蓋其能變古法，不落窠臼，託於夢見，自足驚人也。其餘如高道興、房從眞、杜子瓌、楊元眞、支仲元等，非不佳妙，惟無驚人之處耳。

【釋貫休】　字德隱，婺州人。俗姓姜氏。天福年入蜀，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詩名高節，宇內咸知。畫師閻立本，寫羅漢十六幀，龐眉大目者，朵頤隆鼻者，胡貌梵相，曲盡其態。或問之，云「休自

夢中所覩耳。」又畫釋迦十弟子，亦皆此類，人咸異之。

【高道興】成都人，攻雜畫，尤善佛像。用筆時速，觸類皆精，諺曰：高君墜筆亦成畫。　【房從眞】成都人，工甲馬人物鬼神，冠絕當時。爲蒲師訓所師。所畫諸葛武侯引兵渡瀘水，人馬生動如神，蜀主每行至彼駐而不進歎曰壯哉甲馬。　【杜子瓌】成都人工畫佛像，攉於賦采。調鉛殺粉，別得其方。所畫圓光，如日初出，淺深瑩然，無筆玷之迹。

【張玄】簡州石城山人。工畫人，尤善羅漢，聲迹赫然，時呼張羅漢。　【楊元眞】工畫佛道，尤精布色。　【支仲元】鳳翔人。畫人物極工。多畫道家與神仙像。多作奕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　【杜齯龜】師常粲寫眞雜畫而妙於佛像羅漢。蜀少主念高祖受唐深恩，命齯龜寫二十一帝御容於殿之四壁，又寫先主太妃等於金華宮。

【宋藝】蜀郡人，工寫貌。

花鳥有滕昌祐，以造化爲師，以似爲工，爲寫生大家。山水則有李昇，脫去古人舊習，貌寫蜀中眞山，遂有小李將軍之雅號。姜道隱行止不測，筆墨以外無長物，亦有猱頭蜀語謂其鬢髮蓬鬆之渾稱。

【滕昌祐】字勝華，先本吳人，不婚不仕，書畫是好。常於所居樹竹石杞菊，名花異草，以資其畫。初工畫無師，惟寫生物，以似爲工。所畫蟬蝶草蟲，謂之點畫，畫折枝花用色鮮妍。其後又以畫鵝得名。復精於芙蓉果實。隨類傅色，宛有生意。

【李昇】成都人，小字錦奴，弱冠生知，不從師授。初得張璪山水，玩之數日，曰：未盡妙也。遂出意寫蜀中山川，心思造化，意出先賢，創一家之能，盡山水之妙。筆意幽閑，觀者往往誤爲王維。

【姜道隱】綿竹人，幼卽遊日不歸，尋之多在神佛廟中有畫處。及長惟畫是好，不畜妻孥，能畫山水松石。

（乙）後蜀之繪畫

後蜀繼承前蜀之遺風，繪畫之事，仍甚爲發展。道釋人物畫家之多，且邁於前蜀。如趙德玄一家，蒲師訓一家，阮知誨一家，丘文播一家，俱父子齊美，後先映輝。其餘擅此道者尙多，而釋氏之中，亦不乏能手焉。

【趙德玄一家】 雍京人，天福年入蜀。攻畫車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樓台殿閣，向背低昂，世無比者。嘗得隋唐畫樣百餘本，故所學精博。 【忠義】 德玄子，習父之藝，宛若生知，嘗於福慶禪院與父同畫東流傳變相一十三鋪，位置鋪舒，樓殿臺閣，皆畫其妙，承命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圖成，蜀主令內作都料看此圖畫枋栱有準的否，對曰：此畫復較一座，分明無欠，其妙如此。

【蒲師訓一家】 蜀人。幼師房從眞，畫人物鬼神，番馬。奉命畫諸葛等廟，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能續吳道子張素卿之畫從眞見其畫，高蹈拊膺曰：子之所得，非吾所授也。嘗畫蜀中祠廟鬼神兵仗旌旄，皆盡其美。 【延昌】 師訓畫子，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所畫獅子圖能愈瘧疾。延昌畫於諸葛廟壁爲多。

【阮知誨一家】 成都人。工畫女郎，筆蹤妍麗，及善寫眞，嘗寫蜀先主少主公主等眞。官至尙書左僕射，上柱國。 【惟德】 與父知誨同待入內供奉，所畫多爲當時宮苑亭臺花木之巧，皇妃帝后富貴之事，授翰林待詔，商賈入蜀多求其所畫川樣美人，以爲奇物。

【丘文播一家】 廣漢人，又名潛。與弟文曉俱以畫得名。初工道釋人物，兼作山水，其後多畫牛，齕草飲水，盡臻其妙。 【文曉】 工道釋與文播齊名，山水牧牛亦工。

【餘慶】 文播之子，善畫花竹翎毛，兼長草蟲。初師滕昌祐，晚年遂過之，妙處不減徐熙，隨李氏歸宋。

【張玫】成都人，父善寫貌，攻畫過父，尤精寫貌，及畫婦人，鉛華姿態，綽有餘妍，論者比之張萱。【杜敬安】子瓌子，美繼父業，所畫佛像羅漢甚衆，商賈入蜀多請其畫，授翰林待詔。【杜弘義】蜀州晉原人，工畫羅漢佛像。【周行通】蜀人，工畫人物鬼神番馬戎服，器械甚嚴，畫犬羊鷹之類，及川原放牧，甚得其妍。

【李文才】華陽人，工畫人物樹木山水，善寫真，周昉之亞，蜀主置真堂於大聖慈寺命文才貌寫諸親王臣僚等真。【蒲從海】【景朴】【趙才】

【徐德昌】【程承辯】【李壽儀】均工佛道人物。

【釋令宗】文播異姓弟，工畫山水人物佛像，諸畫工能，無不妙絕。【釋惠堅】蜀人好畫樓閣宮殿。

花鳥畫家，有與南唐徐熙對抗之黃筌一家，多善畫，郭若虛論徐黃二體甚詳，

「諺云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為待詔，……入宋又給事禁中，多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桃花鷹鶻，純白雉兔，金盆鵓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尚豐滿，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鳧雁鷺鷥，蒲藻蝦魚，叢豔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

蓋筌之花鳥畫，能窮形極態，先行勾勒，後填色彩，後世稱之為雙勾法。其子居寶居寀，均能世其家學，

入宋而大盛，爲後世勾勒花鳥畫之祖。孔嵩學刁光胤，形神逼肖，亦爲時名家，惜只知墨守師法，不知創造，故不能不讓黃氏一籌也。

【黃筌一家】 筌字要叔，成都人。幼有畫性，長負奇能。竹石花雀學刁光胤，龍水松石學孫位，山水竹樹學李昇，鶴學薛稷，資諸家之善而兼有之。早與孔嵩同師，嵩但守師法，別無新意。筌能博贍損益，遂超師藝。授翰林院待詔，權院事，賜紫金魚袋。淮南通聘，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於偏殿之壁，精彩態度，更愈於生，往往致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爲六鶴殿。後新構八卦殿，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於此殿前呈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掣臂者數四。【居寶】 字辭玉，筌之次男。與其父同事蜀爲待詔，亦工花鳥松石。【惟亮】【居宋】 俱見下宋畫家傳。 【孔嵩】 一名景，蜀人，幼工花雀，長遇刁光胤師其筆法，至晚衣服言論俱斆刁公，在公侯門四十餘載，圖畫甚多，一枝一翎，人皆寶之。嘗於廣福院畫龍，遍覩渾觀，勢欲攫躍，與筌父子同工。

第六節　吳越之繪畫

吳越僻處東南，兵革亦少，又比鄰南唐，江山秀麗，足以啓發人民之美術思想，惟畫家雖多，不及南唐西蜀之偉大，不過以一藝鳴於荒陬，對於當時之藝壇，旣列於附庸之地位，對於後代之畫學，遂亦寂焉無聞。吳越王錢鏐以善畫墨竹鳴，王族中錢仁熙工水牛，僧傚亦精於畫藝。畫家之著者：王耕之牡丹，成處士之寫眞，羅塞翁之羊，程凝之鶴，史瓊之雉兔，張質之田家風物，張及之之犬馬，趙弘胡擢之花鳥，唐垓之水族，王道古之雀竹，俱有專詣，而道釋人物畫家尤多，如釋蘊能李羣朱從簡張質杜霄王喬士王道求朱卓富致黃延浩阮部燕筠韋道豐王偉李仁章皆是也。

第十一章　宋朝之繪畫

上篇　北宋之繪畫

北宋自太祖趙匡胤篡後周，都汴梁。至金人將徽欽二帝虜走，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公曆九六〇——一一二六）

第一節　北宋繪畫概論

宋太祖掃平唐末五代之擾亂，除去節度使專橫之宿弊，民治財政兵馬之大權，收歸朝廷。輕武重文，故內政革新，文化燦然可觀。太宗眞宗相繼獎勵學藝，才學之士，彬彬輩出。惟以過重文事，武備不脩，以致西夏遼金外寇交侵，加以神宗以後，朋黨鬩墻，不能一致抵禦外侮，而徽宗又爲權奸所蔽，專心繪事，遂釀成北狩蒙塵之慘劇，而北宋告終，中原復化爲戰亂之場。

宋朝以朋黨軋轢，學術思想，遂因之而起活潑自由之狀態。不滿於漢唐之訓詁而有性理學之

發明，性理之中又有朱陸之爭，關洛之別，而文學家如三蘇，王安石，曾鞏，歐陽脩，梅聖俞，黃庭堅，亦莫不各樹一幟，共相映輝，亦可謂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藝術之精神，亦多脫離實利方面，而進入於超世無我之理想佛老之繪畫，雖不甚發達，而佛老虛無寂滅之思想，則已滲入全體藝術之中。故其時之繪畫，不僅注意於形似色彩，且趨重於氣韻理趣，不專為實用之裝飾，且就自然之玩賞。故北宋繪畫，實為中國最完美之繪畫。

宋滅羣雄後，不但將各處之名蹟收歸御府，並將各國畫家延入畫院。歷代帝王又多好畫，眞宗嘗以畫四十餘軸，賜處士种放，景德末，營玉清昭應宮，徵天下畫流三千餘人。仁宗自善丹青，神宗亦頗好畫，尤嗜李成手蹟。元豐中脩景靈宮，命畫院及四方名工共畫障壁。徽宗嗜畫尤篤，宣和中築五岳觀寶眞宮，徵天下名士，使畫障壁。獎勵圖畫，不遺餘力。萬幾之暇，尤好揮寫花鳥之妙，為臣工所不及。此雖由於性之所好，而蔡京等之希旨奉迎，乘機竊權，實為最大之原因，終至政治荒廢，以藝術亡國，可不惜哉！

【徽宗】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初與王詵，趙大年，吳元瑜等往來，萬幾之暇，惟好圖畫。內府所藏，

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不興，下至黃居寀，集爲一百秩，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所畫獨於翎毛尤爲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髣寫仙禽之形凡二十，題曰：筠莊縱鶴圖，閑暇之格，清迴之姿，各極其妙。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叢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畫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印蟲魚篆文。

宋代除徽宗好畫外，仁宗亦善畫佛馬，欽宗善人物。而親王宗室之中亦多畫家。如周王元儼 佛像鶴竹。 景王宗漢 鷹 益王頵 花竹蔬果墨竹蝦魚。 鄆王楷 花鳥。 漢王士暹 人物山水。 趙令穰 字大年，工江湖小景，甚清麗。 趙令松 字永年，工山水及狗。 趙令畯 字景升，師李伯時，善畫馬。 趙叔盎 善畫馬。 趙士暕 字明發，工畫藝。 均以畫名於代。

第二節　北宋之畫院

(甲)畫院之設立

歷代帝室獎勵畫藝，優遇畫家，無有及宋朝者。唐以來已置待詔，祇候，供奉等畫官。西蜀南唐亦設畫院。及至宋朝，更擴張其規模，設翰林圖畫院，集天下之畫人，因其才藝之高低而授以待詔，祇候，藝學，畫學正，學生，供奉等官秩。常命畫紈扇進獻，最良者，令畫宮殿寺院。太祖太宗相繼翦滅西蜀南唐，其待詔祇候之名手，亦相繼歸宋。郭忠恕自周往，黃居寀高文進自蜀往，董羽自南唐往。其餘爲祇候藝學者甚多。政和中，興畫學畫院，倣舊制，設官六級，又舊制以藝進者不得服緋紫帶佩魚，至政和宣和年間，於書畫院之官職，乃獨許之，又待詔列班，以畫院爲首，書院次之，琴院棋玉院等在下。畫院中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圖軸兩匣，命中貴押送至院，以示學人，仍責軍令狀，以防遺墜漬汚。

（乙）畫院之考試

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咸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衆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以敕令公布課題於天下，以試畫工。其畫題多取古詩爲之，故所畫多含詩意，亦爲中國畫由禮教化進而爲文學化之最大原因。今略舉相傳之詩題於下：

（一）踏花歸去馬蹄香。　第一名畫一羣蜂蝶，追逐飛馬之馬蹄，以描寫香字。

（二）嫩綠枝頭紅一點，惱人多春色不在多。其時畫手有畫花樹茂密以描寫盛春光景者。然不入選。惟一人畫危亭，美人依闌干而立，口脂點紅，傍有綠柳相映，遂入選。

（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蓬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爲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

（四）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

（五）竹鎖橋邊賣酒家應試者莫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有一人，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

（六）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蓋欲形容蘇武遠使匈奴，夢想歸漢一段情景。月影朦朧，草木荒涼若有杜鵑啼血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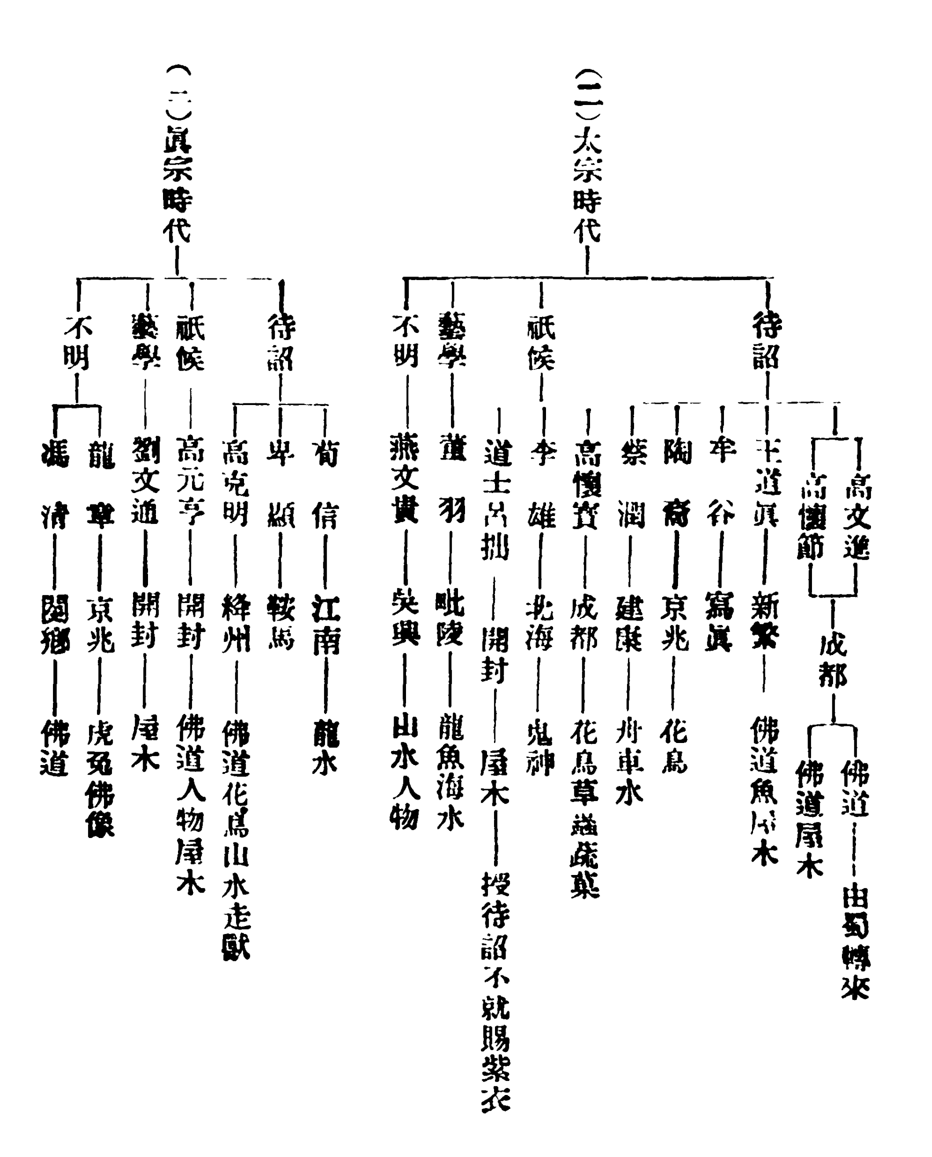
當時四方之應試者，接踵上京，不稱旨而去者蓋不少也。徽宗專尙法度取形似，故采入畫院者，往往以人物花鳥之形似者爲先，而筆墨氣韵次之。畫院同道因彼此競爭，不免有傾軋之惡習，然因此而反得切磋之益者亦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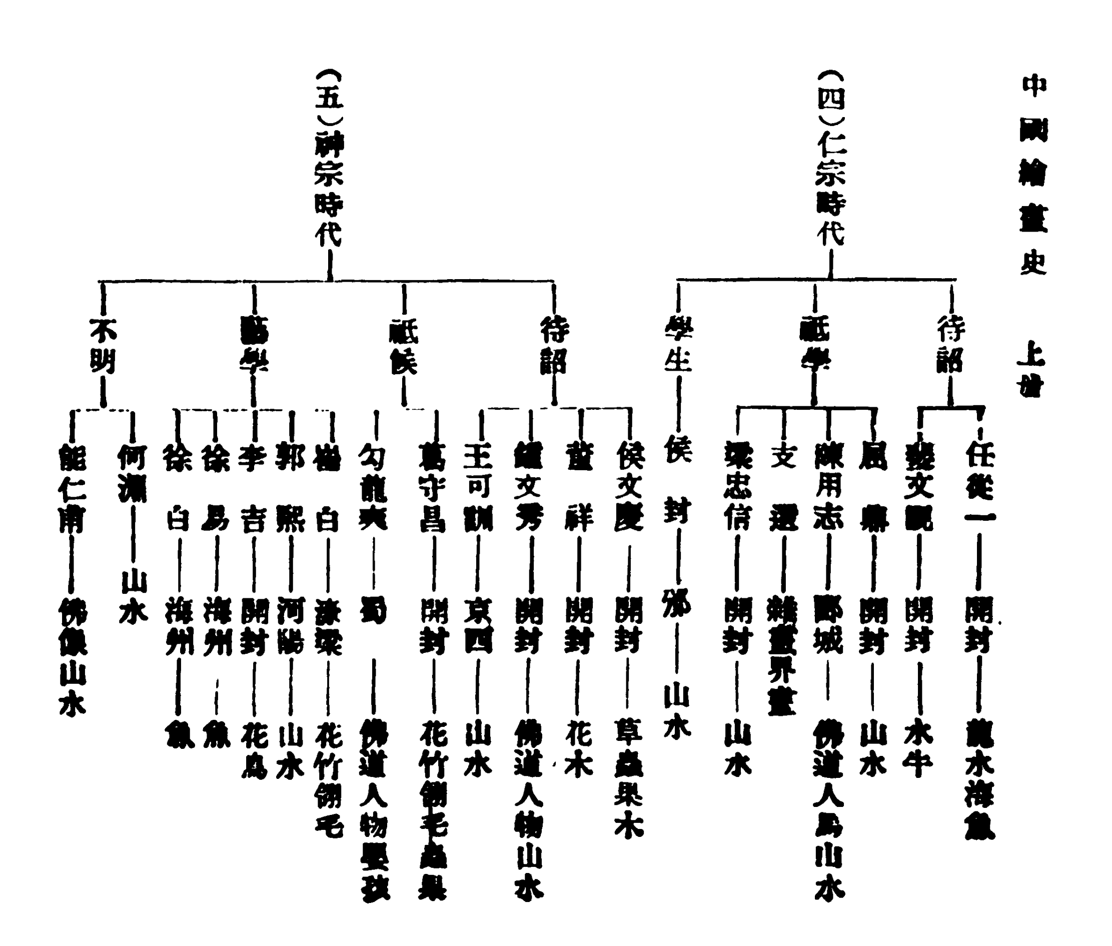
第三節　畫院之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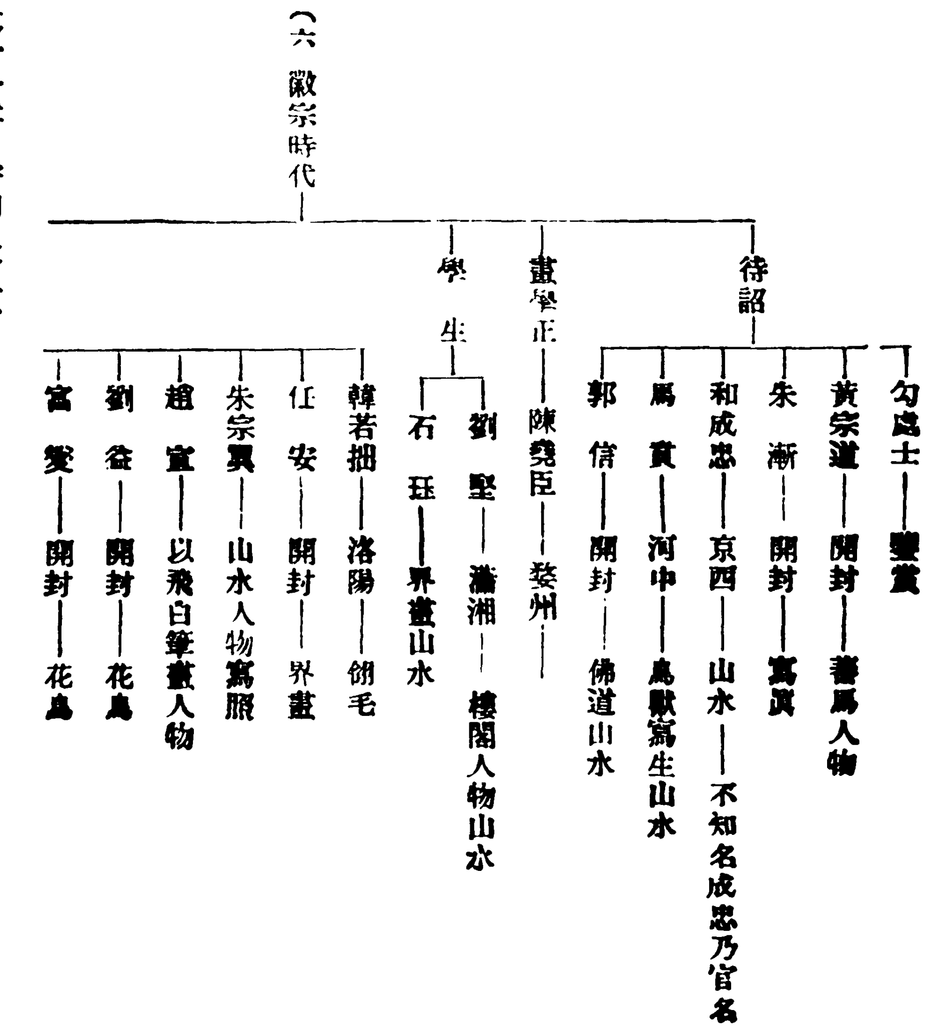
宋朝之畫院，雖為繪畫史上之盛事美談，然其中特出人才，反不若畫院以外之多。例如兩宋畫家之見於記載者有九百八十六人之多，而畫院不過一百六十四人，北宋僅有七十六人，（一部分跨南北兩宋者歸於南宋章內。）今列北宋畫院畫家於次，而詳述其重要之畫家焉。

（一）太祖時代

- 待詔
  - 黃惟亮、黃居寀 — 成都 — 花竹翎毛 — 黃筌一家 — 由蜀轉來
  - 王靄 — 開封 — 佛道人物寫真
  - 高益 — 涿郡 — 鬼神人物蕃馬
  - 王凝 — 花竹翎毛
- 祗候
  - 厲昭慶 — 豐城 — 佛像人物
- 藝學
  - 趙元長 — 蜀 — 人物翎毛 — 由蜀轉來
  - 夏侯延祐 — 蜀 — 花竹翎毛
- 學生
  - 趙光輔 — 華原 — 佛道人物蕃馬
- 不明
  - 楊斐 — 開封 — 佛像


(一)太宗時代
待詔
高文進—成都—佛道—由蜀轉來
高懷節—佛道屋木
王道眞—新繁—佛道魚屋木
牟谷—寫眞
陶裔—京兆—花鳥
蔡潤—建康—舟車水
高懷寶—成都—花鳥草蟲蔬菓
祗候
李雄—北海—鬼神
道士呂拙—開封—屋木—授待詔不就賜紫衣
藝學
董羽—毗陵—龍魚海水
不明
燕文貴—吳興—山水人物
(二)眞宗時代
待詔
荀信—江南—龍水
牟顯—鞍馬
高克明—絳州—佛道花鳥山水走獸
祗候
高元亨—開封—佛道人物屋木
藝學
劉文通—開封—屋木
不明
龍章—京兆—虎兎佛像
馮清—閬鄉—佛道


(四)仁宗時代
待詔—任從一—開封—龍水海魚
待詔—龔文觀—開封—水牛
藝學—屈鼎—開封—山水
藝學—陳用志—郾城—佛道人馬山水
藝學—支選—雜畫界畫
藝學—梁忠信—開封—山水
學生—侯封—邠—山水
(五)神宗時代
待詔—侯文慶—開封—草蟲果木
待詔—董祥—開封—花木
待詔—鍾文秀—開封—佛道人物山水
待詔—王可訓—京西—山水
祗候—葛守昌—開封—花竹翎毛蟲果
祗候—勾龍爽—蜀—佛道人物嬰孩
藝學—崔白—濠梁—花竹翎毛
藝學—郭熙—河陽—山水
藝學—李吉—開封—花鳥
藝學—徐易—海州—魚
藝學—徐白—海州—魚
不明—何淵—山水
不明—能仁甫—佛像山水


（六）徽宗時代
待詔
勾處士——鑒賞
黄宗道——開封——畫馬人物
朱漸——開封——寫眞
和成忠——京西——山水——不知名成忠乃官名
馬賁——河中——鳥獸寫生山水
郭信——開封——佛道山水
畫學正
陳堯臣——婺州
學生
劉堅——瀟湘——樓閣人物山水
石珏——界畫山水
韓若拙——洛陽——翎毛
任安——開封——界畫
朱宗翼——山水人物寫服
趙宣——以飛白筆畫人物
劉益——開封——花鳥
富燮——開封——花鳥

不明
- 薛　志—水墨雜畫
- 田逸民—濟南—墨竹
- 趙　廉—東都—山水
- 超　歸—北地—佛道人物
- 侯宗古—龍
- 孟應之—翎毛花草
- 宣　亨—開封—花鳥
- 盧　章—開封—花鳥
- 周　照—狗
- 張　戩—山水
- 戰德淳—山水人物小景
- 李希成

【黃居寀】　字伯鸞，筌之季子，工畫花竹翎毛，獸契天眞，冥周物理。始事孟蜀，與父筌俱蒙恩遇，圖畫殿庭墻壁宮闈屏障，不可勝紀。曾於彭州棲眞觀壁畫水石一堵，自未至酉而畢，觀者

莫不歎其神速且妙。後隨蜀主至闕下，太宗尤加睠遇。委之搜訪名蹤，銓定品目。畫法爲一時標準，較藝者視黃氏體製爲優劣去取。

【趙光輔】 工畫佛道，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凡欲畫馬，必心潛慮密，視聽皆斷，方肯草本點竄增減，求具完備，始上縑素，故所畫骨肉兼備而無一毫之失。

【高益】 本契丹涿郡人，太祖時來中國。初於都市貨藥，有來購者，必畫鬼神犬馬藉藥與之，得者驚異。後客於孫四皓，畫搜山圖，進於神宗，賞嘆移刻，遂待詔圖畫院。

【董羽】 字仲翔，吃語不能出，故有啞子之目。善畫龍魚，尤長於海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太宗與嬪御登樓，皇子尚幼，見畫驚哭不敢視。乃令圬墁之，羽卒不獲賞。

【燕文貴】 隸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太宗朝來京師，多畫山水人物，貨於天門之道。待詔高益見而驚之，遂聞於上，薦寫相國寺壁樹石，上亦賞其精筆，遂詔入圖畫院。山水不師古人而景物萬變，觀者如真臨其地，畫流至今稱「燕家景致」。

【高文進一家】文進工畫佛道，曹吳兼備。於大相國寺倣高益舊本畫行廊變相，故時以高益爲大高待詔，文進爲小高待詔。奉命訪求民間圖畫，多蒙恩賞。【懷節】文進子，有父風，兼長屋木。【懷寶】懷節弟，工畫花竹翎毛草蟲蔬果，頗臻精妙。

【高克明】絳州人，善幽默，多行郊野間，覽山林之趣，宴坐終日。景德中游京師，入圖畫院，與燕文貴等爲友。景祐初，上命畫臣鮑國賓畫四時景於彰聖閣，國賓戰懼不能下筆。詔克明代之，善佛道人馬花竹翎毛，鬼神屋宇，皆造於妙。

【郭熙】山水寒林，施爲巧贍，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於高堂素壁，放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雲烟變滅，千態萬狀，時稱獨步。著山水畫論行世。

【崔白兄弟】白字子西，工畫花竹翎毛，體製淸贍，雖以敗荷鳧雁出名，然於佛道鬼神，山林人獸，無不精絕。凡臨素多不用朽，復能不假直尺界筆爲長弦挺刃。補圖畫院藝學，白自以性疏闊，不能執事，固辭之。【慤】字子中，白之弟，與白相類，尤善作兎。

第四節　北宋之山水畫

山水自李思訓王維張璪王洽等出，已深造其理，五代荆浩關仝又別出新意，高古渾厚，一洗前習。迨於北宋，李成范寬董源三家鼎立，山水格法始備，號爲「北宋三大家。」不愧爲一代之宗匠，繼之者爲米芾父子。而郭忠熙，以界畫獨樹一幟。茲分述於下：

（一）李成

李成初師關仝，後遂自成一家，惜墨如金，好以直擦之皴法，寫平遠寒林，其樹木作節處，不用墨圈但下一大點，通身以淡墨空過。所畫雪景，峰巒林屋，皆用淡墨，水天空處，全以胡粉塡之，論者奇之。悟遠近透視之法，山上之亭館，仰畫飛簷，蓋宋時對於遠近明暗等法，已有相當發明，惜後人不加研究，妄謂畫山水乃以大觀小，遂置透視學於不顧，故宋以後之山水畫離自然實景，愈趨愈遠，而終不免陷於空想杜撰者也。李成畫派得其傳者有許道甯，李宗成翟院深三人。許得成之氣，李得成之形，翟得成之風。許道甯始尙矜謹，老年筆墨簡快，故峰巒峭拔，林木勁硬，別成一家。李宗成學李成破墨

潤媚，取象幽奇。翟院深以樂工嗜畫，致忘其業。再傳則有高克明郭熙兩家。郭熙尤爲傑出。其畫始以巧贍致工，深慕李成，銳意摹寫，入其堂奧，後自攄胸臆成一家之體。神宗深愛郭熙筆力，殿堂中，悉以熙作掩之。東坡詩云：「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李成郭熙能合丹青水墨爲一體，故當時畫院之畫工競效其法。

【李成】 字咸熙，本京兆長安人，唐末徙家青州，亦曰營丘人，性曠蕩嗜酒，喜吟酒，善琴奕。畫山水尤工，當時稱爲第一。開寶中孫四皓延四方之士，知成妙手，不可遽得，以書招之。成曰：「吾儒者粗識去就，性愛山水，弄筆自適耳。豈能奔走豪士之門，與工技同處哉！」遂不應。爲畫精通造化，筆盡意在，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思清格老，古無其人。景祐中成孫宥爲開封尹，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爲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眞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李君蓋不知以大

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按唐宋時代之山水畫，尙未離寫實時代，故非注意於立脚點不可。因此李成有仰畫飛簷之發明，繼此研究，未始不可於透視學有所發明，不讓西畫獨步。但以中國之民性，喜高務遠，愛玄惡實，中國畫遂由寫實漸變而爲寫意，再變而爲文人畫，只圖筆墨之風流瀟洒，不顧事實之支離荒謬。強畫之時多，觀察實物之時少，以訛傳訛，一誤再誤，論愈高，形狀愈乖。唐宋畫論多注重構圖，元明畫論多注重筆墨，清代畫論，乃多注重臨摹，於此可見中國繪畫之去實物愈遠也。至於仰畫飛簷一節，另有專論，不具載。

【許道甯】河間人，學李成畫山水林木。初市藥於端門前，人有贖者必畫樹石兼與之，無不稱其精妙。由此有聲，遂遊公卿之門，頗見禮待。所長者三，一林木，二平遠，三野水，皆造其妙，而又命意狂逸，自成一家。

【侯封】寒林學許道甯。

【李宗成】鄜時人工畫山水寒林學李成，林麓江皋尤爲盡善。

【翟院深】營丘人，名隸樂工，善擊鼓，師李成畫山水，喜爲峯巒之景，一日府院張樂。院深擊鼓爲節，忽停撾仰望，鼓聲不續，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行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高克明】【郭熙】見前畫院節。

【王詵】字晉卿太原人，能詩善畫，尙英宗女，爲利州防禦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墨竹師文湖州。

（二）董源

董源以平淡幽雅之筆，寫江南秀麗之景。水墨學王維，着色學李思訓。墨氣淋漓，用筆雖似草草，

近視不類，遠視則景物悉呈，頗似西洋畫，觀者與畫幅之間，必須有適當之距離。其山水約分二種：一種水墨礬頭，山石作麻皮皴；一種著色者，皴少而色淡。董源畫法後代學者甚盛，得其傳者，首推巨然，嵐氣清潤，積墨幽深，世以董巨並稱。劉道士亦學董源，稱入室。巨然再傳爲釋惠崇，釋惠崇再傳於僧玉磵。江參亦師董源而豪放過之。此外米芾父子亦頗受其影響，其畫派至元明而崇奉不衰。

【董源】　字叔達，亦字北苑，鍾陵人。事南唐爲後苑副使。善畫山水，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上有雲氣，坡脚下多碎石，乃金陵山景。皴法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兼工畫牛虎龍水，各盡其妙。

【釋巨然】　江甯人，受業於本郡開元寺，祖述董源，攻畫山水。隨李煜至京師，居於開寶寺。所畫筆蹟清潤，布景天眞，壯年多作礬頭，老年歸於平淡。

【劉道士】　建康人，亡其名。工佛道鬼神，落筆遒怪，尤善山水，師董源與巨然同時，畫亦相類，但劉道士畫道士在左，巨然畫僧在左，以此爲別。

【釋惠崇】　建陽人，工畫鵝雁鷺鷥，尤工小景，善爲寒汀遠渚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世謂惠崇小景，黄庭堅蘇軾俱有詩詠之。

【僧瑩玉澗】 西湖慈淨寺僧師惠崇山水。

(二)范寬

荆關雄渾之筆，傳於范寬，寬又能不徒以古人爲師而以造化爲師，故能對景造意，不取繁飾，寫山眞骨，自爲一家，與李成並行。時人以爲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所謂造乎神者也。晚年用墨太多，遂至土石不分。山水自王維後，已日趨於平澹幽遠，而王洽等又肆爲狂逸之筆，其間雖經荆關之異峰突起，反於高古深厚，然大勢所趨，終不能挽狂瀾於既倒，而董源李成乃應運而生，遂開宋元至今數百年山水之局。范寬繼承荆關，仍以厚重出之，雖名重一時，而繼起者不足以振之，遂致絕響矣。

【范寬】 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目爲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畫山水始師李成，又師荆浩，山頂好作密林，水際作突兀大石，既乃嘆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舍舊習卜居終南太華，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眞得山骨，而與關李並馳方駕。作雪山全師王維，冒雪出雲之勢，尤有氣骨。 【紀眞】 【黃懷玉】 學范寬畫通眞。

【商訓】亦學范寬。【高洵】初師高克明，晚師范寬。【李元崇】師范寬，清潤可愛。【劉翼】學范寬而有自得處，不知者以爲寬筆。【劉堅】師范寬樓閣人物皆工。【楊安道】學范寬用焦墨太重。

（四）二米

李成董源范寬三家之後，厥爲二米，米芾秉高曠雅潔之性，發爲水墨淋漓之畫，以自古山水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爲之。煙雲掩映，樹木簡略，號爲「米氏雲山」以古爲今，妙於薰染。工詩善書，文采風流，爲時景仰。其子友仁，世號小米，略變父法，點滴雲煙，草草而成，不失天眞。蓋山水至此，又一變矣。此等畫派至南宋之龔開，元之高克恭均承其衣缽，至於元明，綿綿不絕。

【米芾父子】字元章，自號鹿門居士，襄陽漫士，海岳外史，芾又署作黻，徽宗朝召爲書畫學博士，禮部員外郎。書畫自成一家，又精鑑，稱古今第一。著有畫史書評寶晉英光集等書。資性曠達不羈，冠服倣唐人，風神蕭散，好潔成癖。凡作書畫，雖萬乘之前，必解衣脫帶。其雲山烟樹宗王洽，點筆破墨師董源，以行草之書法爲畫，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又善畫人物，出於天性，非師而能。有求者，只作橫掛三尺，惟寶晉齋中，挂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褾出乃不爲倚所蔽，人

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關仝李成習氣，作畫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作畫。嘗於無爲州治見巨石，狀奇醜，大喜，具衣冠拜之。其放誕如此。」【友仁】 字元暉，小字虎兒，晚自號嬾拙老人。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力學嗜古，克肖乃翁。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筆，旣貴，甚自祕重，雖親舊間亦無由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 年八十神明如少壯時。

（五）郭忠恕

隋唐以後，樓臺殿閣之界畫，雖已發達，然須折算無差，拘於繩墨，無表現筆墨之餘地，稍涉畦畛，易入庸俗。至尹繼昭衞賢，始以此著名。郭忠熙出，以俊偉寄特之氣，作規矩繩墨之畫，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闌干牖戶，若可開闔。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增而倍之，可以建爲宮室。其遠近透視之法，研究必極精審。其時王士元雖亦能作樓閣臺榭，而乏煙霞之氣，其後元之王振鵬，明之仇英，可以繼蹤。

【郭忠恕】 字恕先，洛陽人。所圖屋壁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

張絹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必怒而去。郭從義鎮岐下，每延止山亭，張素設粉墨於旁，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珍惜之。岐有富人，主官酒酤。其子喜畫，日給醇酎，設几案絹素及好紙，屢以情言。忠恕俄取紙一軸，凡數十番，首畫一丱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鳶，中引一線，長數丈，富家子不以爲奇，遂謝絕。又爲安陸郡守畫。乃將濃墨汁潑灑絹上，[illegible]之，徐[illegible]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又畫天綫數峯，使人見而心目者在筆墨之外。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與郭忠恕爲畫友，忠恕於人物不深留意，往往自爲屋木，假士元寫人物於中。人物師周昉，山水學關同，屋木類郭忠恕。皆造其微，又善畫馬。

（六）其餘

除上述諸大家之外，工山水者尙多，玆略舉其名於下：

【湯子昇】蜀人畫山水人物頗工。【劉永】工山水，專法關同，能入室。【孫可元】善畫吳越間山水。【陸瑾】江南人，善畫江南風物，瀟灑精確。【燕文貴】見前。【陸文通】江南人，山水學董源巨然，亦工樓臺道釋。【屈鼎】山水得燕文貴之髣髴。【劉文通】京師人，善畫樓臺屋木，嘗畫玉清昭應宮小樣圖。【李隱】五原人工畫山水。【龐崇穆】字季和，召畫玉清昭應宮山水列壁，詔入圖畫院，崇穆不就而去。【燕肅】字穆之，位龍圖閣直學士，善山水。蹈摩詰之遐蹤，過咸熙之懿範，始作生竹，超然免俗。【王端】字子正，長於傳寫及山水花竹等。寫眞廟御容無及之者，敕入圖畫院議而不受，乞國子監書各一部，山水學關同。【宋澥】長安人，善畫山水，過與登樓操筆，故人間不多見。【宋道】字公達，洛陽人，山水閑淡簡遠。【宋迪】字復古，道之弟。山水師李成，又喜畫松，山川草木，妙絕一時。有瀟湘八景。以陳用之所畫失趣，教之張絹素於敗牆上隔素見高低凹凸之狀以作畫。【符道隱】長安人、

工畫山水寒林，學無師法，多從己見。【馮曠】河內人，山水體製不類前人，自成一家。【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工畫山水人物，尤好作枯樹怪石。【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工詩善畫山水。【蔣長源】字永仲，作著色山水，山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眞松爲之。

第五節　北宋之道釋人物畫

宋代理學家，雖無不潛心佛教，冥契禪宗，然佛教在社會上之勢力殊不及五代以前之盛，因之佛教畫亦未見發達；但其時道教之崇奉，則過於唐代，徽宗且有道君皇帝之稱，故道觀盛而道畫亦因之而盛。然綜觀北宋之道釋人物，雖人才輩出，但多數汲吳道子之餘波，無特出之大家。高益高文進王靄石恪王道眞厲昭慶楊斐趙元長趙光輔等鳴於院內；王瓘孫夢卿孫知微侯翼童仁益等鳴於院外。是諸家者雖各有所長，爲一時畫壇之秀，然其畫樣多不出吳道子之窠臼，可謂一守舊法，每下愈況。

【王靄】京師人，工畫佛道人物，長寫貌。【石恪】蜀人，攻古體人物，數張南本筆法，雖豪貴相請，少有不足，圖畫之中必有譏諷焉。【王道眞】字幹叔，新繁人，同傳移高益畫獄。高文進以爲出己上。工佛道人物及魚。【厲昭慶】豐城人，攻佛像尤長於觀音。每欲揮毫，必求靈靜之室，無塵埃處，覆其四面，始肯命意。【楊

婁】 京師人，多遊江湖間，攻畫佛像宗吳生，畫鬼神有威勢。

【趙元長】字慮善，蜀中人，工花鳥。模王齊翰羅漢深得其法。

【王瓘】 字國器洛陽人。北邙山老子廟壁吳生所畫，世稱絕筆。瓘多往觀之，雖窮冬積雪，亦無倦意。由是得其遺法 又能變通不滯，取長捨短。得者以爲珍玩。武宗元每歎曰：觀國器之筆不知有吳生矣。高克明曰，得國器畫何必吳生。故世謂之小吳生。

【孫夢卿】 字輔之，須昌人，少有精鑒，家世豪右。志於圖繪，常曰：吾所好者吳生耳，餘無所取，故盡得其法。里中目爲孫脫壁又曰孫吳生。與王靄對畫開寶寺。

【孫知微】 字太古 彭山人，畫釋老則往山野不茹葷，經時方成，筆墨神妙，度越常人。

【侯翼】 安定人，夙振吳風，窮乎奧旨。寺壁甚多。

【童仁益】 蜀中人。人物尊像，出自天資，不由師授，乃孫知微之亞。

景德末營玉淸招應宮，募道釋畫家至三千人之多，武宗元爲左部長，王拙爲右部長。亦皆宗法吳生。繼之而有名者爲陳用志，武洞淸，自是而後，人才漸稀，元豐中脩景靈宮，宣和中築五岳觀寶眞宮，雖亦廣徵畫士，而竟無優秀之作家焉。

【武宗元】 字總之，河南白波人，年十七畫北邙山老子廟壁，頗爲精絕。應募玉淸招應宮者逾三千人，中程者不減百人分爲二部，宗元爲左部之長，所畫洛中三聖宮十太一皆丈餘。亦不常落筆，雖貴人名臣，求之甚勤，未嘗肯諾。歷官虞部員外郎。

【王拙】 字守拙 河東人，與宗元爲對，時人多許之，畫本宮五百靈官衆天女朝元等壁。

【陳用志】 郾城人，工畫佛道人馬，林木，精詳巧贍但意務周勤，格乏淸致。

【武洞淸】 長沙人，工畫佛道人物，特爲精妙，最長於天神道釋等像，布落置，廣狹大小 橫斜曲直，莫不合度，坐作進退，皆有思致，名重一時。

中國繪畫由着色進步而爲水墨，山水，人物，花卉無不皆然。山水自王維已開水墨之端，至宋而大盛，花卉亦由敷彩豔麗進而爲幽雅澹遠，再進爲水墨之蘭竹菊梅。人物既由崇拜瞻禮之偶像漸變爲觀賞珍玩之裝飾品。於是其莊嚴燦爛之色彩漸失，爭注意筆情墨趣，而白描人物以興，李公麟爲之首，掃去粉黛，高雅淸淡，無一毫烟火氣，可謂古今絕藝。北宋人物，至公麟而始脫吳道子之範籬，岸然自成一代之代表作家焉。

【李公麟】　字伯時，舒州人。爲中書門下，後省删定官。元符三年，歸老於龍眠山。雅好繪畫，心通意徹，直造玄妙。凡目所覩，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子及前世名手，乃集衆善，以爲已有，更自立意，專爲一家。時人以爲鞍馬愈韓幹，佛像可進吳道子，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尤工人物，能分別狀貌使人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至於動作態度，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大抵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可近。留意畫馬，每欲畫必觀羣馬，以盡變態。有僧勸其不如畫佛，後遂絕筆，作畫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雲行

水流有起倒。【釋梵隆】字茂京，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加品題，然氣韻筆法皆不逮。【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作畫，每使廣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眞。陷於賊被脅不屈斷右手拇指，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後惟畫觀音大士而已。

其他畫道釋人物者，不可悉數，如

【郝處】江南人，本一商賈，因好畫而蕩其產。【顧大中】兼工花竹。【甄慧】脫略世間形似，具天人威儀。【楊丹】寫像。【李茂】人物清麗可愛。【王延嗣】工鬼神。【錢易】自畫十六羅漢，極古怪。【李用及】【李像坤】尤精鬼神。【趙雲子】善畫道像。【王兼濟】得吳生餘趣，嘗與武宗元對畫。【王居正】師周昉士女，略得其妙。【高元亨】字彥德，京師人，嘗畫從駕兩軍角抵戲場圖，寫其觀者四合如堵，坐立翹企，富貴貧賤，老幼長少，技術外夷之人，無不具備。至有爭怒解挽，千變萬狀求眞盡得，古未有也。【楊朏】京師人，尤於觀音得名。【張昉】字升卿，汝南人，學吳生得其法。【劉永年】字君錫，作鳥獸蟲魚，尤工道釋。【孟顯】字坦之，出於自意，筆無少滯，人謂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一如刀劃。【陳士元】京師人，學王士元。【葉進成】工畫人物，得閻令之體。【葉仁遇】進成族弟，工畫人物，多狀江表市肆風俗。【郝澄】學通相術，精於傳寫。【毛文昌】字則之，蜀人，好畫郊野村堡人物，能與眞逼。【尹質】字成化，成都人，善寫貌，尤精於眞人藥王。【歐陽賁】京師人，工傳寫。【李元濟】太原人，精於吳法，不妄落筆。【勾龍爽】蜀中人，善作中古人物，尤善嬰孩，得其態度。【田景】畫人物有奇思。【陳坦】工畫佛道人物。【鄧應】梓州人，工雜畫佛道鬼神。【許中

正】工鬼神及龍。【劉國用】漢州人，工畫羅漢。【陳自然】工畫佛。【雷宗道】工雜畫，尤長於佛像。【費宗道】漢州人，畫太一宮中主六神，頃刻而成，衆工疾之，告主者以爲太速殊不加意。遂令壞毀，一夕憤懣而卒。【成宗道】長安人，工畫人物兼善刻石。【劉宗道】京師人，作照盆孩兒，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扇必畫數百本，然後出貨，即日流布，實恐他人傳模之也。【趙宣】用飛白筆作人物。【司馬寇】汝州人，佛像鬼神人物，種種稱能，爲宣和中第一手。【喬仲常】工雜畫師公麟。【賈公傑】作佛像極精細，衣纏描金而不俗。【甘風子】關右人，以細筆作人物頭面，動以十數，然後放筆如草書法，以竟全體，頃刻而成，傳觀既畢，往往毀裂而去。【釋元靄】蜀中人，善寫眞，且能自寫眞，雖倉卒描寫，亦極工肖。【釋介宗】工畫佛道人物。【釋維眞】以善寫貴人名。【釋曇素】筆力遒健，神氣如生。

第六節　北宋之花鳥畫

花鳥畫自五代徐熙黃筌並立後，其勢力已可與山水人物鼎立。入宋而後人物已現衰頹之運，而山水花鳥乃欣欣向榮，達於隆盛之運。黃居寀以鉤勒塡彩一派爲院體之標準，徐崇嗣以疊色漬染爲在野派之領袖，其勢力足以左右一代之畫風故學之者頗衆。

【黃居寀】見前畫院節【夏侯延祐】字景休，蜀中人，師黃筌爲流輩推重。【李懷袞】蜀郡人，學黃氏，亦善山水，其所居及寢處，皆畫

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爲也。【李吉】開封人，花鳥學黃氏。【傅文用】京師人，俗以三霸目之，每見禽獸飛立，必凝神詳視，都忘他好。其爲鵝鵠能分四時毛羽，頗有黃筌風概。【李符】襄陽人，學黃體。而丹青淡雅，別是一種風格。

【徐崇嗣兄弟】徐熙之孫，善畫草蟲時果，花卉蠶繭之類，備得形似，無有及者。創造新意，不華不墨，直以疊色漬染，號沒骨花。【崇勳】、【崇矩】俱徐熙之孫，能繼祖業，畫花木禽魚蟬蝶蔬菓之屬，極奪造化之妙，作士女爲工，山眉豐臉，蓋寫花蝶之餘思也。

其後崔白兄弟吳元瑜等出，體製淸贍，用筆縱逸，稍變舊格。

【崔白兄弟】見前畫院節　【吳元瑜】字公器，京師人，學崔白能變世俗之氣，故其筆特出衆工之上，自成一家。

及趙昌出，乃專注意於寫生，至自號「寫生趙昌」，易元吉繼之，遂能於徐黃體外，巍然成家。

【趙昌】劍南人，性傲易，雖遇權勢，亦不肯相下。善畫花果，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每晨朝露下時，遶欄檻諦玩，手中調彩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色彩，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爲采色所隱，乃眞趙昌畫也。晚年還蜀，尤有聲譽，多出金購其舊畫以自祕。【王友】字仲益，蜀人，師趙昌畫花，不由筆墨，專尚設色，得其芳艷。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靈機深敏，畫製優長花鳥蜂蟬，動臻精奧始以花果專門及見趙昌之蹟乃嘆服焉、後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馳其名，遂寫猿獐嘗遊荊湖間，入萬守山百餘里。以覘猿狖獐鹿之屬，逮諸林石景物，一一心傳足記，得天性野逸之恣。又嘗於長沙所居舍後，疏鑿池沼，間以亂石，叢花，其間多畜水禽，每穴牕伺其動靜遊息之態，以資畫筆之妙。

此外如唐宿及忠祚兄弟，亦能繼乃祖希雅之畫風而稱能京師。韓若拙每作一禽自觜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數，可謂精工之致。戴琬因求者甚衆，徽宗至封其臂，不令私畫。其餘工花鳥者其人數不下於道釋人物。今錄其名於下，而略其迹焉。

【王曉】【劉文惠】【王凝】【劉夢松】【艾宣】【李祐】【丁貺】【葛守昌】
【李吉】【宋用錫】【李甲】【趙士雷】【趙孝穎】【趙仲佺】【趙仲恂】【趙士腆】【高燾】【孟應之】【宣亨】【劉益】【賈祥】【盧章】【楊祁】【李猷】
【鮑洵】【李仲宣】【李正臣】【樂士宣】【晁說之】【胡奇】【薛志】【曹訪】
【錢昆】【釋夢休】【寶覺和尚】

第七節　北宋之水墨雜畫

設色花鳥之外，專用水墨畫花卉之風亦漸盛，而尤以蘭竹梅等爲流行。蓋文人學士，逸興寫意之作，不甘調粉塗脂，不甘循規蹈規，脫略迹象，一以筆墨之情趣爲旨歸。蓋中國畫至水墨花卉，已完全脫離宗教實用等束縛，而達陶冶性情，寄託思想，純藝術之境地；專供玩賞，而富於文學趣味，並無其他目的者也。如墨竹以文同蘇軾爲大家，墨梅以崔白釋仲仁爲巨擘。南宋而後以竹菊梅蘭爲四君子，占文人畫之大部焉。

【文同】　字與可，梓潼人。善畫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見精練良紙，輒齋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硯，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求者多則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韈！」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自號東坡居士。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人問何不逐節分畫，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作枯木，枝幹虯屈，怪怪奇奇，像其胸中蟠鬱。又嘗作朱竹

【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酷愛梅花，方丈植梅數本，每花放時，移牀其下，吟咏終日。偶月夜見牕間疏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因此好寫，得其三昧。山谷見而笑之曰：「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每寫時必焚香禪定，意適則一掃而成。【丁野堂】

道士，名未詳，住廬山清虛觀，善畫梅竹，理宗因召見問曰：卿所畫者恐非宮梅。對曰，臣所見者江路野梅耳。因號野堂。

北宋畫家上述山水道釋人物花鳥水墨等諸大派而外，其他雜畫甚多，江河之大，蠅蝶之小，飛潛動植，無不成畫，眞有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概。今列表於下，以示其繁富狀況，尙有方外閨秀畫家未列者甚多，可謂盛矣。

（一）畫水者：

孫白　曹仁希　戚文秀　蒲永昇　徐友　釋象微

（二）畫龍水者：

吳進　吳懷　荀信　任從一　許中正　釋傳古

（三）畫虎者：

包貴 包鼎 辛成 龍章

(四)畫馬者: 蕃馬附

張戡 陳皐 張紟 卑顯 黃宗道

(五)畫水牛者: 牛附

祁序 錢仁熙 丘士元 胡九齡 朱羲 朱瑩 裴文睍

(六)畫馬者:

張戡 陳皐 張紟 卑顯 黃宗道

(七)畫其他動物者:

龍章 虎兔。 馮進成 犬兔。 毋咸之 鶉。 曹訪 鶉。 錢昆 沙鳥。 馮清 橐駝。 馬賁 各種動物。

徐易 徐白 徐皐 魚 寇君玉 鰕。

(八)畫草蟲者:

郭元方 李延之 侯文慶 郭道卿 郭游卿 李景孟 釋覺心 釋居寧

（九）畫其餘者：

蔡潤　何霸舟船。　支選　張擇端太平車。　孫懷說亂石。　劉常　謝堂花木。　羅存小筆。　石珏界畫。　劉浩[illegible]。　倪濤　孔去非[illegible]。

（十）畫竹及墨竹者：

李誕　張昌嗣　楊道孚　雷殿直　閻士安　趙宗閔　劉延世　黃子舟　劉明仲　黃與迪　程堂　黃斌老　李時雍　趙克夐　趙叔儺　劉棠

中篇　南宋與遼金之繪畫

南宋　建都臨安，自高宗建炎元年，至恭帝德祐二年共計一百五十年。（公曆一一二七——一二七六）

南北宋合計共三百十七年。（公曆九六〇——一二七六）

遼　起於後晉天福二年，至宣和四年爲金所滅，共計一百八十五年。（公曆九三七——一一二二）

金　起於宣和五年至端平元年爲蒙古所滅。共計一百十一年。（公曆一一二三——一二三四）

第一節　南宋繪畫概論

徽欽二帝爲金所虜後，北宋遂亡。宋室南遷，都於臨安。高宗書畫皆精，人物山水竹木，無不工妙，仍照舊例設置畫院，待詔進畫，往往加以御題，以示寵異。紹興間官畫院待詔，或承直郎賜金帶者皆一時名手。凡畫院衆工，每作一畫，必先呈稿，然後上真。故所畫山水人物花鳥無不精緻絕倫，但以畫家思想爲在上者所束縛，無自由發揮之餘地，故所作往往徒務富麗精細，而乏活潑天趣，遂形成所謂院體畫派，而不免爲文人畫家所詬病，中外院體畫派，如出一轍。然其規矩森嚴，形色逼肖，尙爲文人畫所望塵莫及也。其時院外畫家，自較院內爲自由，而所作實亦有朝野之別。高宗嘗訪求法書名畫，五方來獻者甚衆，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御府收藏之富，與宣和相埒。所惜鑒定非人，私心自用，除去品題，無從考證，惟裝飾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錦褾玉軸，殊見富麗焉。至於寧宗畫院人才輩出，而恭聖皇后妹楊妹子以藝文供奉內廷，書法與寧宗相類，故院畫名作之進御府，賜貴戚者，多令題署。慶元嘉泰間，富於收藏，不乏名蹟。自後國運日衰，畫道日微，而宋運因以告終。

第二節　南宋之書院

南宋雖偏安一隅，國勢稍衰，而畫院之盛，不減北宋。且北宋繪畫大家，多出院外，南宋則多出院內，故南宋號爲劉李馬夏之四大家無不出於畫院，畫外畫家竟無人與之抗衡。宣和畫院中待詔多隨高宗南渡，復入紹興畫院，如李唐蕭照李迪蘇漢臣等均爲一時高手。及至孝宗則以劉松年爲班魁，而閻次平兄弟亦著。光宗寧宗之間，水墨派大家之馬遠夏珪出，橫掃一切，雄視畫壇，梁楷之減筆人物亦一時之秀自後雖無特出大家，而人才之多，固足與北宋媲美也。今列表於下：

時期	職位	姓名	籍貫	畫科
徽宗高宗之間	副使	李迪	河陽	花竹翎毛山水
		蕭照	濩澤	山水人物
	不明	李安忠		花鳥
		李唐	河陽	山水人物
		劉宗古	開封	人物
		李[illegible]	開封	花鳥
		楊士賢		山水人物
	待詔	蘇漢臣	開封	人物嬰孩

- 朱　銳——河北——山水人物
- 張　浹——紹興——人物山水
- 顧　亮——紹興——山水人物
- 李從訓——佛道人物花鳥
- 閻　仲——人物花鳥牛
- 周　儀——人物
- 焦　錫——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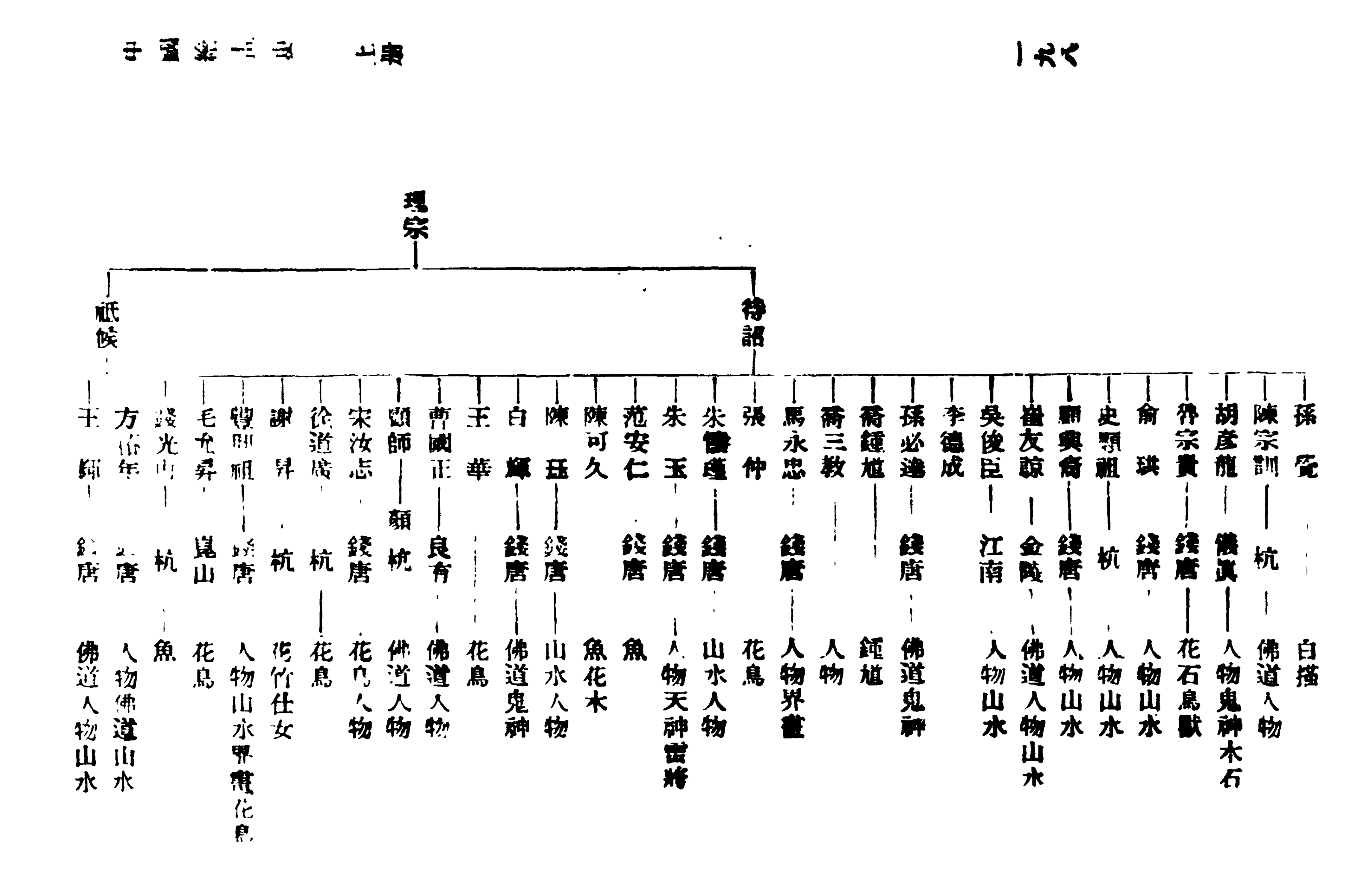
高宗

- 待詔
  - 李　瑛——花竹翎毛走獸
  - 吳　炳——毗陵——花鳥
  - 王訓成——山東——人物山水
  - 林俊民——山水
  - 馬興祖——河中——花鳥人物山水
  - 馬公顯——河中——花鳥人物山水
  - 劉思義——山水
  - 馬世榮——河中——花鳥人物山水
  - 尹大夫——竹
- 祗候
  - 賈師古——汴——佛道人物
  - 韓　祐——石城——花鳥草蟲
  - 朱光普——汴——山水
- 不明
  - 梁　松——人物佛道
  - 徐　確——寫眞

- 孝宗
  - 待詔
    - 蘇焯　開封　人物嬰孩
    - 毛益　昆山　花竹翎毛
    - 林椿　錢唐　花鳥瓜果
    - 李玨
  - 祗候
    - 閻次平　山水人物牛
    - 閻次于　山水人物
  - 學生
    - 劉松年　錢唐　人物山水

- 光宗 寧宗
  - 待詔
    - 陸青　山水
    - 馬遠　河中　山水人物花鳥
    - 李嵩　錢唐　佛道人物界畫
  - 祗候
    - 馬麟　河中　山水人物花鳥

- 理宗
  - 待詔
    - 夏珪　錢唐　山水人物
    - 蘇堅　開封　佛道人物
    - 陳居中　人物番馬
    - 梁楷　佛道鬼神人物山水
    - 蘇顯祖　錢唐　山水人物
    - 高嗣昌　開封　山水
    - 白良玉　錢唐　佛道人物
  - 閻廷俊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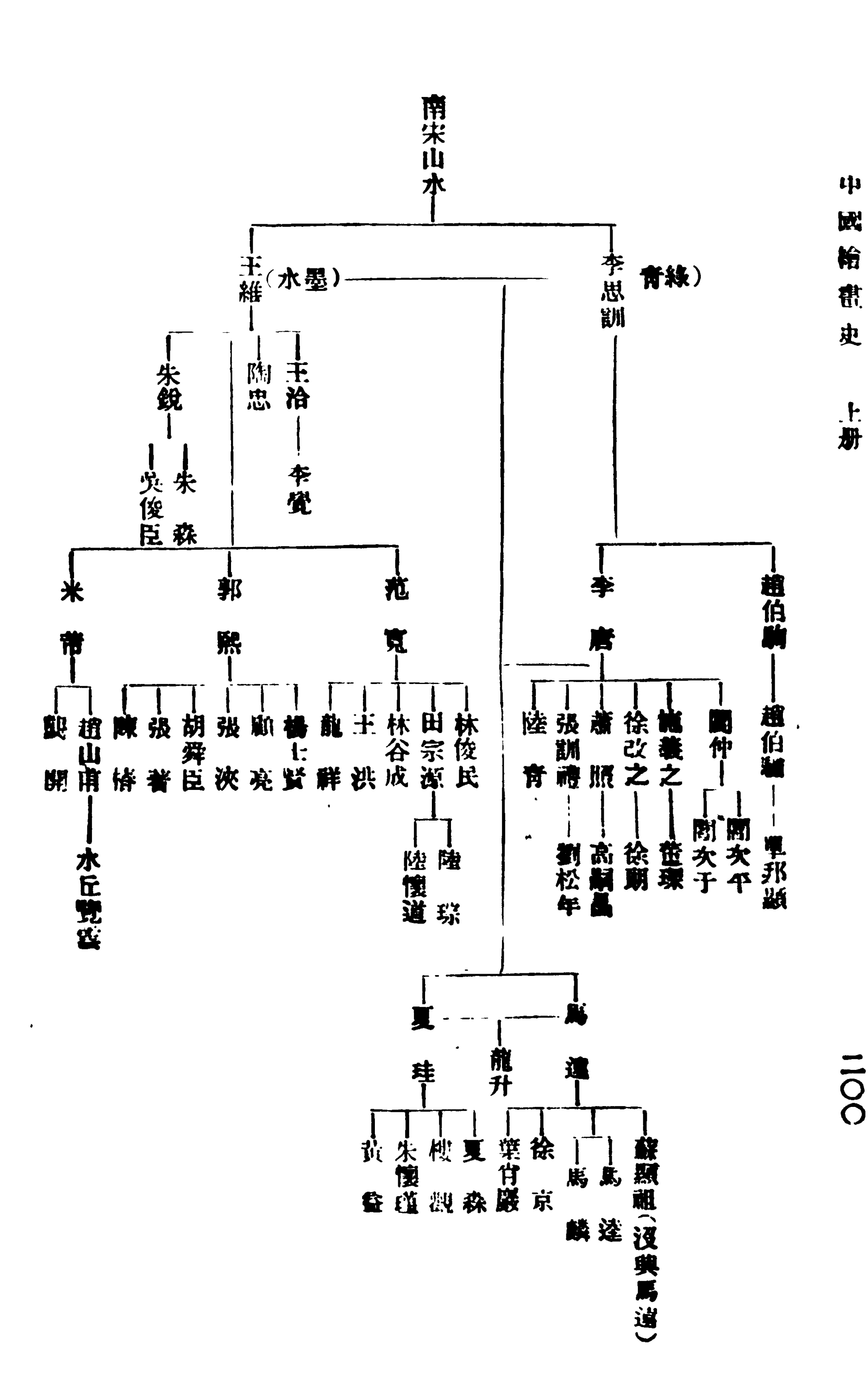
理宗

職	姓名	籍貫	畫科
待詔	孫覺		白描
待詔	陳宗訓	杭	佛道人物
待詔	胡彥龍	儀真	人物鬼神木石
待詔	弁宗貴	錢唐	花石鳥獸
待詔	俞珙	錢唐	人物山水
待詔	史顯祖	杭	人物山水
待詔	顧興裔	錢唐	人物山水
待詔	崔友諒	金陵	佛道人物山水
待詔	吳俊臣	江南	人物山水
待詔	李德成		
待詔	孫必達	錢唐	佛道鬼神
待詔	喬鍾馗		鍾馗
待詔	喬三教		人物
待詔	馬永忠	錢唐	人物界畫
待詔	張仲		花鳥
待詔	朱懷瑾	錢唐	山水人物
待詔	朱玉	錢唐	人物天神雷將
待詔	范安仁	錢唐	魚
待詔	陳可久		魚花木
待詔	陳珏	錢唐	山水人物
待詔	白輝	錢唐	佛道鬼神
待詔	王華		花鳥
待詔	曹國正	良有	佛道人物
待詔	劉師顏	杭	佛道人物
待詔	宋汝志	錢唐	花鳥人物
待詔	徐道廣	杭	花鳥
待詔	謝昇	杭	花竹仕女
待詔	魯明祖	錢唐	人物山水界畫花鳥
待詔	毛允昇	崑山	花鳥
待詔	錢光甫	杭	魚
祗候	方椿年	錢唐	人物佛道山水
祗候	王輝	錢唐	佛道人物山水

- 度宗
  - 待詔
    - 郭某 — 穆州 — 界畫
    - 賀六 — 海州 — 觀音
  - 祇候
    - 樓觀 — 錢唐 — 花鳥人物山水
    - 李永年
  - 不明
    - 朱紹宗 — 人物花鳥貓犬
    - 郝七 — 龍水

第二節　南宋之山水畫

山水自唐李思訓王維分爲青綠水墨二派後，五代至北宋水墨派較佔優勢，李成范寬董源三大家，二米均屬水墨派，而青綠山水僅一郭忠恕，及至南宋，青綠派乃復興如趙伯駒兄弟李唐劉松年蕭照等均習青綠山水爲南宋之代表作家，其餘師王維者雖有朱銳等，師郭熙者雖有楊士賢等，師董源者有江參，師范寬者有田宗源等，但其勢力均不敵青綠派之盛。及至馬遠夏珪雖仍以李唐爲師，格局脫胎於青綠山水，而乃用水墨大筆一變其拘謹精緻之態，故馬夏可謂調和南北兩宋之作家，後人乃專以屬之北宋，似不免片面之見。今將南宋山水畫家之授受淵源列表於下：


南宋山水
王維（水墨）
李思訓（青綠）
朱銳
陶忠
王洽
朱森
吳俊臣
李覺
米芾
郭熙
范寬
李唐
趙伯駒
趙伯驌
林俊民
田宗源
林谷成
王洪
楊士賢
張浹
胡舜臣
張著
閻仲
徐改之
蕭照
張訓禮
陸青
閻次平
閻次于
徐明
劉松年
夏圭
馬遠
夏森
樓觀
朱懷瑾
徐京
馬逵
馬麟

【趙伯駒】 字千里，宋宗室，太祖七世孫，仕至浙東兵馬鈐轄。優於山水，花果，翎毛，人物，樓臺，界畫，極盡工細之妙。光堯帝嘗命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多作小圖，【伯驌】 字希遠，和州防禦使，少從高宗於康邸，以文藝侍左右，長山水花木，著色尤工，傳染輕盈，頗有生意。【貴邦穎】 學趙伯駒得其髣髴。

【李唐】 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朝補入畫院，建炎間，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善畫人物山水，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重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山水初師思訓，其後變化，多喜作長圖大障，用大斧劈皴，水不用魚鱗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自成家數。

【蕭照】 濩澤人，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照雅聞唐名，即隨唐南渡，盡以所能授之。紹興間補迪功郎畫院待詔。畫山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書名於樹石間。所畫能使觀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忘其爲畫。

【閻仲一家】 工畫人物，絳色山水，尤工畫牛。筆法頗粗俗。【次平】 【次於】 皆仲之子，

能世其學而過之，號稱李唐而迹不逮意。

【張訓禮】 舊名敦禮，避光宗諱改今名，學李唐山水人物。恬潔滋潤，時輩不可及。

【劉松年】 錢唐人居清波門外，俗呼暗門，又呼劉清波，淳熙畫院學生，紹熙年待詔，山水人物師張敦禮而神氣過之，爲院中絕品。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作雪松四圍暈墨，松針先以墨筆疏疏畫出，再以草綠間點，其幹則用淡赭著半邊，留上半者雪也。

【馬遠一家】 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塘，光寧朝待詔，畫師李唐，工山水人物花鳥，獨步畫院。下筆嚴整，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斧劈帶水墨皴，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壁直下而不見其脚，或近山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作人物衣褶，小者鼠尾，大者柳梢，有軒昂閒雅氣象。樓閣用界畫襯染分明。樹多斜科偃蹇，多用拖枝，至今園丁結法，猶稱馬遠。畫松多瘦硬如屈鐵狀。畫西湖不滿幅，人號馬一角。【逵】 遠兄。畫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眞，殊過於遠。他皆不逮。【麟】 遠子。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多以已畫上題作麟畫，蓋欲其得名

也。爲畫院祗候。

【夏珪父子】 字禹玉，寧宗朝待詔，賜金帶。院中人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師李唐米友仁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卻用墨筆。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禿筆，樹葉間有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爲之，突兀奇怪，氣韻尤高。【森】 珪子，字仲蔚，運筆不及其父，林石差勝。

【朱銳】 河北人，工畫山水人物，師王維，尤好寫騾綱雪獵盤車等圖，形容布置，曲盡其妙，筆法類張訓禮。【森】 銳弟，不逮兄。

【龔開】 字聖予，號翠巖，淮陰人，山水師二米，人物師曹霸，描法甚粗，尤喜作墨鬼鍾馗等畫。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

【江參】 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癯，嗜茶以爲生，居霅川，深得湖天之景，平遠曠蕩，盡在方寸。山水學董源而豪放過之。嘗被召至臨安，有旨館於府治。

【楊士賢】 山水人物師郭熙，多作小景山水林木，勁挺可取。

【田宗源】字子濟東京人，習范寬山水，尤工雜畫，後居金陵，陸懷道陸琮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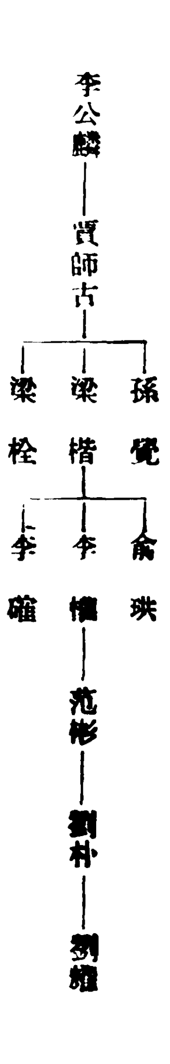
山水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稱南宋四大家，然以氣運漸衰，繪畫隨時代爲轉移故亦日卽薄弱，遂有殘山賸水之譏。其餘工山水者甚多，茲列其名於下：

朱敦儒——錢端回　翟汝文——王利用　李長茂——劉仲先　時光——時運亨

王訓成　周白　馮大有　趙芾　戚仲　李思賢　趙子澄　錢服道　陸仲明　王宗元　張鎡　祝次仲　陳淸波　葉森　李次山

第四節　南宋之道釋人物畫

南宋之山水畫家如劉李馬夏等莫不兼工人物。其餘道釋人物畫家，人數雖似甚多，率皆沿習舊規，日趨簡率，或專用水墨，或專用粗筆，或專用減筆，適足以表現南宋時代之衰頹。其間雖亦有傑出之士，然與北宋相較，則未免相形見絀矣。學李公麟一派者爲賈師古，再傳而爲梁楷，爲一時宗尙，從之學者甚多。



畫佛像神鬼者，似已無系統可言，且無大家可指。

李祐之　張通　白良玉——白輝　胡彥龍——張翠峯　王輝——王用之

周鼎臣

曹正國　喬三教　李煥　何青年　崔友諒　朱玉　孫用和　方椿年　李時澤 羅漢

高彥實　白思恭　董常

專門寫眞者亦不少：

徐濤　王思恭　張森　劉訥　王溫叔　郭拱辰　王三錫　唐子良　葉光遠

專門人物者尤多，而以馬和之劉宗古蘇漢臣李從訓李嵩等爲最有名。

李唐 ── 馬遠、劉松年、夏珪

李從訓 ── 李章、李嵩、李珏

李嵩 ── 曹興祖、馬永忠、李永年、顧師顏、周吉官

劉宗古 ── 蘇漢臣 ── 徐珂、孫必達、蘇焯、陳宗訓

陳宗訓 ── 陳左

陳居中　閔廷俊　執燠

顏直之　張思義　王公道

史顯祖　晉莊　趙宗壽

李鬱

周儀 ── 周左　馬和之 ── 顧興裔　靳東發 ── 靳泳

【賈師古】汴人，善畫道釋人物，師李公麟，其白描人物，得閒逸自在之狀。

【梁楷】善畫人物山水道釋鬼神，師賈師古，描寫飄逸，青過於藍。嘉泰年畫院待詔，賜金帶。皆不受，佳於院內。嗜酒自樂，號曰梁風子。院人見其精妙之筆，無不驚伏，但傳於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

【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人物佛像山水仿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時人目爲小吳生，更能脫去習氣，留意高古。山水工爲平遠，寫山頭者百無一二。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劉宗古】京師人，長於山水人物佛像。人物長於成染，不背粉，水墨輕成，但筆墨纖落耳。

【蘇漢臣】開封人，師劉宗古，工畫釋道人物，臻妙，尤善嬰孩。

【李從訓】工畫道釋人物花鳥，位置不凡，傅采精妙，高出流輩。

【李嵩】錢唐人，少爲木工，頗遠繩墨。後爲李從訓養子，工畫人物道釋，得從訓遺意，尤長於界畫，爲光寧理三朝待詔。

第五節　南宋之花鳥雜畫

南宋花鳥畫多衍北宋之緒，畫家雖多，著名苦少。其中習黃派之勾勒者，有李安忠等，習徐派之沒骨者，有李迪等，習趙昌者有林椿等。習易元吉者有陳善，師馬賁之者有馬興祖等，毛松祖孫亦俱

善此道。

【黃筌】——李安忠——(子)瑛
　　　　　　　　　——王定國

【趙昌】——林椿——(子)杲
　　　　——宋純

毛松——(子)益——(子)允昇

【易元吉】——陳善

【徐熙】——陳可久——(子)德茂
　　　　——趙師宰
　　　　——李迪——臧仲
　　　　　　　　——張紀
　　　　　　　　——衛光遠
　　　　　　　　——王安道
　　　　　　　　——何浩
　　　　　　　　——曹瑩

【馬賁之】——馬興祖——(子)公顯
　　　　　　　　　　——(子)世榮

其餘或習黃，或習徐，或合徐黃爲一體，或自成一家，要皆無赫赫之名，無從考其流派。

趙師睪　何世昌　徐世昌　韓祐　王會　吳炳　張茂　許迪　張仲
徐道廣　秦友諒　王友端　魯宗貴　王華　呂源　朱紹宗　楊公傑　宋良臣　呂元亨　衛昇　宋碧雲　劉古心　張師錫

其他有專工一種者：

畫馬——武克溫　徐世榮　王木　貓——李交

龍——陳容——陳珩、艾宣　草蟲——曾達臣　鶴——胡潛

魚——連鰲　范安仁——陳可久　錢光甫　陳宣　睢世雄　戚化之

水——周珏　葡萄——陳天民　荷花——于濟言　牡丹——畢生——姚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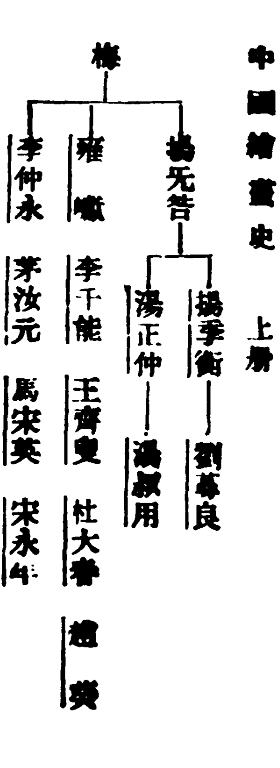
【陳容】　字公儲，自號所翁，長樂人。詩文豪壯，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部，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為松竹學柳公權鐵鉤鎖之法。

兼工水墨雜畫者：

魏燮　畢良史——徐本　譚季蕭

鄭思肖之蘭，趙孟堅之水仙，揚无咎之梅，為宋末之秀。

水仙——趙孟堅——趙孟淳、皇甫子晶



【鄭思肖】　字所南，世家三山，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下，遂隱吳下，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其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之。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

【趙孟堅】　字子固，號彝齋居士，居海鹽，寶慶二年進士，脩雅博識，人比米芾。東西遊適，一舟橫陳，雅玩，意到吟弄，至妄寢食。善水墨白描水仙，梅蘭山礬竹石，有梅譜傳世。

【揚无咎】　字補之，號逃禪老人，南昌人。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淡閑野，為世一絕。梅學釋仲仁創圈花不着色之法。其姪季衡，甥湯正仲等俱效之。

寫竹者特盛，良以其妙意揮灑，文人學士可以陶寫性靈，惟其習之甚易，精之實難，南宋之寫竹者不下數十人，宗文同者有之，宗蘇軾者有之，除毛修卿「大竹貴形，小竹貴意」之言尚足稱述外，

覓無翹楚可與文蘇抗衡者：

宗文同者：周堯敏

宗蘇軾者：廉布——廉乎 俞徵 王世英

其餘：趙士安 苑徽猷 徐履 趙與懃 魯之茂 林泳 單煒 楊鎮 裴叔泳 毛存 艾叔 楊瓚 陳虞之 張鎡 儲大有 房敘 師永錫 羅仲通 趙孟奎 趙子厚 羅活 李明友 黃廣 萬濟 來子章 楊簡 吳琚——吳環

此外方外緇流，閨秀，工畫者尚多，不具錄。南宋繪畫之勢力，似已由集中而變爲普遍，由專業而變爲消遣，故從事者多，而特出者少也。

第六節 遼金之繪畫

兩宋之間，遼與金崛起北方，與宋接壤，和戰無常，其一切文化，頗受宋之影響，繪畫亦受相當之

陶冶。遼義宗善畫本國人物，其泛海歸中國也，曾以畫數千卷自隨，足見其嗜好之深。聖宗亦好繪事，興宗曾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尤爲奇妙。其餘畫家有數人，語其著者如下：

【耶律題子】字勝隱，北府宰相兀里之孫。善射工畫，常從北院樞密使擊宋，宋將有因傷而仆，題子繪其狀以示宋人，咸嗟神妙。

【耶律褭履】字海隣，風神爽秀，工於畫。嘗寫聖宗眞。又使宋，宋主觀花臨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覩，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蕭融】遼之貴族，官至南院樞密使，善丹青，慕裴寬邊鸞之蹟，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名蹟，不惜重價，裝璜既就，攜歸本國臨摹咸有法則。

金之顯宗畫獐鹿人馬學李伯時，墨竹自成一家，雖未臻神妙，亦不涉流俗。海陵王亮，以才藝自矜，好寫方竹亦有奇致。其餘畫家甚多：畫山水者以王庭筠爲首，畫人物者以張珪楊邦基爲首，畫墨竹者多至十人亦可見其普遍，畫佛像者，僅有一秀隱君，於此亦可見各種繪畫消長之機，宗教化之畫衰頹，文學化之畫孟晉，與南北宋如出一轍焉。

山水：任詢　王庭筠——張汝霖——李澥——謝宜休妻　李仲略　錢過庭　龐鑄　李遹　張公佐　劉謙　武元直　武伯英　馬光塵　耶律浩然　杜文　胡先生

釋玄悟　釋歸義

人物：張　珪　楊邦基　趙　滋　李　早

墨竹：王　競　虞仲文　蔡　珪　王曼慶　完顏璹　陳道輔　劉器之　龍門翁　韓

將軍　喬夫人

寫眞：耶律防　佛像　秀隱君　花鳥　徐榮之

草蟲：李漢卿　鷹：周廉則　蘭：移剌履

雁：張永淳　龍：段志賢　梅花竹石：趙秉文

馬：杜　鈞　塑畫：馬大來——馬雲卿——馬雲漢

松：李山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號黃華老人。善山水古木竹石，上逼古，論者謂胸次不在米元章下。【張珪】工人物，形貌端正，衣褶清勁，筆法從戰掣中來，而生動勾勒欲駕軼前輩。【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官至秘書監禮部尚書。畫人物鞍馬，尤善山水，師李成。

下篇　宋朝之畫論

宋代繪畫，既極隆盛，故論畫之作亦大有可觀。政府提倡於上，社會流行於下。一般士大夫無不

拈筆弄墨，以爲怡性陶情之具。更相與探討其奧秘，上下其議論。繪畫已漸由專家之職業，變爲文人學士業餘之消遣品，逐日進於文學化，以繪畫爲高人逸士風流瀟洒之韻事，而非工匠庸流拘拘規矩之工作。綜觀宋代畫論對於士大夫之作畫者極力推崇，對於非士大夫之專門畫家以及雖爲士大夫而以繪畫爲業之院畫家，信口詆毀，文人好罵，自古已然，無足怪也。宋代畫論之特點，除尊重士夫，鄙棄工匠外，多注重物理之推究，自然之觀察，對於氣韻生動，傳神寫心，尤三致意焉。今將宋代畫論分爲畫史，畫品，畫理，畫鑒，僞託五類，略述各書之梗概，並間引其精采之點，以供讀者之參考焉。

第一節　畫史類

本類率爲繼承歷代名畫記之方法，記敍自唐以後之畫家傳而兼論及畫法者也。其價值雖有大小，然數百年畫家傳記及遺聞軼事，賴以流傳於後世，其功亦不爲小矣。

(甲)郭若虛之圖畫見聞志

是書爲直繼歷代名畫記而作，雖有不及，而規模粗具，尚堪步武。自唐會昌二年迄於宋熙寧七

年，分敍論，紀藝，故事拾遺，近事五門六卷。擧一百五六十年間畫家藝士本末流派論之甚詳。自來言畫之書，義例每嫌蕪雜，是書首敍前人論著，以明述作之淵源。末篇斥術畫怪誕，以明畫道之正軌，章法頗爲謹嚴，其論製作之理，亦能深得畫旨，故馬端臨以爲看畫之綱領，信不誣也。

「自序……昔唐張彥遠嘗著歷代名畫記，其閱自黃帝時史皇而下，總括畫人姓名，絕筆於永昌元年。厥後撰集者，率多相亂，事旣重疊，文亦繁衍。今考諸傳記，參較得失，續自永昌元年，後歷五季，通至本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編而次之。……其有畫蹟尚晦於時，聲聞未喧於衆者，更俟將來。……

論氣韻非師

……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蹟，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旣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旣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

愚按氣韻固由於生知，然專恃生知，毫無修養，氣韻亦無由而生，所謂修養者有二種，一爲技巧

之修養，即骨法用筆以下五法之習練也。一曰人格之修養，即依仁游藝高雅之情，孤標之思，遺世獨立之行，一寫於畫故畫乃人格之表現，而不可以矯揉造作者也。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緜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所謂三病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愚按「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四句，不但爲用筆之祕，亦全體畫法之祕，言簡意賅，千古絕詣，所論三病，皆關於用筆尚未成熟，故未能運用自如也。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畫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德閻立本暨吳道子也。張周韓戴，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蹟，徐暨二黃之縱，李成，范寬，關仝，徐熙，黃筌，黃居寀，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李思訓，李昭道，王維，王洽，王宰，悉工山水。邊鸞陳庶工花鳥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今，是以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金鍮，無焚玉石。」

愚按中國崇古卑今之思想，中人甚深，若虛獨能抉破範籬，不為成見所囿，論古今之優劣，一以作品之優劣為指歸，與盲目崇拜古人，蔑視今人者不同，非祇卓識高見，蓋亦豪傑之士也。

（乙）鄧椿之畫繼

是書為繼張氏郭氏之書而作。郭書止熙寧七年，即以其年為始，訖於乾道四年，故名畫繼，凡九十四年間，得畫人二百十九。其書雖繼承張郭之書，而不用其體裁，別立門類，一卷至五卷以人分類。

曰聖藝，曰侯王貴戚，曰軒冕才賢，曰巖穴上士，曰縉紳韋布，曰道人衲子，曰世冑婦女，附宦者，卷六卷七，以藝分。曰仙佛鬼神，曰人物傳寫，曰山水林石，曰花卉翎毛，曰畜獸蟲魚，曰屋木舟車，曰蔬果藥草，曰小景雜畫。第八卷爲銘心絕品，專記所見名畫，惜有目無文，無從考稽。卷九卷十曰雜說，論遠者十三則，多品畫之詞，論近者十六則，則多記雜事。其書雖不若張郭二書之精，然其采輯繁博，自出心裁，固自有其可傳之價值也。

「雜說論遠三則

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營丘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予每以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之凡下也。

草木鳥獸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爲或

小或大，或長或知，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爲口實，非善觀者也」

愚按以萬物爲有神而傳之，乃將氣韻生動擴而充之，亦卽將遷想妙得之精神普遍於萬物，實中國藝術之最高手段。李成畫雪用粉塡，爲畫中之一格則可，認爲畫雪非如此卽爲凡下則不可。至於囿於見聞而亂肆雌黃者，蓋未能廣見博識，豈可與言觀畫哉！

「論近二則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籐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服。

先大父在樞府日，有旨賜第於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比背畫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迺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問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上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

賜，且命畢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

愚按首則言畫家觀察物情必須精審入微，方能無背自然。次則於以見畫之顯晦有時。歷代名蹟毀於鹹獲之手者多矣，可勝慨哉！

第二節　畫品類

宋代畫品繼承古畫品錄而作者有三種，茲分述於下：

(甲)劉道醇之五代名畫補遺

是書以胡嶠所編廣梁朝名畫目，始自尹繼昭終於劉永穗四十二人，紀述雖備，闕墜尚多，因集本朝名畫評，又捃拾其見遺者，敍而編之，凡二十三人，五代五十四年之間畫家僅此。今胡書已不傳，五代畫家，僅恃此以傳，亦有幸不幸也。是書分人物，山水，走獸，花竹翎毛，屋木，塑作，彫木等門，每門又分神妙能三品。每人均有小傳，多敍其遺聞軼事，而非專評畫之優劣者。

(乙)劉道醇之聖朝名畫評

是書分類方法與五代名畫補遺相同，惟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凡九十餘人，各系以傳，傳後加評，或一人或二三人併為一評。而說明所以列入各品之故，詞簡意賅，評論公平，允為佳構。首段有敍，發明鑑賞繪畫之方法，極為精當。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麤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彼六要，是審彼六長，雖卷帙溢箱，壁版周廡，自然至於別識矣。……且觀之之法，先觀其氣象，後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是故見短勿詆，返求其長，見工勿譽，返求其拙。夫善觀畫者必於短長工拙之間，執六要憑六長，而又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第既得，是非長短毀譽工拙自昭然矣。……」

六要六長，本為識畫之法，後人乃誤為作畫之法，毫釐千里。

（丙）黃休復之益州名畫錄 一名成都名畫記

是書所記凡五十八人，記唐乾元至宋乾德，仍用逸神妙能四格，惟首置逸品，與朱景玄不同。四品界說，以前諸書俱未言及，此書始爲論定，此後遂無人能更。所敍諸人皆繫小傳，對於畫蹟之存亡，皆爲著錄，無愧實錄。五代蜀地繪事鼎盛，過於中原，獨賴此篇之存，可以想像當日藝苑之燦爛也。茲錄其四品定義於下：

「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矩於方員，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

大凡畫藝應物象形，其天機迥高，思與神合。創意立體，妙合化權，非謂開廚已走，拔壁而飛，故目之曰神格爾。

畫之於人，各有本性，筆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於解牛，類運斤於斫鼻，自心付手，曲盡玄微，故目之曰妙格爾。

畫有性周動植，學侔天功，乃至結嶽融川，潛鱗翔羽，形象生功者，故目之曰能格爾。」

第三節　書法類

宋代以繪畫隆盛，學士大夫，莫不於詩文政事之暇，擩弄筆墨，附庸風雅，故論畫文字甚多，然裒然成集，有條不紊，號爲專門著作者，則僅得郭思之林泉高致集，韓拙之山水純全集與饒自然之山水家法三種。且宋代以理學昌明，故學者無不高談性理，論畫者每多玄妙之談，而獨此三書，能循規蹈矩，切於實用，不爲驚世駭俗之論，更爲可貴，然亦不免有可議處，分論於下：

（甲）郭思之林泉高致集

是書凡六篇，雖題爲郭思撰，其實前四篇俱爲思父郭熙所作，末兩篇始爲思作，北宋以前言畫法之書，傳世雖多，可信者甚少。惟此書確爲眞作，無可置疑，且所論多甘苦有得之言，而氣象開闊，思想偉大，尤爲特出，今略錄一二段，以窺一斑。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爲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游可居

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天台武夷廬霍雁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廬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

此段說明山水寫生之方法，極爲精當，後世畫論無及之者。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淸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飄飄渺渺。其人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發明三遠之定義，並注意於色彩形勢及人物因遠近而生之大小比例，殊合於科學方法。是書精義甚多，不克多引，至於大醇小疵，亦所不免。姑引一二段，並質鄙見。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腳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謂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以畫爲相，不稽之談，古今畫家多矣，所畫上秀而下豐者果皆有後乎？有後之畫家果皆所畫上秀而下豐乎？未可必也！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之上，則竹之眞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卽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

欲畫山水直須多觀眞山水，原爲千古不易之法，惟郭氏取譬未免失當耳。若曰畫山水無異畫花竹，然則山水可置深坑中可映素壁上耶。卽以畫花論，置於深坑中，自上觀之，只能見其周圍之頂面，將何以成畫？竹映素壁，不過竹影，焉得謂之眞形乎？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里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固也然山水畫上之大小與眞山水之大小不同。遠近之相距，與大小之變化甚大。近人大於遠樹，近樹大於遠山，非眞大也，遠近異也。且人之頭大小雖不甚懸殊，而樹之葉則大小至不一律，桑桐榆柳，相差何啻倍蓰？畫中之樹豈能一一分別？且小幅之畫一樹不過數十葉，或僅十餘葉，是葉尙不能按其眞形一一畫之，豈能以之與人頭相比乎？

（乙）韓拙之山水純全集

四庫提要評是書曰：「是編凡九篇而序中自稱爲十篇，豈佚其一歟？其持論多主規矩，所謂逸情遠致，超然筆墨之外者殊未之及；蓋院畫之體如是，然未始非畫家之格律也。」是書一論山，二論水，三論林木，四論石，五論雲霞烟靄嵐光風雨雪霧，六論人物橋彴關城山居船車四時之景，七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八論觀畫別識，九論古今學者。其中雖不無精到之論，然雜採前人成說，敷衍成

文，已開後人論書剽竊成說之惡例，非若林泉高致集之自出手眼，獨抒己見也。其所論多爲山水人物雲霧烟靄之形狀名目，對於自然科學研之頗精，此不過畫家之第一步工夫，至於論筆墨氣韻，則無甚發明，畫院畫家多注重格律而忽略氣韻，於此益信，然較後世論畫之書則猶高出萬萬也。

「論雲霞烟靄嵐光雪霧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陰鬱濃淡靉靆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翳示其玄暝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氣也。然雲之體，聚散不一：輕而爲烟，重而爲霧，浮而爲靄，聚而爲氣。其有山嵐之氣，烟之輕者，雲捲而霞舒，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煙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其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

(丙)饒自然之山水家法

是書惜已失傳，惟佩文齋書畫譜有所引繪宗十二忌，所論極切初學之用，文字亦極平正樸實，

茲具引於下：

「繪宗十二忌

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閑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朽布山谿樹石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然後立於數十步之外，詳審諦觀，自見其可。卻將淡墨約定，謂小落筆，然後肆志揮洒，無不得宜。宋元君所謂盤礴睥睨，意在筆先之謂也，亦須上下空闊，四旁疏通，庶幾瀟洒，若充塞滿幅，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

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古人雖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峯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易之論也。

三曰、山無氣脈：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爲主，卻從主山分布起伏，餘山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有數重脚，方盤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病也。此全景之大意也。若夫透

角不在此限。

四曰、水無源流：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頂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便面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極爲可笑。

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崒嵂者，有平遠者，有縈迴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或多人物船舫，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幛巨幅，悉當如之。

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貴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或林下透見而水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琳琅半露，或隱坡隴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之，庶幾有不盡之景。

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各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

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概生崖壁者多纏綿，生坡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頂，近山多根。枝幹不可分左右，當間作正背。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悴，乃按四時。

九曰、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綴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閒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傴僂之狀，則僞甚矣。此狂縱之習，

可不愼歟！

十曰、樓閣錯雜：界畫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而向背分明，榱桷拱接而不離乎繩墨，此爲最難。若論江邨山隝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背不用尺，其制一以界畫之法爲之。

十一曰、濃淡失宜：下墨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卽以墨濇濃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空明，雨夜昏濛，雪景稍明，不可與雨露烟嵐相似。青山白雲，只當於夏秋之景爲之。

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金碧各有重輕，輕者山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並綴樹石，爲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卻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綠，逐摺染之。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金泥則當於石脚沙觜霞彩用之，此一家祇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豔如此也。人物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淸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足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識之，不可不謹。」

(丁)其他諸家

除上述三書外，尚有多種，惟多係短篇零縑，今擇要分述於下：

(一)主張傳神者：

……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陳郁話腴。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蘇軾東坡集。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同上。

使人偉衣冠，肅瞻視，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著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顰頞適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陳造江湖長翁集。

(二)主張寫生者：

鄧椿畫繼論傳神已見前。

畫花竹者須訪問於老圃，朝暮觀之，然後見其含苞養秀榮枯凋落之態，無闕矣。畫山水者，須要遍歷廣觀，然後方知著筆去處，何以知之？澄叟自幼而觀湘中山水，長游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水墨。——李澄叟畫說。

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逾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邪？草蟲之爲我邪？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鶴林玉露羅大經論畫。

(三)主張窮理者：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蘇軾東坡集。

子雲以字爲心畫，非窮理，其語不能至是。是畫之爲說，亦心畫也。——鐵網珊瑚米友仁論畫。

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

書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沈括夢溪筆談。

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毫，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爲緒使，性爲物遷，汨於塵坌，擾於利役，徒爲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眞哉！——張懷論畫。

第四節　畫鑒類

此類乃討論記載或考證鑒賞之書，在宋已極發達，因政府既提倡於上，人民自風靡於下也。語其著者則有：

（一）宣和畫譜

不著撰人名氏，記宋徽宗朝內府所藏諸畫，前有宣和庚子御製序，所載共二百三十一人，計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分爲十門：一道釋，二人物，三宮室，四蕃族，五龍魚，六山水，七鳥獸，八花木，九墨竹，十

疏果採肴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處。或以爲蔡京實主其事，亦無確據。

(二)思陵書畫記

是書爲南宋遺民周密譔，專記宋高宗時裝潢書畫格式，其需用材料，與夫印識標題，俱有一定，所載頗詳。讀之可以想見古代裝池藝術之精妙，與夫當時庋藏之豐富。惟此書僅記裝潢，似非全書。

(三)雲烟過眼錄

是書亦爲周密所撰，記其所見古器書畫，而以書畫爲多。各以藏家爲綱，記其品目，略附說明，而不甚加考辨，得此亦足以想像宋代藝術之盛。

(四)米海嶽畫史

是書爲米芾撰，爲著錄名畫之祖，歷代賞鑒家，無不奉爲指針。除紀錄其平生所見名畫外，亦間及裝褙印章，並評論其優劣。中亦有未見其畫而載者，亦有不免剌謬者。宋代賞鑒精妙，以米氏爲最，然以其天分太高，故不免時有過當之論。

(五)廣川畫跋

董逌撰，凡一百三十四篇，不甚評畫之高下，俱論古今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因古圖畫多作故事，故逌所跋皆考證之文。所發議論俱極樸實，爲題跋正宗，然非博通古今，學有本原者，不能措手，故後來題跋著述，俱望塵莫及。

(六)德隅齋畫品

李廌撰，是編雖名畫品，而與普通之畫品書類不同，實就所見之畫而加以評論，所記名畫凡二十二人，各爲敍述品題，詞致文雅，妙中理解。

此外尙有山谷題跋歐陽脩試筆等不具錄。

第五節　僞託類

僞託之書有極有價值者，有毫無價值者，宋代畫論僞託之書有數種，優劣亦不相同。

(一)李成之山水訣與李澄叟之畫山水訣

李成之山水訣宋志及晁陳書目皆不著錄，宋人諸家畫錄亦不言成有是書。其文與李澄叟之

山水訣大同小異。惟後者有小序及泛說，並盛稱李成之畫。或原書本為李澄叟所作，後人以其畫名不著，而澄成二字音近，遂誤為李成之作。或李成本有是書，原本散佚，後人乃誤為李澄叟之作，俱無確據，故不可信其為誰氏之作。惟書中所言，仍係章法構圖之口訣，極有研究之價值，與王維之山水訣同為歷代相傳口訣，而欲假大畫家之名以傳者也。

（二）郭思之畫論與紀藝

按此兩書俱為妄人，不知郭若虛與郭思本非一人，遂删節郭若虛之圖畫見聞志而題為郭思作。並題宋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郭思若虛著。竟將二人合為一人不知思字得之，並非字若虛也。

（三）宣和論畫雜評

宣和畫譜於各門俱有序論，是書乃鈔錄各門序論，巧立名目，並題宣和御記，尤為無稽之尤。詹氏畫苑補益竟亦收入，足見其濫。

（四）僧仲仁之華光梅譜

華光以畫梅著於北宋，後人乃譔爲口訣，託之華光以自重。其中尙有補之總論補之疑難兩篇，按補之乃南宋晁光咎之字，華光北宋人豈能引其言。又有華光指迷，則是自己著書，又自引其言，可謂不經。書中所論，似爲歷代相傳畫梅口訣，惟詞旨凡鄙，且無裨實用。至於取象一則竟將梅花敷會爲陰陽五行太極兩儀，宛然江湖道士口吻，華光高僧，豈能有此？其論一丁，二體，三點，四向，五出，五萼，六枝，七鬚，八結，九變，十種，尤爲牽強。